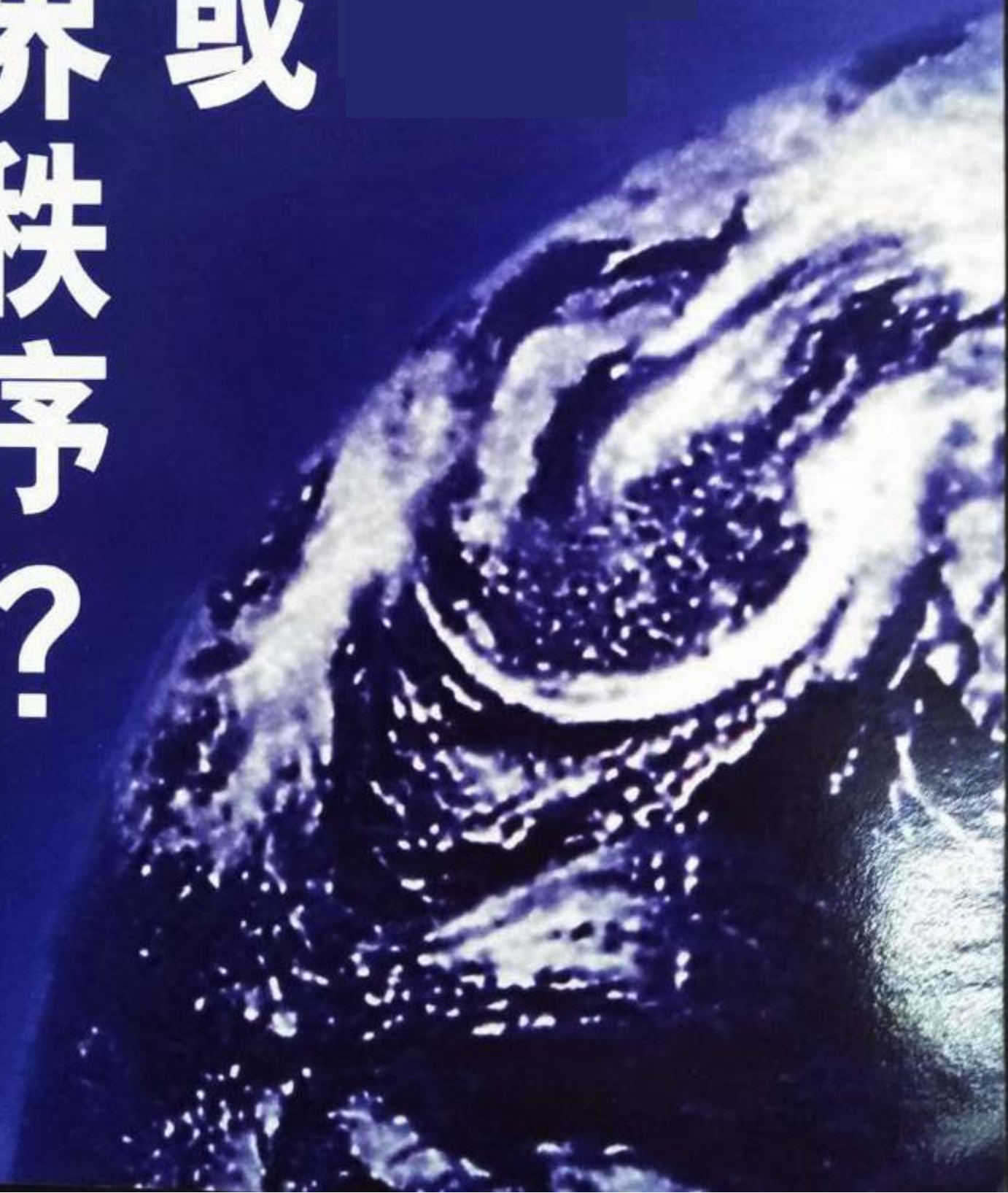


新 世 界 秩 序 ？ 毀 滅 或

EXTINCTION OR A
NEW WORLD ORDER



毀灭或 新世界秩序？

Extinction or A
New World Order?

目 录

导 言	I
世界和平的承诺	1
The Promise of World Peace	
毁灭或新世界秩序?	21
Extinction or a New World Order?	
上帝存在的科学证据	43
A Scientific Proof of the Existence of God	
阿博都-巴哈致福雷尔书简	63
Tablet of 'Abdu'l-Bahá to Auguste-Henri Forel	
人性与人类社会：一个巴哈伊之所见	77
Human Nature and Human Society: A Bahá'í Viewpoint	
宗教与科学的和谐	89
The Unity of Religion and Science	
巴哈伊信仰面面观	117
The Bahá'í Community: Foundation, Aims and Purpose	

导 言

本书主要介绍和阐述巴哈伊信仰的一些基本哲学概念对当今全球人类事务及前景的代表性观点。它由七篇不同类型的文章汇编而成：《世界和平的承诺》、《毁灭或新世界秩序？》、《上帝存在的科学证据》、《阿博都-巴哈致福雷尔书简》、《人性与人类社会：一个巴哈伊之所见》、《宗教与科学的和谐》和《巴哈伊信仰面面观》，其中多数是第一次译成中文并出版的。

《世界和平的承诺》是巴哈伊国际社团在1985年为纪念“国际和平年”发表的声明。它集中反映了巴哈伊信仰对世界和平以及与之相关的全球性人类事务的官方理念和立场，还具体阐明了巴哈伊对经济、教育、妇女、宗教等方面的观点。这篇声明虽然发表于12年前，但仍不失其现实意义。它的文字激昂，论述缜密，极具诉求力，读来使人振奋。该文原在海外有中文单行本版，本次汇编是用大陆现代汉语重新翻译的。

《毁灭或新世界秩序？》是法学博士穆赫辛·埃纳亚特（Mohsen Enayat）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所作的演讲，首次中译。在这篇谈古论今、旁征博引的演讲辞中，埃纳亚特博士通过列举从古以色列文明到伊斯兰文明的兴衰等大量史实，为“宗教决定人类文明进程”这一主旨作了令人信服的雄辩。文中历史方面的引述和例证多出自阿博都-巴

哈的《神圣文明的隐秘》，这是论述宗教与文明关系的巴哈伊经典之作。^①

《上帝存在的科学证据》是一篇用严谨的现代科学概念论证宗教信仰问题的学术性论文。作者威廉·S.哈彻(William S. Hatcher)本人既笃信上帝，也是一位富有成就的科学家，这使他有资格将科学与信仰结合起来阐述。在传统观念中，上帝存在的问题与其说是一个科学问题，不如说是一个信仰问题，所谓“信则有，不信则无”。该文用科学论证对此作了否定。它虽然颇具学术性，甚至还引用了物理学和生物学某些尖端概念和结论，但作者深入浅出的表述和例证，使一般读者不难理解这些深奥的科学与宗教概念。该文是首次中译。

《阿博都-巴哈致福雷尔书简》，首次中译。奥古斯特·福雷尔(Auguste Forel)是瑞士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巴哈伊信仰的第二位领导人阿博都-巴哈在这封给他的书信中，论证了上帝的存在和属性以及上帝与人和创造界的关系等涉及宗教和哲学的基本问题。最值得注意的是文中一些当代科学概念的运用，这在宗教经典文献中是极为罕见的。它的篇幅不大，但按巴哈伊信仰的圣护守基·埃芬迪的评价却是“教长^②所有著述中最有分量者”。

《人性与人类社会：一个巴哈伊之所见》，系1986年在加拿大召开的“巴哈伊信仰与马克思主义”研讨会上的发言，首次中译。该文对巴哈伊信仰关于人的精神实质、信仰和真理的追求以及有关社会原则的教谕作了提纲挈领式的介绍。

《科学与宗教的和谐》，首次中译。这个题目本身就引人

① 可参见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14年中译本。

② 阿博都-巴哈的别称。——编注

兴趣。如前所述，作者威廉·S.哈彻的身份和信仰背景无疑使他能够胜任这样的跨领域课题。阿博都-巴哈说过一段精辟的话：“宗教和科学是人类智慧得以凌空翱翔的两只翅膀，有了它们，人的心灵就能进步。单靠一只翅膀是飞不起来的！”该文就这个主题作了很好的阐述和发挥，颇给人启发。

《巴哈伊信仰面面观》，巴哈伊信仰世界中心编撰，对初步了解巴哈伊信仰来说是很适合阅读的一篇入门文章。该文曾由马来西亚巴哈伊出版社翻译出版，本书收编对译文作了修改，更新了统计资料，并按大陆标准统一了译名。

李绍白

一九九七年八月天一斋记

世界和平的承诺^①

① 本文系巴哈伊信仰最高管理机关世界正义院为纪念“国际和平年”发表的文告，巴哈伊世界中心出版。——编注

前 言

致全世界人民：

大和平为世代代的善良百姓所向往，为从古至今的圣贤和诗人所预言，为各个时代的经书圣典所许诺，如今，终于有望为各国人民实现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人类所有的人能够从同一个客观角度观看到地球及居住其上的各式各样的人群。世界和平不仅是可能的，更是不可避免的。它是这个星球演进的下一个阶段，用一位伟大思想家的话来说，就是“人类的全球化”。

是在人类顽冥不化地死抱住陈规陋习不放，以致造成不可想象的灾难之后再亡羊补牢呢？还是现在就痛下决心，通过协商共议实现和平？这是地球上全体人类必须做出的抉择。当前，各国所面临的棘手问题已汇聚成整个世界共同关注的焦点，值此紧要关头，若不遏止住冲突与动乱的浪潮，将是违背良知和不负责任的。

种种好的迹象显示，人类正以越来越坚定有力的步伐向世界体制迈进。这个进程由20世纪初国际联盟的创建开始，继之以基础更为广泛的联合国组织的成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大多数国家纷纷获得独立，表明国家创立的过程已告完成，新兴的国家已能与历史悠久的国家一起商讨和解决共同关

心的事务；许多以往相互隔离与敌对的人民和团体，如今却在科学、教育、法律、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展开越来越多的国际性合作；近几十年来成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如雨后春笋，数目空前；妇女及青年的反战运动日渐扩大；普通民众建立更广泛的联系网络，通过个人交流相互了解。

在这得天独厚的20世纪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预示着这星球将要出现一个社会演进的高潮，同时也为人类的实际问题指出了解决方法。诚然，科技进步为这个日趋融合世界错综复杂生活的管理提供了非常有效的手段。然而，障碍依旧存在。怀疑、误解、偏见、猜忌以及自私自利等观念仍然困扰着各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

值此良机，作为巴哈伊信仰的教务管理人，精神和道义上的深切责任感驱使我们恳请您留意并分享巴哈伊信仰创始人巴哈欧拉在一个多世纪前首次向人类统治者们表达的深刻洞见。

巴哈欧拉写道：“绝望之风从四面八方吹来，分裂和折磨人类的争斗与日俱增。骚动与混乱已迫在眉睫，而现行的制度却显得可悲的无能。”这段带有预言性的判断已经从人类的共同经历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现行的制度显然乏善可陈，由主权国家组成的联合国无法驱除战争的幽灵，无法阻止国际经济秩序崩溃的危机，无法遏制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的蔓延，也无法解救蒙受这些痛苦和灾难折磨的千百万生灵。的确，侵略与冲突已经成为我们的社会、经济和宗教系统的显著特征，致使许多人不得不认为，如此行径出自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因而无法根除。

随着这种看法的扎根立足，人类事务中出现了令人气馁的矛盾现象：一方面，所有国家的人民都宣称，为了结束每日面临的折磨人心的忧惧，他们不仅准备好了，更渴望着和平的

到来。而另一方面，人们却不加思辨地附和这种论调，认为人类的自私与侵略本性是无可救药的，因此不可能建立一个既和平又进步，既生动又和谐，既能让个人自由发挥创造性和主动性，又有合作与互惠作基础的社会体制。

和平的需要越来越迫切，然而这种根本矛盾却妨碍了它的实现，这就要求我们对种种由来已久的流行观念所赖以根据的各种假设作重新的检讨。只要冷静和细致地审视即可发现，如此行径绝不是真正人性的反映，而只是对人类精神的歪曲。确信这一点，就能够在全社会发动合乎人性的、能促进和睦与合作而非战争与冲突的建设力量。

这样做不是否定人类的过去，而是更好地理解过去。巴哈伊信仰认为，当前世界在人类事务上所出现的混乱和灾难局面，只是一个有机演进进程的必经阶段，而这一进程最终将不可抗拒地引领全人类团结在同一个社会秩序下，该世界秩序覆盖我们整个星球。作为一个独特的有机体，人类的演进如同其个体成员的成长那样，已历经了婴儿和童年期，目前正处于躁动不安的青春期，并逐渐步入那期盼已久的成年期。

在人类历史的漫长进程中，偏见、战争和剥削都是未成熟阶段的表现；如今人类正在经受无可规避的混乱，它预示着人类集体成熟期的来临。坦率承认这些事实非但不应成为失望的理由，反而是着手缔造世界和平的先决条件。这项千秋大业可以实现，所需的建设力量确实具备，统一的社会结构也一定能建立，这，就是我们恳请您来共同探讨的主题。

无论眼下还会遭受什么苦难和动乱，不管当前的形势怎样黑暗，巴哈伊社团都坚信，人类有能力和勇气迎接这项最重大的考验并一定能取得最终的胜利。人类正前所未有的地被急速推入社会的剧变之中，这些剧变绝非是文明末日到来的信号，相

反，它们有助于释放“人的内在潜能”，有助于展现“他在尘世的命运和他实在的内在卓越”。

人类之所以有别于所有其他生物，是因为人类拥有通常所谓的“人的精神”的禀赋，心智乃其基本品质。这些禀赋使人类创造出文明，成就了物质繁荣。然而，单靠这些成就是不能满足人类精神需要的。精神的神秘本性促使人类倾心于那超凡的境界，向往那不可见的领域，仰慕那终极的实在——那不可知精髓之精髓，即所谓的“上帝”。由历史上依次出现的灵性导师所带给人类的各个宗教，就是人类与那终极实在之间联系的基本纽带，它们激发并完善了人类取得精神成就和社会进步的能力。

凡要认真妥善管理人类事务，实现世界和平，便不可忽视宗教。人类对宗教的认识和实践，构成了人类历史的主干。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称宗教是“人性的一种天赋能力”。对这种天赋能力的滥用加剧了社会混乱和个人之间的冲突，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然而，任何公正的观察者都不能漠视宗教对人类文明的生动表达所起到的主导影响。不仅如此，宗教对社会秩序也是不可或缺的，这已由宗教对法律和道德的直接影响一再得到证明。

巴哈欧拉将宗教描述为一种社会力量，祂说：“宗教是建立世界秩序和谋求全人类和平幸福的最佳手段。”在谈到宗教的衰落和腐败时祂写道：“一旦宗教之灯暗淡，混乱与迷惑便

继之而来；公平、正义、安宁与和平之光就不再照耀。”巴哈伊著作在谈到这类种种后果时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人性之扭曲，行为之堕落，社会机体之腐败与溃散，将会无以复加。人格被贬低，信心受动摇，纪律神经松弛，良心之声哑然，体面与廉耻被隐蔽，责任、团结、互惠与忠诚的概念被曲解，祥和、欢乐与希望的美好感觉日渐消失。”

因此，要是可怕的冲突真的弄到如此地步，那么人类就必须躬身自问，检讨自己有何过失，听从了哪些诱惑之声，以便找出借宗教之名造成的误解和混乱。那些盲目并自私地坚持自己所谓正统教义的人，那些将其对上帝先知圣言的矛盾诠释强加于信徒的人，应当对这混乱局面承担很大的责任——这混乱局面被人为设立在信仰与理智、科学与宗教之间的障碍所加剧。其实，只要不带偏见地对各伟大宗教创始人的真实言辞和他们从事其使命时所处的社会环境稍加考察，就会发现那些扰乱宗教生活和所有人类事务的争论与偏见都是毫无根据的。

“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该怎样待人。”各伟大宗教以不同形式反复强调的这条道德观，从两个具体方面给上述说法提供了支撑：第一，它概括出贯穿这些宗教——无论它们起源于何时何地——的一种道德态度，一种和平动机；第二，它体现出团结是它们的一种基本美德，而这一美德已被那些孤立和片面看待历史的人所漠视。

人类幼年期所出现的精神导师们的真正使命是推动文明进程。如果人类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毫无疑问，人类就会从这些导师相继教诲的累积影响中获得无可估量的更大裨益。不幸的是，人类没有这么做。

许多地方所发生的宗教狂热的复活，只不过是一种回光返照的表现。随之而来的暴力与破坏现象，恰恰证明了它们所

代表之宗教精神的沦丧。当前爆发的宗教狂热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地步，那就是在每一个事例中，它都不仅损害了有利于团结的价值观，还逐渐削弱了其所支持的宗教所取得的独特道德成就，这的确是它最奇怪也是最可悲的特征之一。

无论在人类历史上宗教曾是何其重要的力量，也不管当前好战的宗教狂热是多么的令人触目惊心，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宗教与宗教组织对于当今世界所关心的大事来说是无关痛痒的。于是，他们要么转而追求物质满足与享乐，要么摇身变成形形色色人为意识形态的追随者，以为由此就能将社会从罪恶的困扰中拯救出来。人为的意识形态何其之多，可遗憾的是，它们非但不倡导人类一家的理念，不促进人民之间的和睦，反而试图神化国家，使全人类屈从于一个国家、一个种族或一个阶级，压制一切讨论和思想交流，弃千百万忍饥挨饿的人于不顾，任由市场经济机制主宰其命运，而这种市场经济机制显然只会让少数人过上我们的前辈做梦也想不到的富裕生活，同时却加剧大多数人的困境。

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那些精通世故者所捏造出来的种种替代信仰留下了何等可悲的记录！从全体民众被教导去顶礼膜拜这些信仰所造成的精神幻灭中，我们能够看出历史已对它们的价值作了不可翻案的判决。经过数十年那些靠这些教条攫取社会事务大权的人不断变本加厉地肆意妄为，这些教条产生出了各种社会与经济的弊病，并在20世纪末期侵害着世界每一个角落。隐藏在这些外在病患之下的则是人类心灵的创伤，这些创伤反映在各国人民对世事的漠不关心，以及亿万贫穷且痛苦心灵的美好愿望的破灭。

现在，是要那些物质主义教条的鼓吹者，无论来自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资本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交代清楚他们是

如何履行维护道德责任的时候了。这些思想意识所许诺的“新世界”在哪里？他们自称热爱的国际和平在哪里？由某个种族、某个国家或某个阶级的势力扩张而产生之文化新领域的突破成就又在哪里？为什么当今人类事务决断者手中掌握的物质财富，已达到连过去法老王、凯撒大帝乃至19世纪帝国主义权贵们都难以想象的程度，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却陷入越来越饥饿与不幸的状况之中呢？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发现，对物质追求的吹捧，乃是“人类是无可救药般自私”这种错误观念得以出现的根源。物质追求同时也是所有这类思想意识的肇因和共同特征。如今，必须清理干净这片土地，方能在其上建设一个适合我们后代生存的新世界。

经验证明，物质主义的理想并未满足人类的需求，这一事实要求我们坦率承认，我们必须作出新的努力来找出解决这个地球上各种困扰我们的问题的办法。遍布社会的难以容忍的情状，证明了上述种种理想的破灭，而这种局面在各方面都只会助长而非削弱人们巩固各自的利益与势力。显然，我们亟需作出共同的努力来加以纠正。这首先是一个态度的问题。人类是一意孤行地继续死抱着过时的观念和行不通的假设不放呢？还是其领导者们撇开意识形态，下定决心走到一起，共同探讨与磋商正确的解决办法呢？

关心人类未来的人不妨思量这个建言：“如果那些长期信奉的理想和历史悠久的制度，或者某些社会假定和宗教常规，已不再能促进人类大众的福利，不再能适应不断演进之人类的需要，那就将它们清除并扔进过时与遗忘教义的故纸堆里。在一个受‘不变则衰、不进则退’永恒法则支配的世界里，人类所设立的每一项制度都必然会逐渐失效，为何唯独上述这些可

以例外呢？法律规范、政治和经济理论只是用作保障人类整体利益的，因此绝不可为了维持某项法律或教条的完整而使人类受罪。”

二

禁止核武器，禁止使用毒气或进行细菌战，并不能消除战争的根源。这些实际的措施无疑是和平进程的要素，但无论它们是多么显而易见的重要，都只能治标不治本，无法产生持久的作用。人类的才智足以发明其他形式的武器，还会利用食品、原料、经济、工业力量、思想意识及恐怖主义来相互摧残，以谋求霸权和统治地位。现时人类事务的极度紊乱，也不能靠化解国家之间的某些具体冲突和歧见来解决。有鉴于此，我们无疑急需一个真正的世界性组织。

当然，各国领导人不是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世界性，这在他们每天所面临的越来越多的问题中已很显明。许多热心和开明的团体以及联合国各机构都进行了大量研究，提供了许多建议，以试图消除世人对这一问题的严峻性质的无知。但是，意志的消沉，才是需要认真加以检讨，这还是须下决心予以解决的要害之所在。如上所述，这种意志的消沉源自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即人类互相争斗是不可避免的。这种信念使得人们不愿考虑让本国的利益服从于一个世界性体制的需要，也不愿勇敢地正视建立一个世界统权所包含的深远意义。这也说明为什么那些受压制的无知民众无法表达他们的渴望，即能使他们与所有人共同生活在和平、协调与繁荣气氛的新世界秩序中。

尤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迈向世界体制的尝试步骤带来了希望的迹象。一些国家集团相互间建立了各种形式的关系，以便在共同利益事项上进行合作，这一有增无减的趋势表明，各国最终将克服意志上的消沉。东南亚国家联盟、加勒比海共同体和共同市场、中美洲共同市场、经济互助委员会、欧洲共同体、阿拉伯国家联盟、非洲统一组织、美洲国家组织以及南太平洋论坛，所有这些组织所作的共同努力都是在为世界秩序铺平道路。

另一个有希望的迹象是，这个星球上一些最为棘手的问题正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尽管联合国有着明显的缺点，但是它所通过的四十多个宣言和公约——哪怕各国政府并未热心投入——还是给普通大众带来了一种新生感。《世界人权宣言》、《防止和惩治灭绝种族罪行公约》，以及杜绝基于种族、性别或宗教信仰的各种形式歧视的措施；维护儿童权益；反对酷刑；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使用先进科技来增进和平与人类的福祉；等等。所有这些举措，若能加以大胆执行和扩展，战争的幽灵不再支配国际关系的那一天就会提早到来。这些宣言和公约所涉及的事项之重要性已无需强调。可是，有几个议题因直接关系到世界和平的建立，故仍值得一提。

种族主义是最具危害和最顽固的罪恶之一，实为和平的一大障碍。种族主义的行径极大地摧残人类的尊严，因而绝不能以任何借口加以纵容。种族主义使人民深受其害，妨碍了他们发挥无限的潜能，腐化了奉行它的人们，阻挠了人类的进步。若要解决这个问题，人类一家的理念就必须在适当的法律措施下得到全世界的拥护。

贫富悬殊是造成深重苦难的根源之一。它使人类社会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几乎濒临战争的边缘。几乎没有一个社会能

有效地消除这种状况。解决这个社会问题，需要综合使用精神的、道德的和实际的方法。对这个问题作新的探讨是有必要的。在探讨时要听取各有关领域专家的意见，要避免出现经济学和意识形态上的争执，还要让受这些亟须作出的决策直接影响的人们参与。与这个问题息息相关的，不仅是消除极端贫富，还要认识到一些精神原则，这种认识可以培养一样新的普世态度。而养成这种态度，这本身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步骤。

狂热、偏激的民族主义，与理智和正当的爱国主义毫无相同之处，它应该让位于一种更宽广的忠诚和对人类整体的博爱。巴哈欧拉说：“地球乃一国，人类皆其民。”科学的发展使地球变得越来越小，国与国之间越来越相互依赖，其结果必然导致“世界公民”的概念。爱全人类并不排斥爱自己的国家。在一个世界性的社会中，局部的利益只有通过全局利益的提高才能得到最好的满足。如今在各个领域开展的国际对话活动，在不同民族之间促生了友爱和团结的意识，然而，这类活动仍需极大增多。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宗教的纷争导致了无数的战争与冲突，是阻扰人类进步的主要因素，招致越来越多的信仰者及无信仰者的憎恶。各宗教的追随者必须积极面对这些宗教争端所引起的根本问题，并求得明确的解答。如何从理论和实际行动上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呢？各宗教的领袖所面临的挑战是，怀着同情心和求真欲去思量人类的困境。他们应在万能的主面前谦恭地扪心自问：能不能以互相宽容的伟大精神来消除他们在神学上的分歧，从而为促进人类的理解与和平携手努力？

女性的解放和男女充分平等的实现，是实现和平的最重要的先决条件之一，尽管承认这一点的人并不多。否认这种平

等便是对世界半数人口的不公平，并助长男性的不良态度和习惯，而这些会由家庭延伸到工作场所和政治生活之中，并最终会影响到国际关系。在道德、实践和生理上都找不到任何根据来证明否定男女平等的合理性。只有女性充分与平等地参与人类各方面的努力，才能够营造出有利于建立世界和平的道德与心理环境。

教育普及事业虽然已经得到各国和各宗教热心人士的支持，但是，仍然需要各国政府的鼎力扶助。无知确实是民族衰落和偏见产生的主要原因，一个国家若要成功，就必须实施全民教育。资源的缺乏使许多国家满足这一需求的能力受到限制，这就必然要作出轻重缓急次序的适当安排。有关决策机构最好优先考虑妇女和女童的教育，因为正是通过受教育的母亲，知识的利益才能最有效和最迅速地传遍整个社会。为了符合时代的要求，还应该考虑将世界公民的概念纳入儿童的规范教育之中。

各国各族人民之间缺乏基本的交往与沟通，这严重地削弱了世界和平的努力。采用一种辅助性的国际语言，对解决这个问题会有帮助，需要引起人们最迫切的关注。

所有这些问题中，有两点需要强调。第一，消除战争不单是一个签署条约和协议的问题，它还是一项复杂的任务，需要作出新的程度的努力来解决那些习惯上被认为与追求和平无直接关联的问题。仅仅立足于政治协议的共同安全意念只不过是一种妄想。第二，处理和平问题所面对的首要挑战是，将这一问题提高到原则的高度，而不能只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这是因为，从本质上来说，和平的信念发自一种基于精神或道德立场的心态，要找到长治久安的解决办法，首先就必须培养出这种心态。

精神原则，或所谓的价值观，是能够为任何社会问题提供解答的。一般来说，任何善意的团体都可以制定出解决自身问题的办法。但是，仅有善意和实用知识往往是不够的。精神原则的基本价值在于，它不仅提供了符合人的真正本性的观点，还引发出相应的态度、动力、意愿和抱负，从而促进人们去发现并执行各种实际措施。各政府领导人和所有当权者若能先确定有关的精神原则，然后依照这些原则行事，解决问题的努力就会富有成效。

三

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能将当今这样一个冲突不绝的世界，改变成一个以协调与合作为主导的世界。

世界秩序只能建立在人类一体这个不可动摇的观念之上，这是一个得到科学证实的精神真理。尽管人类的生活千差百异、无穷多样，但人类学、生理学和心理学都只承认一个人种。认同这个真理就必须抛弃形形色色的偏见，包括种族的、阶级的、肤色的、信仰的、国家的、性别的和物质文明程度上的，以及其他所有能使人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偏见。

接受人类一体的观念，这是将世界改组成同一个国家——全人类的共同家园——并进行管理的先决条件。这个精神原则的举世公认，对成功缔造世界和平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这项原则要在全世界加以倡导，在各学校里讲授，要得到所有国家坚定不移的拥护，以便为这一原则所必然包含的社会结构的系统改革作准备。

巴哈伊信仰认为，人类一体“至少需要重建整个文明世界并实现非军事化，使其在政治机构、精神抱负、贸易金融、语言文字等所有重要方面都得以有机的统一，而又不损害各组成部分的多姿多彩的民族特性”。

巴哈伊信仰的圣护守基·埃芬迪在1931年对这条中心原则的含义作了详细的阐述：“它（人类一体化原则）的目的绝不是要破坏现有的社会基础，而是拓宽这个基础，改造其体制，以满足一个不断变化世界的需求。它不抵触合法的效忠精神，也不削弱必要的忠诚心。它的目的既不在于压制人们心中正常而理智的爱国热情，也不在于废除民族自治体制——该体制对避免过度中央集权之恶果极其必要。它既不忽视也不会企图抑制种族特性、风俗习惯、历史传统以及语言和思想等诸方面的差异，而这些差异正是造成国家和民族千姿百态、精彩纷呈的因素所在。它要求一种更为宽广的忠诚心，一种比以往任何激励人类进步的抱负更为博大的雄心壮志。它强调国家的意志和利益必须服从于一体化世界的迫切需要。它一方面拒绝过度的中央集权，另一方面也反对所有强求一律的企图。它的口号是‘多元一体’。”

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分几个阶段来调整国家的政治态度。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以及普世认同并可执行的准则来制约国家间的关系，各国的政治态度已近乎混乱。国际联盟和联合国，加上许多由它们建立的组织和订立的协议，确实有助于消减某些国际冲突的副作用，然而它们本身也表明了它们无法防止战争。事实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已经爆发了大量的战争，好些仍在激烈进行中。

这个问题的主要方面在19世纪就已经显露出来了，那时巴哈欧拉首次发出了建立世界和平的倡议。他在向世界各统治

者所作的声明中提出了共同安全的原则。守基·埃芬迪对他的意旨评述道：“这些一言九鼎的话语，除了指明削减不受约束的国家主权，以便为将来所有国家结成世界联邦作好必要的铺垫，还能意味着什么呢？某种形式的世界联邦一定要逐步建立起来。为此，世界各国必须自愿放弃所有战争要求，放弃某些征税权，放弃所有军备权，唯各国用以维护各自内部秩序者除外。这个联邦在其管辖范围内必须设有一个全球执行机构，足以对联邦内任何拒不服从的成员国施加最高的和不可抗拒的权威；这个联邦有一个世界议会，其议员由各国人民在各自的国家内选举产生，并经各自国家的政府批准；它还有一个最高法院，其判决即使在当事双方不情愿将其案件提交它时也具有约束力。

“……在这个世界社区里，所有的经济壁垒将被永久地消除，资本和劳力相互依赖的原则必然得到举世公认；狂热的宗教喧嚣和争端会永远停止；种族仇恨之火终会熄灭；由世界联邦的代表们经过深思熟虑制定出的单一的世界法典，将会授权由各成员国共同组建的联合军队实行迅即的强行干预，以此作为它的制裁手段；变化无常而好战的民族主义狂热将转化为始终不渝的世界公民的意识——这就是巴哈欧拉用粗略的线条所勾勒出的世界体制的蓝图，这就是人类逐步走向成熟的最合理的结果。”

巴哈欧拉在谈到实现这些远大方针时指出：“有朝一日，人们一定会普遍认识到召开一个全球综合大会的迫切必要性。世界各国的统治者和国王都必须到会，参加各项审议，研究奠定世界和平基础的方法与手段。”

勇气、决心、纯正的动机、民族间无私的友爱，所有这些为实现这一重大和平步骤所必需的精神与道德品质，都要集中

体现在行动的意志上。正是为了激发出这必要的意志力，人的精神实在，即思维，必须得到认真严肃的考虑。要了解这潜在实在的关联意义，就意味着还要认识到，社会迫切需要通过坦率、冷静和诚挚的磋商来体现出它的独特价值，并依磋商的结果去行动。巴哈欧拉曾一再强调磋商对人类事务管理的效用和必要性。他说：“磋商有助于明达事理，化推测为确知。在黑暗的世界里，磋商是一盏指路明灯，因为那里的一切事物都有待完善和成熟。天赋理解力通过磋商才能成熟起来。”正是通过他建议的磋商方式而作的和平努力，能够激发出世界民众的精神力量，从而众志成城，排除万难，赢得最终的胜利。

关于这个全球大会的议项，巴哈欧拉之子、祂的教义的权威诠释人阿博都-巴哈提出以下深刻见解：“他们必须把和平的大业当作大会商议的主题，尽一切方式和力量建立起世界联邦。他们必须订立一项有约束力的条约并达成盟约，其条款必须是合理、明确和不得违犯的。他们必须向全世界公布这盟约，并求得全人类的认可。地球上所有的居民都要将这项至高无上的伟业——世界和平与福祉的真正泉源——看作是极其神圣的。必须动员人类的一切力量来保证这个伟大盟约的稳定和持久。在这个包罗万象的盟约里，每个国家的疆域和边界必须清楚划定，政府间关系的原则必须明文确立，所有国际协定和义务必须得到确认。同样，应该严格限制各国军事力量的规模，因为一旦某个国家扩军备战，势必引起其他国家的疑虑。这个庄严盟约的基本原则如此严明不误，以致一旦某个政府违背了其中任何一项条款，全球所有其他政府必将群起而伐之。更有甚者，全人类还应决心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去摧毁那个政府。只要将这个至灵疗法用于这个百病缠身的世界，就定能使它康复并永保太平。”

这宏伟的大会早该举行了！

我们满怀热忱地吁请所有国家的领导人，把握良机，毅然决然地召开这个全球大会。所有的历史力量都驱使着人类采取这一行动，不论在什么时候召开，它都标志人类期待已久的成熟期的来临。

得到各成员国完全拥护的联合国，难道不应该为这样一个再好不过的大会所要实现的崇高目标喝彩吗？

要让世界各地的男女老少都认识到这个为了全人类的势在必行之举的永恒价值，并高歌赞美。是啊，就让这一代人来掀开地球上社会生活演进的这辉煌的一页吧！

四

我们的乐观出自一种远非局限于停止战争和创立国际合作组织的远见。国家之间实现永久和平虽然是绝对必要的步骤，但巴哈欧拉指出，那并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世界会因恐惧核浩劫而被迫实行初步休战，互相猜疑的敌对国之间会勉强达成政治和平，人们为安全共处起见也会作出实用的安排，甚至通过上述步骤试行各种合作，但是，超越这一切的那个最高目标，却是普天之下，结成一家。

地球上的国家和民族再也经不起分裂失和了，它的后果之可怕不堪设想，之明显也无需证明。巴哈欧拉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写道：“唯有且直到牢固地建立团结，人类才有望享得福祉、和平与安全。”在观察到“人类呻吟着，在渴望和睦与团结，渴望结束世世代代的苦难”时，守基·埃芬迪说：“全

人类的团结统一是人类社会正在迈向的新阶段的标志。人类相继尝试并完全确立了家庭、部落、城邦和国家形式的结合。饱受磨难的人类正奋力以求的乃是世界大同。国家的创建已达尾声。主权国家内在的混乱正趋于白热化。一个走向成熟的世界必须放弃对国家主权的迷恋，认清人类关系的同一性和整体性，一劳永逸地建立起能够最完美体现这一人类生活基本原理的制度。”

当代所有的变革力量都证明了这个观点的正确性。前面所列举的现时国际运动和发展中许多有利于世界和平的迹象也同样能证明这一点。在联合国各机构与部门工作的男女大军，实际上来自地球上各种不同的文化、种族和国家，体现出一种“世界公仆”的形象。他们所取得的令人钦佩的成就表明，即使是在令人气馁的情况下，也能做到一定程度的合作。对团结统一的渴望，如灵性的春天，正通过吸聚各领域和各行业人们的无数国际会议竭力寻求表达。它也促使人们呼吁为儿童和青少年开展国际合作计划。事实上，它也是促使历史上曾彼此敌视的各宗教和派别无法抗拒地相互谅解与合作的真正驱动力。未曾间断的世界团结和统一运动，连同对立的战争与自我扩张的趋向，构成了20世纪末期这个星球上人类生活的一个突出和普遍的特征。

巴哈伊社团的经验可被视为这不断扩大之团结的典范。这个团体是由形形色色具有不同民族、文化、阶层和信仰背景的数百万人组成的。它在众多的国家和地区从事满足人们精神、社会和经济需要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它是同一个的社会有机体，是人类那多姿多彩大家庭的缩影，按普遍接受的磋商原则管理和运作，一视同仁地珍视人类历史上所有伟大神圣的教谕。它的存在令人信服地证明，它的创立者对大同世界的远见

是切实可行和能够实现的；它的存在还表明，人类可以生活在同一个全球社会中，能够经受成熟过程中的种种考验。如果巴哈伊社团的经验能有助于增强对人类团结统一的信心，我们乐于将它呈献出来作为研究的范例。

思及整个世界目前所面临任务的极度重要性，我们谦卑地俯首在神圣造物主的尊前。造物主以无限的爱，用同一原料创造了普世万民，提升了人类珍宝般的实在，赋予人类才华、智慧、高贵和永生，授予人类“认识和敬爱祂的独一无二的特性与能力”，这种能力“必须被视为整个创造界的驱动力和首要目的”。

我们坚信，人之所以被创造是为了“推动不断演进的文明”的；坚信“人绝不可形同禽兽”；坚信与人的尊严相称的美德是待人以诚信、克制、仁慈、同情和友爱。我们在此重申以下的信念：“人的内在潜能，他在尘世间命运的全部意义，他卓越的天赋，在这个上帝承诺的日子里，必然会尽数显现。”正是出于这些信念，我们毫不动摇地相信，人类正奋力以求的团结与和平，是能够实现的。

此时此刻，仍有巴哈伊信徒在其信仰诞生地遭受着迫害，可尽管如此，他们的企盼之声依然不绝于耳。通过笃信的榜样他们证实，凭着巴哈欧拉的启示所具有的变革力量，即将实现的和平夙愿现在已具备了神授的权能。因此，我们所传达给您的不光是用语言描述的理想；我们要激发信念和牺牲的行动力量，我们要传达我们在世界各地所有教友对和平与团结的迫切请求。我们要与所有侵略的受害者，所有渴望结束冲突与争斗的人们，以及所有献身于和平与世界秩序的人们携起手来，为实现慈悲的造物主赋予人类的崇高目标而共同奋斗。

我们最诚挚地希望与您分享我们炽热的希望和强烈的信

心，谨此奉上巴哈欧拉坚定的承诺：“这些无益的冲突，这些毁灭性的战争，都将成为过去，至大和平必将到来！”

世界正义院
一九八五年十月

毁灭或新世界秩序？^①

穆赫辛·埃纳亚特（Mohsen Enayat）^②

① 本文系1994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一次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译注

② 穆赫辛·埃纳亚特（Mohsen Enayat），加拿大阿尔伯塔函授大学国际法顾问，法学博士。多年从事律师和法学教研工作。曾任巴哈伊世界中心法律干事，现为巴哈伊国际社团中东和北美事务及中东数国巴哈伊总理会的法律顾问。

前 言

尊敬的主席，女士们，先生们：

在开始演讲前，请允许我衷心感谢贵会邀请本人发言。这一邀请使我有机会向各位阐述自己的观点，就改善人类生活质量的途径和方法与各位交换意见；同时也使本人能够分享到东方人在精神问题上所具有的开放和宽容的智慧和悟性。

我想用一个古老的传说开始我的演讲。这个传说讲的是一位有责任感的国王决定微服私访，体察民情。途中遇见一个农民在自己的农场里种树。国王问：“老人家，您这么大岁数了，不省点心，干嘛还要种树呢？你不想想难道您还能活到吃上它的果子的时候吗？”老人回答说：“我吃的果子是我的前人种下的，所以我种树是为了我的后人。”国王听了老人这番话很高兴，就赏给他一块金子，老人谢过后说：“不过您瞧得出，我种的树已经结过果子了。”国王听了更加高兴，又赏给了他一块金子。老人又接着说：“它们不止结过一次，而是结过两次果了。”国王说：“我还是在您拿走我所有的金子前走了吧！”

像这个老人一样，尽管我们的意图是给后代人留下一个较我们建设时更为安全、快乐和繁荣的地球，但我们也许同样能有幸赶得上收获初期的果实，享受一个既非西方式也非东方式

的全球新文明的初始阶段。我相信，我们能够亲眼目睹一个以团结、正义和永久和平为基础的世界体制初露峥嵘。

正如我前面说过的，本文就上述这方面的问题提出一些看法和原则与在座的各位探讨。我相信，这些观点和原则能给近四个世纪以来人类所面临的众多迄今尚未真正解决的棘手问题提供正确答案。我认为这些问题未能得以解决的第一个原因是：那些局限于某一国、某一地乃至某一洲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时有时无、缺乏一致的权宜之计，再也不能解决当今全球性的问题了。

第二个原因是：那些尝试过的解决方法只是注重人们的物质需求。历史已经证明，那些漠视人类的精神本质的解决方案注定是不能持久的，它们只是暂时地达到某种镇痛效果，起不到治疗作用反而将病症掩盖起来，疾病却在我们全然不觉下继续恶化。

第三个原因是：我们为科技成就所迷惑，相信科学发现的绝对可靠性，致使我们对许多能够记取的历史教训熟视无睹。然而深究起来，当前威胁人类生活的危险主要在于道德和精神方面，不同于过往的物质生活危机。由此，研究精神复兴的历史过程就有了现实意义。阿诺德·汤因比和皮季里姆·索罗金通过他们对历史和社会学的研究揭示出，新的宗教产生于重大危机之中，而每一个新宗教都带来了一个新文明。这就是过往历史进程的结果。在现今我们同样能够寄希望于一个新的宗教领导全世界摆脱危机，迈入一个新的文明。我们不妨提出这样一个合理的问题：为何在那些旨在解决人类历史上最具威胁的危机的一系列潜在方案之中，唯独不见宗教呢？

不可否认也不无道理的是，由于宗教的启蒙作用在公众生活中逐渐减弱，宗教信仰因其刻板、偏见、冷漠、无知和腐

败而备受诘难。可是，这难道不恰好是问题的要害所在吗？这难道不正是历史上每一次重大危机的发端所在吗？我们将会看到，每当旧宗教的领导者们成为危机的肇因时，正是新诞生的宗教力挽狂澜，率领人类向前迈进。当然，新的宗教从未得到善待，人类只是在陷于绝望时才会接受并顺从新的诫律和治理原则。在中国历史上，中国人民曾经避免过许多苦难，因为他们的思想领袖知道如何引导他们。

女士们，先生们：

我将从以下三个方面阐述我的观点：

- 一、历史的教训；
- 二、现时危机的实质；
- 三、巴哈伊信仰所建议的解决方案。

一、历史的教训

并非重弹现世只是历史的重演，或历史事件具有周期性等老调，正如希腊人（信奉亚里士多德）和印度人（信奉佛陀）所做的那样。但确实有充分的证据认为，在不同的时代，历史是按照同一系列的规律演进的。也就是说，对历史进行研究是与为现时危机寻求解决办法有关联的。不过，现时的问题有着许多独特性，历史周期理论无法提供对它们有意义和充分的认识。但是，如果像犹太人、琐罗亚斯德教教徒和现今许多世俗的历史学者所主张的那样，将人类历史进程看作是一个直线运动，则会忽视过去所发生的重大危机与现今同一人类所遭遇的危机之间的许多共同点。正如阿诺德·汤因比所说的：

“历史事件在某些方面具有独特性，也在另一些方面具有相似性，因而是可以作比较的……否则，历史的一般观念就无法形

成……”^①汤因比认为我们大可不必在周期理论和直线发展理论中作选择。为什么呢？他说：

……或许这两种观念在本质上并无不可调和之处……

文明的进程是高低起伏、兴衰相继的。文明的衰落会引生出新文明，即某些更先进且有意图的事业会始终向前推进。在一项神圣计划中，对文明的失败所致苦难的体验和反省或许是进步的至灵方法。亚伯拉罕是一个“穷途末路的”文明的逃亡者；旧约各预言书是另一个处于瓦解之中的文明的产物；基督教则产生于希腊-罗马世界崩溃的阵痛之中。同样的精神启蒙运动会在“难民”当中激发而出吗？在我们的世界中，这些“难民”与当年被掳至巴比伦、从痛苦之中得到了如此之多启示的犹太囚虏很相似。^②

这一观点与巴哈伊文献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论述是非常接近的。宗教的接续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循序渐进的启示，它在文明的盛衰荣枯之中自辟蹊径，逐步教导人类把握自己的命运。

早在1875年，即汤因比观点发表的半个世纪前，巴哈欧拉（巴哈伊信仰的创始人）的长子及其著述的指定诠释者阿博都-巴哈，在其《神圣文明的隐秘》一书中提到了对历史的这种“精神的解释”。该书的波斯文原版是1882年在孟买石刻出版的。第一个英文译本则是在1910年以《文明的神秘力量》为名在伦敦出版的。

① 1948年1月4日和3月7日伦敦BBC广播公司第3频道节目“我们能够知道历史的模式吗？”（Can We Know the Pattern of the Past?）中，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和彼得·盖尔（Pieter Geyl）的讨论。该文后来收载于《历史理论》（*Theories of History*），纽约自由出版社1959年版，第317页。

② “试验中的文明”（Civilization on Trial），载于《历史理论》，第210页。

在该书专门驳斥伏尔泰反基督教观点的一章里，阿博都-巴哈纵论历史并指出这样一个事实：文明，不论其兴衰，都是民众信奉宗教规范和戒律的必然结果。祂对历史的分析主要着眼于文明兴衰的原因而非建树一套史学理论。可是，祂的方法和论证与汤恩比所用的有着惊人的相似。祂在概括自己论述的要点时说：

无疑，达成人类进步和荣耀的最佳工具，启发和拯救世界的至强手段，是爱、友谊和全人类的团结。可以想象，若无团结一致，世界将一事无成。而促成友谊和团结的最佳手段乃是真正的宗教。^①

在鉴别出人类进步的首要因素及其根源后，阿博都-巴哈阐明了宗教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作用。祂只限于将文明的兴衰与世界三大宗教并论，这是因为分析是基于这三大宗教或多或少业经证实的圣书。祂首先用东方叙事文笔论述犹太教：

四分五裂的犹太人为暴戾的科普特人所俘虏……。希伯来人陷入深深的奴役、苦难和无助之中，日夜缺乏安全感，也无力保护他们的妻子和家人免于法老追捕者的暴行。……他们继续这种痛不聊生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万美者摩西……率领这些迷途之人摆脱愚昧，获得知识和完美。祂将散布各处的以色列部落聚集到上帝统一和普世圣言的庇护之下。……时隔不久，这些愚昧的灵魂在灵性上得到了教化……得到了最大的幸福和荣耀。他们离开埃及，直奔以色列最初的家园……。他们最先攻占了约旦河

① 阿博都-巴哈，《神圣文明的隐秘》(*The Secret of Divine Civilization*)，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出版社，1970年第2版，第73页。

两岸和耶里哥，并定居于此。最终，周围所有地区……都为他们所统治。在约西亚时代，以色列人掌控着三十一个政府。在人类所有的高贵品质方面——学识、恒心、决心、勇气、荣誉和慷慨，以色列民族超越了所有其他民族……

随着犹太人沿着文明的阶梯不断进步，他们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他们逐渐忘掉了摩西律法和信仰的根本原则，热衷于各种庆典礼仪，行为日见失当。……他们的祭司……开始只顾追逐个人私利……。他们错误行径的后果乃是，昔日长久的荣耀化为堕落，只得受制于波斯、希腊和罗马的统治者们……。尼布甲尼撒大肆屠杀以色列人，洗劫村庄，将其家园夷为平地，甚至将树都连根拔起。那些在刀剑之下幸存的人被俘虏到了巴比伦，七十年后，这些俘虏的后裔才获释放，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希西家^①和以斯拉^②在犹太人当中重新确立了圣书的基本原则。日复一日，犹太人不断进步，他们昔日繁荣的晨光得以再现。然而很快，有关信仰和行为的纷争再次出现，犹太学者们唯一关心的便是攫取私利，以斯拉时代的改革成果化为堕落与腐败。……最终，好战的提图斯^③——罗马军队的指挥官——踏平了犹太人的家园……。在这场极度的浩劫之后，以色列统治之星殒落了……

① 约公元前715—前686年在位，耶路撒冷犹太国王，大卫王的后裔和第十三代继承者。——译注

② 公元前5至前4世纪，古犹太人宗教领袖，被巴比伦俘虏的犹太人的祭司。——译注

③ 公元39年12月30日—81年9月13日，罗马皇帝韦斯巴芗之子，曾任犹太地区军团司令，据称杀了一百万犹太人，为此在81年建成提图斯凯旋门，今仍立于罗马广场。——译注

当以色列分裂……的迹象再次明确出现时，圣灵神圣甜蜜的气息吹遍了约旦和加利利。……耶稣在道德品质与完全灵性的基础上创立了神圣律法，并为其信徒们描绘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它是世界上最为崇高的行为方式。

……欧洲的所有国家、亚洲与非洲的许多民族，以及太平洋岛国上的一些居民都聚集在上帝唯一性的庇护之下。

然而，当穆罕默德的圣美之光即将普照大地时，基督教教会事务的掌控权落到了无知教士的手中。……伟大的福音书中的法律，世界文明的磐石之基，无果而终……

欧洲知名的历史学家在描绘早期、中世纪和现代欧洲的情况时都一致记录如下：在从公元6世纪初到15世纪末历时千年的“中世纪”时期，欧洲在各个方面都极端野蛮黑暗。其主要原因在于，欧洲各民族视为精神和宗教领袖的僧侣们抛弃了源自福音书的、来自遵从神圣诫律和天国教义的永恒荣耀，与当时专横暴虐的世俗统治者们同流合污……。这导致欧洲各个民族的整个宗教、文化、福利和文明结构走向毁灭。

……当愚昧、偏执与上帝厌恶之行为所带来的黑暗笼罩地球时，希望的曙光闪耀天际，神圣的春天即将来临……。在穆罕默德所展示的神迹之下，真理之阳在雅兹里布（麦地那）和汉志升起……旧的世界再次焕然一新，它那僵死的躯体再次充满活力。……这一粗野的民族继而达到高度的人类完美和文明，使同时代的人都叹为观止。……在征服了埃及、叙利亚及其首都大马士革、卡尔迪亚、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之后，他们开始单独掌控地球四个主要地区的一切重要事务。

于是，在科学、艺术、工业、发明、哲学、政府和道德品质方面，阿拉伯人超越了世界上所有的其他民族。……对历史记录进行仔细彻底的研究，就可以确立这样一个事实：欧洲文明的主要部分源自于伊斯兰文明。因为穆斯林学者、教士和哲学家的所有著作被欧洲人逐步收集，引起了他们的极大重视，在学术聚会和学习中心加以讨论，随后选取其有价值的内容加以应用……

总而言之，从伊斯兰教纪元490年到693年，欧洲的王、军事首领和其他领袖往来穿梭于埃及、叙利亚和欧洲之间。在返回欧洲以后，他们将二百多年间在穆斯林国家所见所闻的一切引入欧洲，包括政府体制、社会发展模式、知识、教育机构以及高雅的生活方式。欧洲文明就是从那时开始的。^①

由此看来，宗教崛起的时期乃是以伴随着道德衰微和腐败的深重危机为特征的。因此可以断言，文明正是宗教出现的必然结果，既非偶然所致，亦非危机形势的作用。巴哈伊相信，所有宗教被赋予的变革力量必然有其超越人类局限性、知识和技术的根源，由于这些宗教的兴起而开始的历史进程，毫无疑问是靠那隐而不见的全能之手所推动的。这种历史进程起始于某一个人的宣示。他没有显赫的地位，既非学识渊博，亦非有权有势，且面对强大的反对和普遍的拒绝。然而最终他独力改变了人民的命运和历史的方向。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个宗教的先知或缔造者将其运动的成功归因于他本人的力量，或将其宣扬的伟大原则或崇高理想视为已有。

宗教蕴藏着深不可测的奥秘，既动人心弦又不易领悟。在

^① 阿博都-巴哈，《神圣文明的隐秘》，第75-91页。

整个历史中，宗教成为人类的避难所；在绝望的时刻，它为人民提供了创造力和信心，使他们能够寻找到走出堕落绝境的坦途，摆脱他们的知识和智慧所误导的迷局。文明生发并建之于由精神变革所产生的道德原则和理想。而这种精神变革周期性地发生于格外危难的形势下，起到教育和振奋人类的神圣作用。

二、当前危机的实质

对一个公正的观察者来说，人类目前处于重大危机之中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同时，权威学者们有关这方面的定论也不胜枚举。随着毁灭威胁的不断加剧，我们地球上的人类生活正处于危难之中。对这一危机的各方面研究已有了相当大的扩展。显然，它们并不只限于社会某方面的缺陷，衰落也不只限于我们星球的某一部分或个别的经济、政治或社会制度。世界各个地方都在加速崩溃，其作用已经影响到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从个人幸福和安全到世界经济、国际政治、艺术和科学。

这里我暂且将危机定义为由维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制度的瓦解所导致的混乱危境。这个定义将危机与社会某方面失调所造成的短暂困难区别开来。虽然有很多直接或间接的原因能够引致如此的全面混乱，然而根本的原因却是信仰和道德体系的崩溃，加上其副产品——不团结、不公正、冷漠、衰败、贪婪、涣散，等等。各个社会的症状可能不尽相同，例如某个社会的极度贫困，而另一个社会的普遍失业，或其他社会中的产品过剩，或政治压迫，或激烈纠纷。可是，根本原因决不仅仅是物质因素。许多社会尽管贫困或不发达，却能够维持团结和安宁，但没有任何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在其精神和道德观

念体系崩溃时还能生存下去。精神的沦丧打破了社会秩序的平衡，严重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进步。

皮季里姆·索罗金教授在调查研究了目前的危机后断言：

当代文化的颓废经验主义的实际破产已由我们愈来愈无力掌握人类事务和社会-文化进程的方向而得到证实……经济学家越是干预经济，经济就越是糟糕；政治学家越是改革政府，政府就越是需要改革；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和律师越是插手家庭，家庭解体的就越多；防止犯罪的手段越“科学”，犯罪也就越来越多……纵使我们可以随意运用所有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却仍然控制不了社会-文化进程，亦不能避免历史灾难的重演。我们恰似尼亚加拉瀑布边上的一根圆木，被未曾预料且无法抵抗的社会-文化急流冲击，孤弱无助地从一个危机或灾难漂向另一个危机或灾难。不单只幸福、安全和保障，就连物质享乐也无从实现。历史上几乎未曾有过像现在这样的时期，从中国到西欧，数以亿万计的人民处于如此之不幸、如此之不安全、如此之饥饿和贫困之中。战争和革命、犯罪、自杀、精神疾病和其他根深蒂固的社会弊病飞快地滋生繁衍，其中一些在某种范围上尚不得而知。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人类的文化陷入名符其实的“昏迷”之中……^①

另一位当代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教授在1994年论述目前危机时为这幅灰暗的图景加上了几笔要点。他特别指出：世界人口的迅速增长；富国与穷国人口出生率的越来越大的差距；

① 皮季里姆·A.索罗金 (Pitirim A. Sorokin)，《我们时代的危机：社会和文化展望》(*The Crisis of Our Age: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Outlook*)，纽约 E.P.都顿 (E.P. Dutton) 出版社，1941年版，第130-131页。

贫穷大众向富国移民给经济造成的混乱局面；工业废物的激增；日益加剧的大气污染、气候改变和海洋水位的变迁所导致的森林和草原的毁损；自动化生产方式和跨国公司的发展所引致的对工人需求的减少。^①他下了这样的结论：

这些变化的后果是：社会乃至整个国家显得越来越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传统的权力结构受到低于置换水平的人口出生率、非法移民和货币大规模流动的困扰。面对农业和制造业中大规模裁员的威胁，他们尚无好的办法，或者根本就束手无策。他们发觉很难阻止公司另移它处，也难以封锁跨国电视和广播的报道。他们对全球温室效应踌躇不安。由于现有体制对这些挑战手足无措，人民以弃权相报（由许多选举的投票率降低即可证实），转求新的结构（如欧洲共同体对促使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的实验）；因变化而要求国际力量实行保护（如法国农民和美国纺织工人的施压）；将愤怒转嫁于新移民。总之，我们再次面临“人类社会生活的一连串颠簸、震撼和冲击”……^②

三、巴哈伊建议的解决方案

在我们正目睹的这样一场广泛的危机之中，一部分解决方案，无论它们可能多么激进，如财富再分配，增加资源，加快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建立最低收入保障制度，降低穷国的人口增长率，提高富国的人口出生率，赋予国际组织和机构更多的权能等，都是无济于事的。所有这些方案和类似的步骤都无

① 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为21世纪作准备》（*Prepar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多伦多哈珀·柯林斯（Harper Collins）出版社，1994年版。

② 保罗·肯尼迪，《为21世纪作准备》，第333页。

法消除病根，即我们已经看到的精神和道德观念的沦丧。它们或许能够延缓现时世界秩序的崩溃，但其效果只是短暂和表面的。消除危机的根源至少要求社会个人成员——在我们的时代乃全世界人民——的完全转变。在历史上，只有神圣教育者所发动的精神变革才有可能造成这样一种具有持久效果的激烈转变。现时代也同样如此，只有一种新的信仰才能有望促成全人类所有民族、国家、宗教和文化的紧密团结，而当前最迫切的需要乃是解决越来越威胁人类生存的主要问题。

欧文·拉斯洛在他的《世界体制》一书“前言”的开头写道：

在本世纪剩下的几十年里，人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从局部细节到全球范围，将会越来越复杂难解。这些问题对人类的生存和文明也越来越事关重大。从未有这么多人面临如此众多且如此复杂的问题。任何试图孤立问题和急功近利的短期治理只会继续失败，因为这个星球上的所有生灵越来越互相依赖。^①

宗教界和科学界对这场巨大危机的论述，以及这场危机所具有的、科学和传统宗教从未抑制住的摧毁作用，的确是教人深信不疑的。难道在困境中越陷越深的人类不需要他们的领导人去寻求那些他们尚未留意的解决方案吗？道德价值观和精神原则之于社会集体行为犹如基因之于人体，它们的败坏和衰微不可避免地在我们迈向未来的进程中制造出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

① 欧文·拉斯洛（Ervin Laszlo），《世界体制：模式、规范和应用》（*The World System: Models, Norms, Applications*），纽约乔治·布拉兹勒（G. Braziller）出版社1973年版，第五章。

像索罗金这样一位社会学家经过长期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看起来是有特别意义的，因为它们揭示出了一个宗教复兴的历史模式。当一个社会发生这些周期性危机时，总是有某些旧的宗教信仰存在着，也同样总是为某种新的宗教所取代。索罗金得出这样的结论：“价值观的重新调整、高尚精神和操行是通过宗教革命的形式有规律地实现的。实际上所有伟大的世界宗教，无论初次兴起或其他，都在深重危机时期经历过强有力的复兴……。”^①他接着说：

社会得以避免瓦解，主要不是靠对经济、政治和遗传学或其他方面的“实际的和熟练的”操纵，而是通过由宗教所推动的价值观的演变、精神文明化、行为社会化和关系关系的升华。^②

问题在于，为何在我们目前看来道德价值观和精神原则似乎尚不太奏效？有人可能会认为我们已经有足够的道德观念体系和精神原则，只是没有切实履行而已，为何我们要去寻找新的呢？

另一个来自当代科学界的声音——拉尔夫·温德尔·伯霍伊为宗教辩护道：

……宗教对维护人类的长期价值观体系是有着智慧和功用的。我们已经丧失了一部分，现在应该再找回来，使我们免于因人口过剩和过度消费造成的资源枯竭和继之而来的人类个人和集体生活的腐败和混乱的灾难结局。而这种结局已为对下个世纪的系统分析所预测，当然，为了更有效用，宗教智慧必须以当代人可以接受的和具有针对

① 皮季里姆·A.索罗金，《我们时代的危机》，第322页。

② 皮季里姆·A.索罗金，《我们时代的危机》，第322-323页。

性的方式表达。^①

尽管这一论题具有敏感性，我们也不能否认，自从约二千年前基督教或一千三百多年前伊斯兰教的问世，人类经历了意义深远和多方面的变化。真正的有识之士不会质疑这一点；社会、经济、知识的改变必然要求管制社会的法律和原则的相应改变。即使在过去变革的步伐如此之缓慢，每一位先知，无论他是否承认先前宗教的神圣来源和性质，仍都带来了更切合时代和进步需求的训言和律法。假若任何一位过去的先知今日再临世界，他还会宣布他过去已经揭示过的训言和律法吗？

对信仰和道德在人类集体生活中的作用的研究表明，它们在任何社会调整定位的决定性因素。杰伊·W.福里斯特指出：

在社会体系中，宗教信仰和其他决策势力相互影响，是整个政策结构的一部分，既可能产生善果，也可能导致灾难。道德伦理的原则与经济、技术、社会学、农业和医疗卫生原则交互作用，形成时代的压力和社会的主调。^②

事实上，几乎无人不认识到宗教作为构成社会秩序的一种力量的功能。由此才产生出灵性启示的实质与社会目标和需求之间的关键联系。阿尔伯特·威尔逊^③指出了这种关系，他强调说：“征服地球的价值观在游牧时代固然有其合理性，那时

① 欧文·拉斯洛，“世界体制与人类价值观”（*The World System and Human Values*），载于《世界体制》，第163页。

② 杰伊·W.福里斯特（Jay W. Forrester），“增长和世界均衡之间教会的转变”（*Churches at the Transition between Growth and World Equilibrium*），载于《齐贡》（*Zygon*）杂志第七卷，第3期（1971年），第158-159页。

③ 引自小林恩·怀特（Lynn White, Jr.）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es*）。

广漠的地球上有着众多辽阔而丰饶多姿的草原供人类纵横驰骋和迁徙，然而，在如今一个人口稠密而有限的星球却是行不通的。”^①

按照这一逻辑，我们可以发现过去的许多宗教信仰既不符合我们现时代的精神，也不能满足我们时代最急迫的需求。例如，当世界被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向全面一体化和团结的时候，区别教徒与非教徒的原则是徒劳无益的。同样，在一个要求和平的时代，宣扬圣战思想也是不合时宜的。总而言之，由人类进步和发展要求所支配的社会目标和需求的改变，必然要求社会道德和原则的改变。

问题在于，按照定义，宗教并非一套人为设立的规则和原则，这与政治制度截然不同。宗教是人类的创造者向人类启示的神圣训言和法律。因为只有祂可以取消或更改给他们的训谕，一旦人类企图更改这些规则以适合自己需要时，它们就不成其为宗教，而变成表现人类所有缺点和局限的工具了。信仰者应该坚信上帝一定能够满足他们的精神需要，正如祂在过去兑现了自己的诺言一样，祂必将启示出人类所需要的新的法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我们所见，这一为现今科学家当作最符合人类利益而热情支持的主张，在许多宗教信徒那里却遭到强劲的反对，而不理会他们的圣书里有着明确的承诺。

巴哈伊信仰的圣护守基·埃芬迪在给巴哈伊信仰者的一封信中就这一问题阐述道：

今天，留意现时人类的无助、恐惧和苦难的人，还会

^① 欧文·拉斯洛，“系统认识论”（Systems Epistemology），载于《世界体制》，第121页；小林恩·怀特（Lynn White, Jr.），“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es），载于《科学》，第155期（1967年），第1203-1207页。

再质疑人类是否需要上帝那拯救之爱和指引的更生之力的新启示吗？一方面看到人类在知识、能力、技能和发明创造上取得非凡的成就，另一方面注意到现时人类社会遭受前所未见的苦难和险境的人，还能再周顾事实，怀疑那新的启示降临，那神圣的意志得以重申，那每隔一段时间就更新人类社会命运的灵圣力量必然再生的时刻终于来临了吗？^①

当在海牙的“持久和平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向巴哈欧拉的儿子阿博都-巴哈求教在全世界建立永久和平的方法时，他们是否也怀有同样的感想呢？1919年12月7日阿博都-巴哈的答复，使委员会的委员们注意到巴哈欧拉为创建人类和平与团结所规定的原则和制度的重要性。可是祂又指出，人们所采用的各种方法皆有局限性，是无力完成这一最重要的目标的。祂说：“虽然国际联盟诞生了，但它不能缔造世界和平。只有巴哈欧拉说所的‘最高法院’才具有至高的权能去完成这一种神圣任务。”^②

当全权代表们在凡尔赛宫忘乎所以地显示他们对和平到来的热情和信心时，阿博都-巴哈再次一针见血地指出凡尔赛和约埋伏着下一场战争的胚芽。1920年1月祂写道：

当前世界所遭受的疾苦会日益加重。巴尔干各国将一直不满。纷争不安的状况将有增无减。被征服的国家将继续

① 守基·埃芬迪，《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The World Order of Bahá'u'lláh*），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出版社1974年第2版，第60-61页。

② H. M.巴柳齐，《阿博都-巴哈》（*'Abdu'l-Bahá*），牛津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71年版，第438页。

续骚动不息，他们会采用一切手段重新点燃战火。^①

祂进一步明确地指出，一种新的宗教是结束耗竭人类资源危机的唯一有效手段。祂说：“除非通过‘上帝之卓越圣语’的力量，否则世界和平的建立是不可能的……”^②

巴哈伊信仰的创立者巴哈欧拉也作了同样的预告。自从1863年祂被流放巴格达时宣告了祂的启示之后，祂反复提醒信徒并告诫世界各国的统治者和领袖们，世界的境况将会持续恶化，除非并直到人类重获良知并服从上帝的意愿。祂在一部书简中说：“世界正处在巨大动荡之中，人们的思想极度混乱。我乞求万能者以其正义之荣耀仁慈地照亮他们，使他们在任何时期、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发现有益于他们的事物。”^③

在另一部书简里祂重申了这一要旨：

唉！绝望之风从四面八方吹来，分裂和折磨人类的争斗与日俱增。因为现行的制度弊端百出，混乱和动荡到来的迹象已清晰可辨。我祈求上帝——尊贵归于祂的荣耀——愿祂仁慈地唤醒世人，使他们行事之目的于己有益，扶助他们成就符合其身份之事。^④

在另一处祂还说：

看看在漫长的岁月中折磨尘世的动乱，以及民众的

① 阿博都-巴哈，引自守基·埃芬迪所著的《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30页。

② 《论和平》，世界正义院编，英国奥开姆巴哈伊出版社1949年版，第14页。

③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Gleanings from the Writings of Bahá'u'lláh*），英国伯明翰巴哈伊出版社1949年版，第97页。

④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第215-216页。

惊恐不安吧。有的是受到战争的破坏，有的是遭遇突如其来和无法预料的灾难。尽管世界笼罩于痛苦与危难之中，但无人稍事深思那可能的因由或根源。看哪，每当那真正的顾问发出警示，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谴责祂挑起动乱，否认祂的主张。他们的这种行为多么让人迷茫，多么令人困惑！可以说找不到两个表里团结一致的人。虽然所有人都为和谐与统一而被创生，但是不和与恶意的迹象到处可见。^①

但是，巴哈伊坚信，笼罩着世界的阴霾正是光辉未来的先兆。巴哈欧拉的远见卓识说明了上述科学观察和历史理论是有道理的。世界目前正经历的这场可悲的危机与巴哈欧拉所启示的新宗教是相关的，它必然会逐渐发展到极点，并随着人类对祂所启示的训言和原则的接受和履行的步调而相应地消解。

守基·埃芬迪在1936年的一封致全体巴哈伊的信中说：

我们观察周围的世界，必定发现那场普遍骚动的各种迹象。在地球的每个大洲，在人类生活的每个领域，不管宗教的、社会的、经济的还是政治的，这场骚动正在净化和改造人类，以迎接那个新时代的到来，届时人类的整体性得到认可，人类的统一得以确立。不过，我们可以从中辨别出一个双重进程，每一重进程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和更强劲的势头，将那些正在改变我们星球面貌的力量推向顶点。第一重进程从本质上来说是整合进程，而第二重进程根本上讲是瓦解进程。前者在逐步演进中展现出一种体制，该体制完全可以作为当前混乱不堪的世界持续朝向的

①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第217页。

世界政体的模式；而后者随着瓦解影响加深，往往越来越猛烈地摧毁试图阻挡人类迈向预定目标的陈旧障碍。这重建设性进程伴随着巴哈欧拉的新生信仰，是该信仰不久之后必定建立的新世界体制的先兆。另一重进程特有的破坏性力量，代表着一种拒绝回应新时代之期盼的文明，其结果必然是混乱和衰落。^①

结论是，对于现在正毁坏世界许多地方、威胁地球生命的危机，我们必须根据可确认的历史进程加以理解，这种历史进程将与一个新宗教同时出现。所导致的混乱和无序乃是一个新世界诞生所必然伴随的阵痛和挛缩，而这个新世界是为了实现人类统一和正义与人类团结为基础的和平。近来的科学研究证实了圣书和过去宗教传统所作的承诺是兑现的，即“我们的主啊，在无疑之日，祢必定集合世人”^②，“祂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③。

巴哈欧拉说：

毋庸置疑，全世界人民，无论种族或宗教，皆自同一个神圣源泉汲取灵感，皆为同一个上帝的子民。他们遵从的教规有差别，这应归因于启示这些教规的时代的要求与迫切需要不同。所有这些教规，除了少数是人类任性妄为的结果外，其余都是上帝命定的，反映了祂的意旨与目的。^④

① 守基·埃芬迪，“世界文明的展现”（The Unfoldment of World Civilization），载于《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170页。

② 《古兰经》，3:9。

③ 旧约《以赛亚书》，2:4。

④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第216页。

全人类的团结不仅是必需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它是由上帝的使者逐步揭示的神圣计划的预定目标所在。这种团结必须建立在所有宗教的更为基本的团结之上，而这一点正是本文提请不同信仰者领悟之处。巴哈欧拉向全世界的人民发出了团结的呼吁：

将你们的脸朝向团结，让它的光芒照耀你们。……起来吧！凭借信仰之力，将你们凭空想象的偶像，你们中撒播分裂种子的那些偶像打得粉碎。……这的确是经书之母降示和启示给你们的至为宝贵的圣言。^①

女士们，先生们，对本人有幸在这个出色的会议上发言并得各位耐心聆听，谨表衷心感谢！

①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第216-217页。

上帝存在的科学证据^①

威廉·S. 哈彻 (William S. Hatcher)^②

① 本文最早以俄文发表[基辅 (Kiev)：凤凰出版社 (Phoenix Press)，1992年]。英译文发表于《巴哈伊研究》杂志 (*The Journal of Bahá'í Studies*)，作了若干修改并采纳了许多读者的意见，在此谨致衷心的感谢。——原注

② 威廉·S.哈彻(William S. Hatcher)，加拿大拉弗尔大学数学教授，主要从事数理逻辑研究，著作甚丰。他对社会科学和宗教领域也有诸多探讨。与人合著的《巴哈伊信仰：新兴的世界宗教》(*The Bahá'í Faith: The Emerging Global Religion*)在1986年被《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社评为1986年度“百佳图书”。他是加拿大巴哈伊总灵理会成员。

摘 要

我们所能实际观察到的物质世界的各种系统中，有些（例如空气中悬浮微粒的运动）呈现完全随机（无序）的状态，而其他（例如有叶植物的生长）则表现出高度的秩序和结构。每当科学家发现一种现象或系统显示出有意义的朝向秩序的演变，而又观察不出其中的原因时，就会猜想是否系某种隐而不见的动因使然（例如引力，像地球这样大质量的物质存在中，它能使未受支撑的物体持续下落）。运用这种方法，现代物理学已经证实了至少四种基本力（引力、强核力、弱核力和电磁力），并在继续研究迄今尚未发现的其他基本力存在的可能性。1921年，阿博都-巴哈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科学论证，即生物进化现象的唯一合理解释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看不见的力。阿博都-巴哈的证据首次发表后的若干年中，科学研究已表明进化的现象确实是一种从无序到有序的持续的运动，而这种运动极有可能是由某种无法观察的、不同于迄今我们所发现的所有基本力的力量所推动的。本文将用若干当代学术概念详细阐述阿博都-巴哈的论点，这些术语和概念在祂那个时代尚不普及。

人们如果追求神圣的知识和赞赏，就必须致力于理性和可信的论证。因为这种论证会引导人们的心灵朝向真理之阳。而一旦心灵朝向了真理之阳，人的智慧之窗将会打开，透过真理自身发射出的光芒去认识真理。继而任何论证都是不必要的了，因为真理是全然独立的，毋需任何证据。

阿博都-巴哈

阿博都-巴哈对上帝追随者的忠告至少表明两个意思：一，在开始认识上帝时理性的论证是有益和必要的；二，关于上帝最本质和最正确的知识是无法靠论证获得的，也基本上是超越理性的。

有趣的是，阿博都-巴哈强调了理性探究会使人们的心灵朝向上帝。这暗示了对上帝存在的逻辑证明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人们敞开心扉对上帝存在作更深刻体验的一种途径。尽管如此，各位贤哲和各大宗教还是提出了许多有关上帝存在的证据。阿博都-巴哈也在其著述中对一系列重要证据作了阐释。但祂的证据与起始于亚里士多德有关原动力之存在的著名论述的经典哲学观点是不同的。

在1921年写给瑞士科学家奥古斯特·福雷尔（Auguste Forel）的信^①中，阿博都-巴哈根据生物进化的若干事实和原理，提出了一个独特的上帝存在的现代证据^②。祂认为生命形成（或消亡）的动因必定是某种无法观察和客观存在的、具有意志的力（譬如，一种进化本身以外的有意识的力）。由于这种力创造了人类，因而它必定比人类更伟大，其能力为人类所远远不及。^③

这种独特观点可被看作是由阿博都-巴哈最先提出来的。当然，这一观点不可能在比20世纪初更早得多的时代以这种方式提出来，因为它所依据的科学进化理论只是在19世纪才得以发展起来的。况且，大多数接受进化论的科学家是哲学唯物主义者，他们相信进化与上帝无关，而非上帝存在的证据。虽然近来更多的科学哲学著述中出现了与阿博都-巴哈相似的观

① 见本书“阿博都-巴哈致福雷尔书简”。——编注

② 《巴哈伊世界信仰》（*Bahá'í World Faith*），第336—348页。

③ 《巴哈伊世界信仰》，第432—433页。

点，^①但我仍未发现其中有早于或同时于阿博都-巴哈给奥古斯特·福雷尔信中所提出的。^②

致福雷尔信中根据进化论所提出的论证，虽然并非上帝存在的唯一证据，然而它在运用尖端科学概念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如果对热力学的若干基本原理^③不了解的话，会容易低估它

① 例如，阿博都-巴哈观点的许多论据，可见于法国科学家和哲学家皮埃尔·勒孔特·迪·努伊（Pierre Lecomte Du Nouy）的从《致力于科学的人类》（*L'Homme Devant La Science*, 1939年）到《人类的命运》（*Human Destiny*, 1947年）的系列著作。在经过与本文有些类似的分析后，勒孔特·迪·努伊大胆地断言：“生命进化仅仅只是靠机率作用的解释在今天是靠不住的。”（《人类的命运》第43页。）然而，为免赘言，这里只是指出他的观点远非阿博都-巴哈“进化之因乃外部作用之力”的结论来得那么明确。勒孔特·迪·努伊倒是不那么明确也不那么坚定地相信生物学的“终极目的论”（telefinalism）。为了对勒孔特·迪·努伊公平起见，我们必须了解到在他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动力系统学说的一些基本发展尚未问世。与本文所探讨的问题十分接近的另一个事例是K. V. 劳里凯宁（K. V. Laurikainen）所著的《量子物理学、哲学和上帝的形象》（*Quantum Physics, Philosophy, and the Image of God*, 1990年）。虽然劳里凯宁的文章颇有见地，但与本文和本人早些时候的著述[见威廉·S.哈彻（William S. Hatcher）的《逻辑和天道》（*Logic and Logos*），特别见其中第49-51页]之中所采用的方法有着若干重要的不同之处。在其它方面，我不赞成劳里凯宁的主观主义，也对他在量子力学方法与宏观物理学和科学之间明显的矛盾存有异议。换句话说，我并不认为量子力学构成了独立于一般科学实践以外的方法。但我认为劳里凯宁在总体上所作的一些科学观察确实是准确和有见地的。

② 《神临记》（*God Passes By*），第307-308页。守基·埃芬迪评价说，这封写给奥古斯特·福雷尔的信，是阿博都-巴哈所有著述中最有分量者。

③ 基于进化论的观点与古典的“出自设计的证据”的观点有着表面上的相似。后一种观点认为假若没有按“有意识的精心设计”生成的如此结构，可观察现实是不可能显示出秩序和规划的。然而，基于进化论的观点不单只考虑原动力所导致的设计和结构上，也着眼于复杂的物质系统发展的原动力的本身。阿博都-巴哈这个独特论点与古典的宇宙学和目的论有着明显的不同。然而现代物理学和古典的目的论具有某些相通之处也是越来越得到公认的。例如，物理学家劳里凯宁说：“古老的目的论实际上已从现代物理学的发展中获得了新的支持。越来越一般原理化的趋势使得人们能够从很少量的基本原则（公理）推导出更多的事实。反过来，这种发展又揭示出物质存在中一个完美的逻辑结构——有关现实存在的理性之源的强有力证据，这种理性之源优越于人类的智慧。另一方面，人类的智慧似乎与这一高超的智慧有着关联，因为我们越来越能够揭开大自然的神秘面纱。而宗教则用隐喻来表达：人类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出来的。”[《量子物理学》（*Quantum Physics*），第402页。]

的可信度和价值。为此，本文将运用阿博都-巴哈所处时代尚未流行的科学术语，而非历史批评方法，对阿博都-巴哈的论证作透彻而系统的现代表述。我们希望这样做能尽可能地转述出阿博都-巴哈观点的要义。为此，接下来我们将用当代科学语言对阿博都-巴哈的论证作广延和细致的重新阐释。

科学证据的性质

由于我们的论证必须具有科学性，故有必要先对科学和科学证据的性质作扼要的讨论。这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这一问题上存有许多普遍的误解。

科学由两个基本方面组成。一个是其具体性和可观察性方面：我们持续观察某种现象并以“观察报告”的形式记录下来。这种记录构成了我们对给定现象的所谓被观察“事实”的主体。

科学的另一方面是其抽象性和理论性。在对某一现象作若干观察之后，我们会尝试对这些观察所得作出解释。我们想要了解有关这一现象不同方面之间的关联。换句话说，我们想要知道这一现象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发生的，又是如何运行的。这一要求引导我们形成一套系统的假说（或理论），去表达我们对某种现象的成因的见解。这样一种理论通常用抽象的术语表达，例如表述无法观察的存在或力（譬如电子或强核力）。相反，观察报告则用具体的术语来描述能够观察到的存在或形态。

对观察报告真实性的验证是作更深入和更精确的观察和度量。可是，无论我们能够做到多么的细致和精确，由于人类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天生的局限性，我们对任何给定现象的观察

都不能完全地避免错误。当现象格外小（或许小到微观范围）或者格外遥远（譬如星系）时尤其如此。不过，在日常现象中也同样会出现这种情况。由此看来，事实（观察报告）的真实性总是相对的。许多人认为科学的事实是绝对的和不容置疑的，其实只是一种误解。

检验科学理论的正确性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过程。首先我们按一项理论的逻辑推论拟出新的观察报告，然后用常规方法去验证它们。也就是说，如果按理论推论断出某事必然发生，那么我们会去观察，是否果真如此。如果理论说雪是白的，我们会去观察雪实际上是不是白的。从理论推导出来的新观察报告称为理论的“预测”。如果它为我们的经验所证实，那么，我们将视这一理论为“正确”，意思是“为观察所证明”。

如此说来，科学理论的真实性也只是相对的。即便现有的科学预测皆为观察所证实，也不能排除将来被新的预测证实为错误的可能性。那些从现有经验看来好像已被证实无误的现行预测，同样有着在新的实验中被否定的可能性。

于是，在理论的真实性问题，我们陷入自相矛盾而又带有几分滑稽的处境中。近乎绝对地证明一个理论为谬误是可能的，因为如果理论的某些方面明显地与可靠的实验大相径庭的话，那么这一理论是不可能正确的，要么抛弃，要么修改。然而，无论一项理论中有多少预测为观察所证明，将来出现新的预测与已知的证据，或者新的证据与已知的预测不相符合的可能性却总是存在的。

直到本世纪初，还有人认为创立一套所谓归纳法是有可能的。这套原则能使我们从一系列个别现象归纳出一般性结论，而其精确程度可与从一般性原则推导出个别结论的演绎法媲

美。但现在我们知道，即使在原则上这都是不可能的。而数理逻辑中的一项定理已揭示出，任何一组给定的有限现象一般都可以引生出无数彼此不一致的理论。人类本身的局限性使得任何给定的现象总是只有有限的事实被认知，因而任何观察报告都不能够决定只有某一特殊理论能合理解释某一现象。正如一位逻辑学家所说的：理论不完全由事实决定。^①

因而从某些方面讲，事实的收集和理论的生成是彼此分立的。事实的收集是一个缓慢和渐进的过程，而理论的生成则包含了创造性的、间断跳跃式的想象。在我们收集事实时，我们尝试知道事情是怎样的；当我们思考一项理论时，我们会去试图想象出事情将会是怎样的。

由此无可置疑地，任何科学真理都不能被认为已得到绝对的证实。在科学上压根儿就没有绝对证据。以为科学真理的基本特征是其绝对性和精确性（与哲学和宗教的相对性和不精确性比较而言）的普遍观念，其实只是一种误解。尽管有人会为科学真理的这种相对性感到惋惜，但科学真理的相对性有其相当积极的一面，因为它使对科学真理的探究充满活力和进取，而非死水一潭和无所作为。不仅如此，几百年来科学方法产生的越来越多业经证实的理论或学说，已强有力地表明了科学方法的价值。

概言之，当我们认为一项命题较所有已知的、逻辑上可行的命题更具有可信性（意即“可能正确”）时，我们就说这一命题是科学证明了的。因而，说上帝存在的科学证据，也就是意味着我们能够提出一项命题，即上帝存在较所有已知的其他说法（特别是上帝不存在的说法）具有更高的可能性。换句话

① 奎恩（Quine），《词与对象》（*Word and Object*），第78页。

说，我们知道上帝存在的确定程度，与我知道强核力或电子存在的确定程度是相同的。理清了这些方法学上的问题后，我们现在进入正题。^①

可见和不可见存在

我们首先确立不可见世界客观存在的原则，即一部分现实存在于人类的主观意识之外，而又无法观察得到。也就是说，有些力量和存在不依人类知觉而独立地客观存在着，人类是无法直接观察它们的。

让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实验。我们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铅笔，然后松开手指，我们看到铅笔掉到地上，我们会说这是引力使它下落。不过让我们再看一看，难道我们果真看见向下的力作用于铅笔上了吗？果真有东西去推动或拉扯铅笔了吗？显然没有。我们全然看不出这种引力。我们倒是推断某种看不见的力（被称作引力）对未受支撑的物体施加了作用，以便解释用其他说法都无法解释的这种向下运动。

现在，让我们再仔细地观察铅笔初始的状态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严格地按照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形态，在松开铅笔的一刹那，从逻辑（物理上的）可能性上铅笔会朝什么方向运动？从逻辑上讲，答案显然是任何方向都有可能。我们既看不见有什么东西在物理上阻碍铅笔朝任一方向运动，也看不见有什么东西帮助铅笔朝某一而非其他方向运动。事实上我们所观察到的只是其中一个方向（向下）独蒙眷顾，因为无论这项简单的

^① 若想进一步探讨这些方法论问题和参阅有关资料，可见威廉·S·哈彻(William S. Hatcher)的《逻辑和天道》(Logic and Logos)，尤其见其中的“神话、模式和神秘主义”，第19-59页。

实验重复多少次，铅笔都总是朝下落。由此可见，我们所观察到的乃是一种持续和显著地偏离随机（偶然）的现象。

在一个可观察的现象中，如果所有逻辑可能性按相同次数出现的话，在科学表达上我们将这种情况称之为“随机”（源于偶然）。也就是说，如果像刚被松开的铅笔这样未受支撑的物体按随机规律运动，那么我们会预料别的逻辑可能性也会一次次地出现。可我们观察到的不仅是各种可能性均未按相同的机率出现，而且所有这些可能性中唯独只有一种出现。故此，我们实际观察到的乃是一种持续且显著偏离随机的现象，而正是这种无法观察出其中原因的偏离随机的现象，促使我们推认导致这种非随机运动的原因是存在一种未被观察到的力。

这个引力的例子说明了科学方法的一个普遍原则：每当我们看到某个现象始终偏离随机性，而偏离的原因又无法观察得到时，我们会从逻辑上断定被观察到的这种非随机运动缘由于某种看不见的力或存在的作用。的确，如果作其他解释，则既不合逻辑也不合科学。当代物理学中的四种基本力（引力、强核力、弱核力和电磁力）都是靠这种方法推导出来的。这条原则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若背弃它，所有的科学都将崩溃。

可是，请注意我们仍未绝对地证明引力的存在。从人类有史以来到现今这一时刻，每一次引力观察实验的结果只是惊人的巧合而已，从逻辑上讲这是可能的（当然这太令人难以置信了）。怀疑引力存在的人也许会说：“我明白你为什么相信引力的存在，我却宁可相信这样一种看不见的力不存在。”怀疑论者说不定会预料，当我们在某一个早晨醒来时，发现我们的世界变得全然杂乱无章，未被固定的物体到处飞来飘去，那时我们就会明白数千年来所有我们所经历的只是一系列极不寻常的巧合罢了。

从前面关于科学方法的讨论中我们得知，无论用何种方法我们都不能绝对地驳倒怀疑论者的观点。我们当然能够指出他或她正确的可能性是多么微缈，但即便如此，怀疑论者仍有权坚持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观点。可是，怀疑论者不能一面自诩科学性和理性，一面又坚持反引力的怀疑论调。我们已经确信，存在着引力这种看不见的力，这种说法较其他说法更可信，而任何人若故意选择某种可信度较低的说法则被视为非科学和非理性的。（再次说明，这与承认存有其他逻辑可能性而不管如何难以置信是不同的。）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未受支撑物体下落的例子，从这里我们已不单单只是说明一种不可见和不可观察的力或实在。我们已经证明了看得见的效果背后同样可以有着看不见的原因。我们也证明了许多能够观察到的现象仅凭观察是无法解释的。用更哲学化的语言来说，我们已经揭示了可见的世界并非自给自足的，它并不为自身提供“充足的理由”：可见存在的现象是由不可见的存在所产生（或引致）的。

让我们用一个类比来说明这个道理。设想我们站在一望无际的大海岸边。大海和她隐藏不露的深度代表不可见存在的幽深无垠。偶尔有一条鱼儿跃出水面，然后又落入水中，鱼儿跃出水面的瞬间代表可见存在的现象。

这个类比十分贴切地表达了现代物理学（尤其是量子力学）对物质存在的观点：可见世界中被感觉到的大型物体乃是由无数处于相对和暂时平衡状态且不停运动的、被称作基本粒子的小能量团所组成。这此粒子产生于不可见存在（纯能量），一旦它们的平衡状态被打破，它们又会回到不可见存在。

科学上的随机和非随机现象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确立了如下科学方法原则：任何现象一旦显示出可以观察到的对随机规律作持续和显著的偏离，而又没有可被观察到的原因时，我们就会去推断有一种看不见的力和存在导致了这种现象。现在我们必须更进一步地问：有没有科学原理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或然的，什么是非或然的？或然的情况或现象很可能是随机所致；反过来，非或然的状态则很可能是由于某种不可见的力的作用（当然是在无法观察出任何原因的情况下）。

这条原理确实是有的，那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即所谓“熵增原理”），由法国工程师卡诺（Carnot, 1796–1832年）和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Clausius, 1822–1888年）最先提出。对这条定律我们用两种方式表述，一种表述是非正式和启发式的，另一种则较为精确和正规。当然，这两种表述在科学上都是正确无误的。

第一种表述是：无序是或然的，有序是非或然的。或者说得更周密些：有序、结构和复杂是非或然的；无序、简单和均一是或然的。由常识判断我们即可知道这一表述的正确性；有序呈现出的是某些特殊的情形；相反，任意逻辑可能性的状态则表示无序。我们现在就对这一点作深入讨论。

我们拿一堆砖头和一座建好的砖房作比较。一堆砖头表示无序，一座砖房表示有序。如果我们想要一块块地将砖房拆成一堆砖头，逻辑上我们可以用任何方法做到。我们可以任意选择先拆哪块，后拆哪块。各种不同的方法最终都可以将砖房变成一堆砖头。反过来，如果我们想使一堆砖头变成砖房，我们就不能任意选用某种方法做到。譬如，倘若我们不先砌好下

面，就无法砌上面。由此，砖房变成一堆砖头表示了从有序转为无序，或从非或然性转向或然性的过程。而一堆砖头变成一座砖房则表示由无序转为有序，也就是说从或然性转向非或然性的过程。

由此可以得知，如果我们在树林里盖起一座砖房并弃置五十年，任由自然力量对其作用，那么砖房变成一堆砖头是丝毫不奇怪的。相反，一堆砖头在同样环境中被弃置同样长的时间，如果它们变成了一座砖房岂不是匪夷所思吗？这种匪夷所思的感觉其实就是我们对热力学第二定律这一真理的直觉性反应。^①

现在让我们给热力学第二定理更规范的第二种表述。首先我们要弄清几个定义。所谓“物质系统”是指任何物质存在（客体）或这些物质存在的集合。构成一个物质系统的各种物质存在乃其组成部分，一个系统的组成部分的任一组合形成一个支系统，不从系统外界获取能量的系统叫做孤立物质系统。我们现在可以说：在任何一个孤立的物质系统中，无序必会增大。不仅如此，如果该系统一直保持孤立状态。那么无序将会持续增加，直至最大熵值或者完全无序的状态。一旦该系统达到这种稳定状态，除非经由某种适当的方式从外界取得能量，否则它将稳定下来而不会再发生变化。用句不太正规的话说：任何系统如果“任其自然”，都会衰退到无序状态。

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这种表述自然会引发出这样一个问题：真正孤立的物质系统是否存在？就我们所知，完全孤立的系统是不存在的（除非整个物质宇宙是一个封闭系统，而我们尚不清楚是否如此）。例如：太阳系的绝大部分能量出自太

① 对熵增原理的例释，出自威廉·S.哈彻(William S. Hatcher)的《科学》，第23页。

阳，也有些辐射和能量由太阳系以外输入。然而，许多相对孤立的系统是存在的，而热力学第二定律也在这些系统中毫无例外地得到证实。的确，这条定律是所有科学定理和原则中得到最普遍证明和最具效用的定律之一。

这里必须强调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热力学第二定律虽然表明任何孤立的系统必然衰变到无序状态，但并未排除非孤立系统也同样会发生衰变的可能性。若要防止向无序衰变，仅仅给这些系统注入初级能量通常是不够的。能量摄取的途径和方式必须使得该系统能将一部分能量转化为秩序（或将能量运用在进化其结构上）。能否做到这一点将取决于该系统本身的性质（系统内部各部分之间的关联）、系统进化的方式以及系统与外界相互作用的形式。

举两个例子。假如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空气分子的布朗运动是完全随机的。设想房间里放着一个没有加盖的装有高度挥发性香水的瓶子。香水尚未开始挥发、全部装在瓶中的初始状态表示有序。一俟香水挥发，空气分子的布朗运动将使香水相当快速地扩散，直至均匀地散布整个房间。这就是自然地衰变到无序的运动，完全可以用布朗运动的随机原理作解释。现在我们对实验略作改动，在房间外面添加辐射热，提高房间里空气的温度，使布朗运动加速，从而加快了香水的扩散速度（也就加快了朝向无序的衰变）。在这个事例中，系统外部的能量输入是不会导致任何朝向有序的演进的。

第二个例子是地球上叶植物系统的生长（复杂化）。这种生长依赖植物的叶子亚系统内的光合作用。光合作用利用直射阳光作为外界能源。假如阳光完全消失了，而用别的能源替代（如热能），植物是无法生长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有叶植物的内在构造使得它能利用某种形式的能量（直射阳光）增

进其本身的复杂性，从而演变到更高秩序的程度。而其他形式的能量输入却不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实际上过多或不适当的能量输入会严重损害该系统）。

因此，可观察世界（可见存在）乃是由各种物质系统组成的，其中一些系统从低或然状态向高或然状态演变；有些（或多或少）呈现静止或稳定状态；有些则从高或然性向低或然性进化。前一类系统可被理解为随机过程作用的结果。所谓稳定的系统，既可以指达到最大熵值的状态，也可以指经由外界输入能量而保持恒定（或周期性变动）的状态。^①那些从较高或然性向较低或然性的进化是无法由随机作用导致的。这样一种生长方式的起因只能是某种可观察到的能量的输入（例如植物生长靠太阳能）或某种观察不到的（不可见的）力。这也是我们稍后将要讨论的。^②

上帝存在

现在让我们想想在可观察世界里所有物质系统，问：什么系统最复杂，具有最高度的秩序和最精巧的结构？答案是清楚和确凿的：人，尤其是人脑和中枢神经系统，毫无疑问地构成

① 例如普里果京的耗散系统，见普里果京（Prigogine）与斯坦格尔斯（Stengers）合著的《出自混沌的秩序》（*Order Out of Chaos*）。

② 本节所讨论的各种原理是动力系统理论的一小部分。这一古老的理论近来已演变成流行的“混沌说”（chaos theory），所谓“混沌”大致与“机率”或“无序”的意思相同，用来描述某个系统的某些状态（即“混乱的”或“无序的”）。近来流行的“混沌说”使人想起大约在二十年前同样流行的灾变理论（catastrophe theory），“灾变”这一臆想的术语被用来指动力系统由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某种类型的转变。欲深究各项原理可参见威廉·S·哈彻（William S·Hatcher）的《逻辑和天道》，第128-129页。

了已知世界中能对环境存在作出反应的最为精巧复杂的系统。按任何比较标准和考虑任何已知的自然或人工物质系统，人都是最有序和最复杂的。在接下来的论述中，除非另有所指，所谓人只是指人体，而非任何隐喻、文化或精神意义上的人。

我们已经能够得出第一个结论：由于人是可观察世界中已知的具有最高度秩序化的结构，是所有物质系统中最不具或然性的，因而也就最不可能由随机过程产生。那么，让我们看一看人类产生的过程——这种过程我们称之为进化。

首先，我们需要确立（就我们所知的）进化过程的事实。能够观察到的进化现象主要是化石记录。这些化石发掘于地球各处的沉积层。倘若化石记录出现矛盾或含糊不清，我们解释这些资料时就会发生极大的困难。然而，情况却并非如此，所有这些沉积层都显示了一致的情形，那就是更高级更复杂的生命形态要晚于低级和不太复杂的生命形态。换句话说，进化的过程乃是一个逐渐复杂化的过程。一个从较为简单和无序进化到较为复杂和有序的过程。因而也就是一个从更高或然状态演进到更低或然状态的过程。

尽管我们很容易陷入诸如究竟物质宇宙、太阳系或地球存在了多长时间，或在生命实际诞生之前其生存的条件环境产生多久等问题，但基本的情况还是清楚和明确的。地球存在了数十亿年（许多专家将地球的年龄确定在四十五亿年左右）。最早和最原始的生命形态被认为是蓝藻，出现于二十亿年前。无论如何，在蓝藻出现之后的漫长时期（或许有十亿年），都只有这么一种生命形态。在蓝藻广泛生长后，其它早期植物生命形态才得以出现。

运用放射性衰变年代鉴定术和其他方法，我们已经相当肯定无脊椎动物生命的最初形态不可能早于六亿年前出现。如此

说来，进化的过程，从单细胞生物到成熟人类的出现（约五万年前）用了不到六亿年。从地质学来看，这只是相当短的一段时间。这表明，进化中是没有时间作漫无限制或无休无止的试验的。况且，据估计从单细胞生物到成熟的人类之间大约出现了一千个物种。在每一种情况下，从一个物种到另一个物种的转变乃是一个从某个较低级（因而也是更高或然性）形态演进到某个较高级（因而也是低或然性）形态的过程。最终，化石记录的证据一致地显示出，进化并非是一个平稳和渐进的过程，而是在漫长的静止和稳定（即平台期）期间插着许多较短期的急促变化（朝向更复杂化）。

由此可见，进化无疑是一个展示对随机规律的显著和持续偏离的例子。在一段特定的期间内，生命形态会有一个从较多或然性到较少或然性的持续周期性运动。因而，将这一过程归因于机率是不科学和不明智的。实际上，如果靠机率来决定的话，那么由一个物种转变成另一个物种说不定会花上相当于地球年龄那么长的时间，若考虑全部进化过程，还得乘上一千，得出的数值比估计的整个宇宙的年龄（从“开端”到现在）还要大得多。

随着这些问题的探讨，我们可以在科学上——我们确实必须遵守科学方法的逻辑——得出一个结论，即进化过程是由某种观察不到的力所作用的。尤其是人这一进化的“最后产物”，都要归因于这种力。将这种力称为“上帝”似乎是有道理的。而任何不喜欢这一名称的人可以索性称之为“进化之力”（或者更精确些，“推动进化并创造人类的力”）。此外，将进化之力当作不同于所有迄今科学所发现或设想的力，也是有充分根据的，因为按我们现有的知识，没有其他的力量能

够产生这一进化现象。^①

现在，正如引力的情况一样，怀疑论者可能宁愿相信进化乃随机过程，乃一系列极不可能的巧合，而拒绝承认进化之力的存在。然而这样做是违背科学和理性的。从科学方法的角度，人们必须在所有已知的可能性中总是选择最大的可能性。因此，即便进化可能在逻辑上是一种随机作用过程，也显然不是最大的可能。这样的怀疑论者，特别是一个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有必要解释为什么他（她）在别的方面接受并遵从这个科学方法的基本原则，而唯独在进化方面例外。如果人们毫无疑问地相信引力或强核力，而其根据乃是与进化之力的证据相类似的证据，为什么要草率拒绝相信进化之力呢？

可以说我们已做到为上帝的存在提供一个科学的证据。在可观察现象（深入人类存在）的基础上，我们已经揭示了所有已知的逻辑可能性中某种不可观察原因的存在是最具合理性的。然而人们也许会进一步问：在什么程度上称进化的动力为“上帝”是合理的？我们为何不将引力或强核力也称作“上帝”呢？下面我们就要讨论这一问题。

① 这也就是为什么近来被接受的进化理论试图将进化中的向上运动（即朝向更有秩序的运动）解释为两种随机现象的巧合：在“随机突变”（自发性遗传变异）上的“自然选择”（基本上是环境的随机影响）的作用。阿博都-巴哈在阐述他的观点时提出一种不同于机率 and 假设的外界力量的第三种逻辑可能性，他称其为“必然或固有的强迫症”。但很快他就否定了这种可能性，说：“存在的各项组成元素结合在一起……是不可能被迫的，结构性必然是各组成部分的内在特性，而这种特性是绝不可能从存在中分离出去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组构之分解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某项事物的固有属性是不可能与该事物分离的。”（《巴哈伊世界信仰》，第342页）。我们在阐述中没有采纳阿博都-巴哈的这些论述，是因为科学家们已广泛得知并认同进化过程并非由于任何内在的必然性，因为生成像人这样更高级生命形态的物质元素很容易地在其它系统和形态中发现。由此看来，阿博都-巴哈似乎并非将这种可能性视作真正的物理上的可能性，而只是为了论述逻辑的完整性。

上帝的本质

为最后这一部分讨论起见，让我们先同意已确立某种看不见的力的存在，这种力推动了进化并创造出人类这一最终的进化成果。乍看起来我们将这种力与上帝扯在一起显得有些武断和无理，可稍为思量一下就会发觉并非如此。

首先，我们知道这种力量能够创造出像人这样精妙绝伦的产品，我们之所以不将引力或强核力称为“上帝”，是因为这些力所产生的作用比进化之力所产生的作用要逊色得多。按照本文的基本指导思想，我们可以问：这种能够创造出人类的力至少与人类一样灵巧的设想是否合理呢？这种设想与任何其他可能性比较，即使不更多，也起码具有同样的合理性。

事实上，我们当然知道这种力起码能够做到我们从来做不到的一件事，那就是创造出人类。的确，在这种力推动进化的所有时期，人类甚至都不存在。我们是这种力作用的结果，我们将自身的存在归因于祂。是祂创造了我们。

在对可见存在和不可见存在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看到，按现代物理学的观点，不可见存在不仅产生了可见存在，事实上也包含和超越了可见存在。因此同样可以设想进化(因而也是人类)的看不见的动因也包含和超越了人类。尤其我们从自身的经验中知道，我们拥有智慧良知和自由意志。因此有理由说，那种创造出我们的力或存在，它同样具有意识、智慧和意愿，并且很可能在层次上超越了我们。除非我们相信有某种隐而不见、无意识和无智慧的力，莫名其妙地产生出一个具有意识和智慧的造物。

的确，如果我们无所不知，我们知道那是因为我们有着主

观意识性，而我们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需要求助于这一主观意识性。因而这种主观性乃是我们存在的最基本的条件。它是我们人人都有的内心世界，我们也知道我们所具有的主观性和意识是由进化之力创造的。由是，通过我们内心深处的体验，去探究有关创造出我们的力的本质。这样，我们对于上帝存在和本质的认识就建立在尽可能最为牢固的基础之上。^①

① 按巴哈伊文献所指，达到自知自觉从而了解上帝本质的最好工具是上帝显示者的教诲。有关这些历史人物作用的讨论，可参见威廉·S.哈彻(William S. Hatcher)的《概念》(Concept)。

阿博都－巴哈致福雷尔书简^①

阿博都－巴哈（‘Abdu’l-Bahá）

① 原载《巴哈伊世界》（*The Bahá’i World*），第十五卷，第37-43页。奥古斯特-亨利·福雷尔(Auguste-Henri Forel, 1848-1931)，瑞士人，著名的神经解剖学和精神病学家。毕生致力于社会改革，政治上提倡和平主义和社会主义。——译注

(—)

备受尊重的人，热爱真理的人啊！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的来函收悉，读罢甚觉愉悦。感谢主，看得出你依旧朝气蓬勃，力求真理，思维敏锐。你的思想发现也是显而易见的。^①

我写给菲舍尔博士(Dr. Fisher)的书信得人争相抄阅，流传颇广，它在一九一零年公之于众乃尽人皆知。除此之外，我在战前就同一主题写了大量书信，我在《旧金山大学学报》的文章也提及了这些问题，其日期当确凿无疑。^②同样，在前面提到的大学所作的雄辩演说，亦受到视野开阔的哲学家们的高度赞扬。^③随函附上该讲稿。你的大作无疑很有价值，若得出版，请不吝一一赐寄。

说到唯物主义者，我已经解释了他们对神的看法。我所说的唯物主义者并非笼统指哲学家，而只是其中一小群人而已。他们视野狭窄，只依赖五官，只相信那些被感觉到的东西。他们衡量知识的尺度只局限于感官所能感受到的事物。对他们而言，能被感知的，才是真的，而为感觉所不逮者，要么不真，要么可疑。他们完全怀疑神的存在。

正如你已指出的，这只是思想狭隘的唯物主义者的片面观点，并非所有哲学家的看法。至于像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

① 显然，阿博都-巴哈是指福雷尔1920年12月28日的来信，此信于上述日期翻译。

② 阿博都-巴哈是指祂于1912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的斯坦福大学做的一次演讲，这次演讲发表在当地报纸上，并收录在祂美国演讲录中，名为《弘扬世界和平》。

③ 阿博都-巴哈是将现代西方的唯物主义和经验哲学，与希腊人和波斯人的标准理性主义哲学区分开来，突出自然本质和人类起源理论之间的区别。

士多德这样的自然神论大师们，他们确实应该因其对人类所做的卓越贡献而受到尊崇和最高的赞美。同样，我们认为那些不偏激且有造诣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也是（对人类）有所贡献的。

我们把知识和智慧视为人类进步的基础，并赞美那些思想开阔的哲学家。仔细阅读《旧金山大学学报》，真理也许就会展现在他们面前。

说到心智能力，那确实是灵魂的内在属性，恰如光的辐射是太阳的基本属性。太阳发出的光日月更新，而太阳本身则恒久不变。想想人的心智怎样发展，又怎样衰弱，有时还会丧失，但灵魂却从不改变。若要心智充分表现，人体就必须健全；健全的心智寓于健全的身体，而灵魂却不依赖于肉体。心智是通过灵魂的力量来领悟、想象和发挥其作用的，而灵魂则是一种自由的力量。心智靠具象来了解抽象，而灵魂的自我表达则不受限制。心智受到约束，而灵魂则自由自在。心智通过视觉、听觉、味觉和触觉这些感觉活动了解事物，灵魂却无需任何中介。如你所观察的，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睡眠，灵魂都一直在活动，一直很活跃。也许在梦中，它会解开一个在清醒状态下不可能解决的复杂问题。而且，若感官丧失其功能，或在完全不具有推理能力的胎儿期和婴儿期，心智是不能理解事物的，可灵魂的力量却一直都是完整的。简言之，有很多证据证明：即使没有了理性，灵魂的力量依旧存在。当然，精神具有多个不同的层次和处所。

说到无机物里精神的存在，无疑，无机物根据它所在层次的需要，也被赋予了精神和生命。这一秘密，亦开始为唯物主义者所了解，他们现在主张一切存在皆有生命，正如《古兰经》所言：“凡物皆活。”

在植物界，也存在着一种生长之力，这种力量就是一种

精神。动物界则有感觉官能，而人类，却有一种把握一切的力量。在所有初始阶段，尚无智力，灵魂就已存在并显现。感觉官能无法了解灵魂，心智的推理力却能证明灵魂的存在。

同样，心智证明，有一种包含万物的无形的实在，它存在于所有的层面并自我表露，其本质非心智所能领悟。由是，无机物界无法了解植物界的本质和完美，而植物界又不能认识动物界的本质；同样，动物界也无法理解能够发现并把握一切事物的人的存在本质。

动物是自然的囚徒，无法违背自然的法则。而人，具有一种凌驾自然的发现能力，能够掌握并干预自然法则。例如，所有的无机物、植物和动物都受制于自然。太阳，威风凛凛，可它却对自然如此卑恭屈膝，以至于毫无自我意志，丝毫不能违背自然法则。同样，所有其它事物，无论是有机物、植物还是动物，都无法违背自然法则，不，它们都是奴隶！而人，虽然其肉体受制于自然，但心智和灵魂却是自由的，能够驾驭自然。

想一想，人遵从自然法则，在地球上生活、行动并存在，但其心智和智慧能干预自然规律。他能像鸟儿那样翱翔天空，飞掠海面；或像鱼儿那样潜入海中，发现那里的事物。毫无疑问，这是人对自然法则的重大胜利。

电能也是如此：这种劈天撼地、狂暴不驯的力量却被人囚禁在玻璃球中！这显然是对自然法则的干预。同样，人类发现了那些按自然法则隐藏不露的自然秘密，并将它们由不可见的转变为可见的，这也是对自然法则的干预。用这样的方式，他发现了那些乃属自然奥秘的各种事物之内在属性。他还发掘出那些从记忆中消失了的过往事件，通过归纳能力预见尚不得而知的未来。此外，受制于自然法则，交流与发现只限于短距离

内，可是人类凭着他那发现各存在事物的能力，将东方和西方连结了起来，这也是对自然法则的干预。同样，按自然法则，所有的影像都是瞬息即逝的，而人却将它们固定在胶片上，这也是对自然法则的干预。沉思和反省：所有的科学、艺术、工艺、发明和发现，都是按自然法则应该隐藏不露的自然的奥秘，而人凭借他的发现能力对自然法则实施干预，将这些隐秘揭示出来，这，又是对自然法则的干预。

总之，人靠这种为肉眼所不见的内在能力，从大自然的手中夺过了利剑，又还给它猛烈的一击。而其它一切存在物，无论多么了不起，都不具备这些极致之能力。人有意志和理解力，大自然没有；大自然受约束，人是自由的；大自然不具备理解力，人具备；大自然记不得过去，人记得；大自然无法预测将来，人能通过其洞察力预见将要发生的事；大自然无自知，人无所不知。

(二)

有人会说，人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他被赋予的这些完美，只是大自然的表现形式，因此大自然是这些完美的成因，不能被抹夺。对此我们回答：部分依赖于整体；部分不可能拥有整体所没有的完美。

这些内在属性和必然联系都是自然地产生于事物的存在之中的。这些事物的存在虽然千差万别，但相互间密切地关联着。这些形形色色的存在，需要有一种统合力(all-unifying agency)使其全部联系起来。例如，组成人体的各种器官、组织和元素，尽管各式各样，但都是由通常叫做“灵魂”的统合力的作用而相互联系起来的，这使它们协调运作，有条不紊，从

而生命得以持续。人的身体对这个统合力毫无意识，但依旧井然有序地运作并按照它的意愿行使功能。

现在说说哲学家。他们有两大学派。大智者苏格拉底相信上帝的唯一性和人死后灵魂的存在。由于他的观点与同时代思想狭隘者的观点相对，因而这位圣哲亦被这些人所中伤。所有大哲学家以及明达事理的智者，当他们观察这些层层相因、环环相扣的事物时，都认为在这伟大而无限的宇宙中，所有的事物都原归于无机物王国，由它产生出植物王国，由植物王国产生出动物王国，由动物王国产生出人类世界。这个美轮美奂、无边无际的宇宙，其所有的高贵和荣耀都体现于人类。而人类在这个存在的世界上只是暂时地劳作并忍受各种疾苦，最终将归于尘土，无以后继。倘若如此，这个无限而完美的宇宙最终无疑只落得个虚妄和幻象，无所作为，无所结果，没有永恒，没有成效。这一切终归毫无意义。有鉴于此他们深信，事情决不至于如此。伟大的造物主，祂的全部力量，祂的迷人的壮丽和无尽的完美，绝不至于毫无成果。因此，肯定会有另一种生命存在。例如，植物王国全然不知也无法理解人类世界，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人类此世之生命归于尘土后的来生。然而无知并不能构成其不存在的证据。例如，无机物界全然不知也无法理解人类世界，然而无知并不能构成其不存在的证据。大量的真凭实据将证明，这无限的宇宙绝不会随着人类而终结。

再说说神的本质。事实上，对祂绝不能够从其自身属性以外的东西加以判定，祂也不可能被了解。因为能被人了解的存在是有限制性的存在，而非无限制的。它被限定，而非涵盖一切。它能被人了解，也能被人控制。同样可以肯定，人的所有观念都是偶然的，而非绝对的；它们是思想形式的存在，而非物质形式的。况且，一个偶然的世界中的多级分化，也会给理

解带来困难。那么，偶然的事物又怎样能够明白绝对事物的存在呢？如前所述，在偶然存在层面上的各级分化，对于理解是个障碍。无机物、植物和动物不具备人所拥有的发现一切事物的智力，而人却能了解比他低等的各级事物。较高等的事物能了解较低等的事物，发现其存在，但是较低等的事物不知也无法理解较高等的事物。所以说，人不能认识神的本质。不过，他能够凭借其理性思维的力量，通过观察，直觉以及其信仰的发人深省的动力去相信上帝，发现其仁慈的恩泽。这样他就能肯定，虽然神的本质是肉眼看不到的，其存在也不可捉摸，但仍有确凿的精神证据确定这一看不见实质的存在。当然，神的实质本身是难以描述的。例如，以太的性质尚不为人知，但通过它产生的效果我们能肯定其存在，热、光、电就是它所产生的波。以太的存在，就是靠这些波得以证明的。所以，只要留意到上帝仁慈的流露，我们就能确信上帝的存在。例如，我们观察到，一个事物的存在是以各类元素的组合为条件的，而其消失则是因其构成元素的分解，因为分解造成各元素的分离解体。如此说来，既然我们观察到各种元素的组合形成各种事物，而事物又无穷无尽，那么其“原因”又怎么会是有限的呢？

事物的形成有且只有这三种情况：偶然的、必然的和自发的。构成事物的诸要素组合到一起不可能是偶然的，盖有果必有因；它也不可能是强制的，因为这样一来，组构就必定是各组分的内在属性，而一个事物的内在属性是决不可与该事物分离的。如光线使事物得以显现，热使得元素膨胀，还有阳光是太阳的基本属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种组构的分解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可能将事物的内在属性与之分开；第三种情况则是自发的组构，它是由一种看不见的所谓远古之力

(Ancient Power)将各类要素组合到一起的。每一次组构产生出一个不同的事物。

至于像意志、知识、能力这样的品性和极致，以及其它一些我们归因于神的古老品性，它们只是在可见层次上反映事物存在的标记，并非神的本质的绝对完美性，而这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比如，若我们仔细观察被造物，我们就能看到它们具有无数的优点和美质，它们处于极度的规则和完美中，我们就会推断这些事物所依赖的远古之力不可能不知，由是我们谓祂全知；无疑，祂不是无力的，因而祂应该全能；祂不是贫瘠的，因而祂必须全有；祂不是不存在，因而祂必然永生。我们为这万象之因(Universal Reality)列举这些品性的美质，只是为了否定不完美，而非为了肯定人所能了解的极致。由是我们说祂的本质是不可知的。

总之，我们所提到的万象之因及其所有品质和属性，都是神圣并超乎一切思想和理解力的。无论何时，当我们用开阔的思路去探究这无限的宇宙时，我们都观察到，没有动力的运动和没有原因的结果都是不可能的；每个事物都是在众多的力的作用下生成的，并且不断进行反应。而这些力又是由其它力形成的。例如，植物因春雨的滋润而生长并繁茂，而云本身是在其它许多力的作用下形成的，再往下这些力又受别的力的影响。又如，植物和动物在当今科学家所谓氢和氧的作用下生长和发育，并对这两种元素的作用做出反应；而这两种元素又是由别的力的作用造成的。而对于其它存在是否会影响其它事物或受到影响也是如此。这样的因果关系过程可以照此类推，但倘若无休无止地推下去，也显然是荒谬的。因此，这条因果之链无可避免地最终通向那永生、全能、自足和终极之因(Ultimate Cause)的祂。这万象之因不可能被感觉到，也不可能

被看到。祂必然如此，因为祂是无所不包的，而非受限制的。这样的属性是限制结果而非原因的。

(三)

若我们沉思就会认识到，人好比包含着果实的小生命体；这果孕育于花，花生长自树，树靠树液维生，树液由土和水形成。那么，这小小的生命体又怎能了解这一果园的本性，想象出花匠并理解其本质呢？这显然不可能！假如该生命体能理解和思考的话，它就该说，这果园、树、花和果都不可能自发地以如此有序和完美的方式生长；同样，有智慧和反省力的灵魂也会确实知道，这无限的宇宙及其所有的庄严和完美秩序，是不可能自发产生出来的。

同样，存在的世界里有着许多看不见的力，如前面提到的以太，感觉不到，也看不到。但通过它产生的效果，即从它的波和振动，光、热、电显现而出，昭然若揭；生长、情感、理解、思想、记忆、想象和判断等力量也是如此，这些内在的力量不为肉眼所见，也感觉不到，但通过它们所产生的后果而全都显而易见。

无穷之力(Infinite Power)是不受限制的，限制本身就证明了无限的存在，因为从无限才知道有限，就像软弱本身证明了力量，无知本身证明了知识，贫穷本身证明了富有；没有富有就没有贫穷，没有知识就没有无知，没有光明就没有黑暗。黑暗本身就是光明的证据，因为黑暗本是缺光。

现在谈谈自然力，它不过是事物存在所固有的基本属性和必然联系。尽管无数的这些存在在性状上千差万别，但它们高度和谐并紧密联系着。如果一个人思维开阔，并对事物细加

观察，肯定会发现每一种存在都是其它存在的必要条件。这样一来，就势必要有一种统合力将这些千姿百态、无穷无尽的存在连结并协调起来，以使每一部分都在完美的秩序中行使其功能。想想人体，就可窥一斑而知全豹。细想人体各部分及器官怎样紧密联系和协调统一，每个组分都是其它所有组成的必要条件，且各有其功能。而精神正是那个统合力，它将各组分协同起来，使它们按井然秩序各司其职，合作与功效因此才成为可能。各组分的运作皆依一定之规，这些规则对生存绝对必要。倘若这统合力指挥失误，有损于这些组合，它们便无法再正确动作。尽管这统合力位于人脑中，看不见摸不着，因而也无法知道其实在，但它通过它的至高力量的影响与作用表明了自己。

于是我们证明并弄清了，无数的事物只有在那万象之因的指挥和控制下才能各司其职，这样世界才能建立起秩序。例如，人体各组分之间有着明显和不容置疑的相互作用与协作，但这并不够，还必须有一个统合力指挥和控制各部分，以使它们通过完美秩序下的互动与协作，各尽其责，各行其职。

感谢主，你清楚意识到了，所有事物，无论大小，其互动与协作都是显然和确切的。大型物体的相互作用如太阳般显而易见；而小型物体，虽其相互作用尚不被我们了解，但透过一滴水可以见太阳。因此，所有的相互作用都是由统摄之力(all-embracing power)连结在一起的，它是万物的枢纽，万物的中心，万物的源泉，万物的运力。

例如，我们已经看到，人体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合作已清楚无疑，而这些组分又是为人体所有其它组分服务的，比如，手、脚、眼、耳、心智和想象，都给人体的各个部分和器官提供帮助。所有这些互动又是由一种看不见的统摄之力联系起来

的，它依照完美的规律产生出这些互动作用。这是人的内在能力，亦即他的精神和理智，它们是无形的。

我们不妨再同样地观察机械和车间，看着各种零件和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如何得以联结。所有这些联系和相互作用都是用一种中心力量结合而成的，它是一切的动力、中枢和源泉。这种力量若不是动力，就是操作者的操纵。

这样就清楚地表明，事物间的相互作用、合作与关联，都是在某种原动力的指引和意志下发生的，它是万事万物相互作用的根源、动力和中枢。

同样，任何排列和组构若在其秩序上不完善，我们都称之为偶然；而凡是处于有序、规律和完美的关系之中，每一组分都各安其位，且为其它组分的必要条件的，我们都称之为意志和知识所形成的组构。无疑，这些无穷尽的事物和这些被以无数的形式安排的形形色色元素的缔结，必定出自某种实在，而它是不可能没有意志和理解力的。这已确证无误，无人可以否定。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人就理解了这万象之因或其属性。无人能了解其本质或真实属性。然而我们坚信，这无数的事物，这些必然的联系，这完美的安排，必然出自某个肯定具有意志和理解力的创造者(source)。无穷的组构产生出无穷的形态，这一定是由一种统摄智慧(all-embracing wisdom)所导致的。这一点无人能辩驳，除开那些冥顽而固执、否认显然无误事实的人，正如圣文所说：“他们是聋子，是哑巴，是盲人，且将永劫不复。”

现在再谈谈人的心智能力跟人的灵魂是否一回事的问题。这些能力只是灵魂固有的基本属性，如想象力、思考力、理解力，它们是人的存在的基本要件，正如阳光是太阳的基本属性。人的肉体好比一面镜子，他的灵魂则似太阳，而他的智力

就是从光源发出的光线，光线可能会停止射到镜子上，但却绝不可能与太阳分离。

简言之，要点在于，对植物王国来说人类世界是超自然的，虽然事实上并非如此。与植物比较，人的存在，他的视听能力，都是超自然的，让植物去理解人的心智能力的存在和性质是不可能的，同样，要人去理解神的本质和来世的性质亦属徒劳。然而，神的仁慈流露于万事万物，人必须用心静思这些神迹——而非神本身，万物之灵只有一个。此乃人的理解力的极限。如前所示，我们从事物的存在和观察中推导出了神的这些属性和完美性并作了详述，可这并不等于我们理解了神的本质和完美。说神无所不知和自由自在，也不意味着我们已经揭示了神的意愿和目的，而是指通过显现和表露于存在事物中神的恩典我们获得了有关这些的知识。

再谈谈我们的社会原则，即五十年前已广泛传播的先知巴哈欧拉的教义。它们确实包含了所有其他教义。显然，没有这些教义，人类的发展与进步是绝无可能的。世界各地的人民发现他们的至深渴求在这些神圣的教义中得到体现。这教义是一棵能结出最丰硕果实的树。例如，哲学家从这些天启教义之中找到了社会问题的至善解决方案，以及诸哲学问题的最明确和最精辟的解释。同样，信仰之人看到了这些天启教义揭示出的宗教真谛，确凿无疑地将它们认定为医治人类疾苦和虚弱的特效良方。随着这些崇高教义的日益普及和深入人心，人类必将从危境和顽疾之中解脱出来。巴哈伊的经济原则也同样表达出了所有工薪阶层和各流派经济学家的最高愿望。

概括起来，巴哈欧拉的教义体现出了社会各界和各党派的愿望。随着这些教义在教堂、清真寺或其他礼拜堂传播，无论追随者是佛教徒还是儒教徒，是从政者还是唯物主义者，都将

见证：这些教义给人类注入了新的生命，提供了治愈所有社会病疾的直接疗法。它们都是准确无误的，不仅如此，一旦得以传播，必将广受欢迎。它们将表明它们对人类是至关重要和必不可少的。它们振聋发聩地宣告：“这的确是真理，其他皆属谬误。”

总之，以上所述对每一个人都是确凿无疑的真理的证明。用心掂量它们吧！每一个君王的意志在其统治期间可以威震四方；每一个哲学家的意志终其一生只能从少数门徒中得以表现；然而圣灵之力却一直光照着上帝的使者们，他们的意志千百年来一直这样影响着一个伟大的民族，重新塑造了人类的心灵，给人类带来了新生。想想吧，这力量何其伟大！它是一种超凡绝伦的力量，它是上帝所派先知之使命的真理性的最充分证据，它是神启力量的决定性证明。

上帝与你同在。

海法

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一日

人性与人类社会：一个巴哈伊之所见^①

威廉·S. 哈彻(William S. Hatcher)

① 本文系1986年1月在芝加哥召开的“巴哈伊信仰与马克思主义”研讨会上的发言，由加拿大巴哈伊研究会编印。

(—)

正如与会诸君一样，在酝酿这次发言时本人也有过一些担忧。劳丽·阿德金（Laurie Adkin）的精彩发言，霍华德·布赫宾德（Howard Buchbinder）和科林·利斯（Colin Leys）的中肯评论，表明他们想纠正那种讽刺和歪曲马克思主义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的做法。本着同样的精神，我也想请诸君拨冗倾听我的发言，因为我要阐述的巴哈伊信仰对人性的一些看法乍听起来和其他一些宗教团体的观点——也不免遭到讽刺和歪曲——非常相似。但你们很快就会发现，巴哈伊信仰对这些问题所持有的观点与传统宗教的观点尽管在某些方面类似，实际上却大相径庭。此外，巴哈伊信仰基于对人性及人类社会性质的分析所作的结论，与其他许多宗教团体的结论也有诸多的不同之处。

言归正传，现在我就把我所理解的巴哈伊信仰关于人与社会的观点作提纲挈领式的介绍。我的论述将不涉及马克思主义，而是留待随后的讨论。

首选谈谈单个的人。巴哈伊信仰认为，每个人都有两重基本属性——精神属性和肉体或物质属性。肉体属性源自人的遗传基因——这从怀孕那刻起便已注定，加上以后这个小生命与其物质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我所说的“相互影响”不仅指物质环境及社会对个体的影响，也指个体的行为及他对这些影响的反应。的确，遗传基因所赋予的肉体潜能使个体不仅有各种需求，也具有各种能力。因此，他（她）不仅对环境作出反应，同时也能创造性地主动对环境施加影响。

巴哈伊信仰认为，人的精神属性比肉体属性更为根本。这种属性源于一种客观存在的非物质实体，叫做“灵魂”或“精

神”，该实体自肉体受孕始已然存在，然而，巴哈伊信仰不认为因为有了肉体受孕才有这个非物质形式的灵魂。相反，灵魂是被宇宙中那终极创造力——我们称为“上帝”——一个个分别创造出来的。换句话说，在巴哈伊信仰看来，有一种终极力量创造了宇宙中所有存在和力量，而且，不论它是什么，这个终极力量也创造了每个人的非肉体的灵魂或精神。

关于灵魂的本质，阿博都-巴哈(巴哈伊信仰创始人之子)说过，灵魂是由一种物质构成，而不是由多个部分或元素构成的，祂解释道，根据公认的科学原理，任何由部分组成的物质最终都要分解；如果一个实体产生自各元素的组合。那么，它也会因这些元素的分解的逆向过程而毁灭。这项科学原理尤其适用于宏观物质存在，它们都是由更简单的存在组成的。然而，人的灵魂既非物质的，亦非组合而成的，因而，它是不能分割和分解的。

正如人的肉体既具有现实能力又具有潜在能力一样，人的灵魂也同时具有现实能力和潜在能力。我们称之为人的“精神能力”。在巴哈伊看来，这些精神能力由灵魂的本性决定，与生俱来，客观存在。它们是灵魂固有的，不能从中分割出去。因此我认为必须认识到，巴哈伊说起人的精神及其能力，并非泛指肉体的某些高级或复杂能力(例如心理学上的“自我”)，而是指人的灵魂所固有的精神能力。弄清这一点对我们的讨论极其重要。

巴哈伊经文经常提到人有三种基本的精神能力。第一种是智力，也就是有意识的和理性的思维能力。巴哈伊信仰的创始人巴哈欧拉强调说，这种智能属于灵魂，而不是肉体。虽然动物也确实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智力行为，但由于它们没有灵魂，因而它们不具有自觉的理性能力。第二种精神能力是采取行动

并使之持续下去的能力。这是一种意志能力，同样，它是属于灵魂而不是肉体的。第三种精神能力是爱的能力。它指的是去体验某些情感或感情，而其中最高尚的莫过于利他主义的情感。情感驱使我们行为。利他主义就是那种驱使我们故意地(例如已经知道后果)为他人去牺牲自己的情感。这种利他主义情感有时也被称为自我牺牲的爱。一个人或许有利他主义的念头，而且，通过意志的力量，也的确具有这样做的潜能。但是，唯有利他主义的情操才能予他以道义上的力量去做有意的自我牺牲，为他人谋福利。

我在介绍巴哈伊关于人性的观点时不断提到各种能力。

“能力”这个词含有潜能之意，即需要加以充分发挥而且能够充分发挥的东西。巴哈伊认为，人的存在就是人的潜能不断发展和成长的过程。尤其重要的是，它认为，人的精神能力的发展才是人的全部生存的根本目的所在。巴哈伊还认为，人的肉体能力是上帝赋予以帮助精神能力成长的工具。因此，在巴哈伊看来，人类没有与生俱来的邪恶本性。^①巴哈伊的人性论完全不接受有关原罪的整套理论——即人生来就是罪恶的，或其本性中有罪恶的成分。巴哈伊认为，所有的能力，不论是肉体或精神的，都可能对人的充分、适当和正确的发展有帮助。

可是，由于人具有自由意志，因而也就有可能误用其精神和肉体能力。纳粹滥用他们的智力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丛林里的野生动物是不可能这样做的，我们知道，即便是最凶猛的野兽也只是在饥饿时才捕杀猎物，而一旦饱足，它们就会停止捕杀。它们不会无缘无故地滥杀。只有具有自觉性智力(这是一种精神能力)才能想出有计划地大规模屠杀同类的主意。

① 巴哈伊信仰也不相信存在撒旦或任何超验的邪恶力量或实体。

因此，人的肉体和精神能力都可能被滥用或误用。既然上帝已赋予了人类主动参与其自身发展过程的自由，这种人的能力被滥用的可能性也就必然同时存在。巴哈欧拉在一篇极富哲理的文章中阐述说，只要愿意，上帝完全能够将所有的人造成完美之物，但祂故意不这么做。祂在创造人类时赋予他们自臻完美的潜能，并赋予他们为达到这个目的所需的一切能力。既然上帝已经把达到完美所需的基本工具都赐予了我们，如果我们不好好运用这些工具，那就只好怪自己了。

巴哈欧拉把精神能力的发展看成是人类生存的终极和根本目的，因为这种精神能力将永生不灭。而肉体的能力，无论多么重要，都不过是昙花一现。既然灵魂不是由元素构成的，它也就不会分解，即不会死亡。灵魂及其能力是永生的。我们必须致力于发展我们永生不灭的精神能力。但是对巴哈伊信徒来说，这并非贬低肉体能力，也不意味着肉体和精神能力之间水火不容，相反，它意味着正确使用肉体能力来帮助我们精神成长和发展。

巴哈伊信仰的道德观，即行为规范及价值取向，是与巴哈伊信仰关于人性及人生目的的理论紧密相关的。巴哈伊道德观的首要原则可以高度概括为(当然这不可避免地会有某种程度的简单化)：凡有利人类精神发展的皆为善，凡不利其发展的皆为恶。

以上简单地介绍了巴哈伊信仰关于人及其潜能的观点，现在再谈谈巴哈伊的社会观。巴哈伊信仰把精神能力的发展过程看成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过程。当然，从纯粹经验的角度来看，社会对个人的影响无外不在，且十分强大，不可能不对这样的过程产生重大影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对此，有些传统的宗教学者哀叹不已，陷入一种虚无的个人主义。而巴哈

伊则恰恰相反，它认为社会是上帝设计的母体，人的生生不息的精神能力发展过程正是由此开始的。我们认为，单个的人无法脱离他人精神发展的过程而孤立地发展其精神能力。换句话说，建立一个公正、团结和进步的社会秩序，才是发展人的精神能力的最佳途径。

因此，对巴哈伊来说，人的社会目的，也就是人类社会的目的，就是创造一个最有利于所有成员充分和适当发展其潜能的社会环境。由此看来，评价社会结构、技术发明和经济体制等之相对好坏，主要取决于它们是否有利于营造出促使人类潜能开发的社会环境。

(二)

为了更好地理解巴哈伊的社会观，也许先介绍一下巴哈伊信仰的历史观会有所帮助。巴哈伊的经典文献对历史作有明晰的阐述，即广为巴哈伊信徒所知的“渐进式启示”。这种历史观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正逐步走向集体成熟的有机体，这过程与人的成长过程——从一个凡事皆需依赖的婴儿到成人——极为相似。人降生于世时依赖性强、脆弱，但潜能巨大。随着人的不断成长，这种潜能一步步得到实现。人从婴儿、儿童、少年、青年、最后到稳定状态的成年人，在这成长过程的各个阶段中，人都具有了他在先前阶段所获的全部能力。这样，后面的成长阶段在能力上都比前面的水平更高，而成年人则体现出所有成长阶段中能力的最高水平。

成人能力的主要特征是灵活性和适应性。成人以前的成长阶段都只是侧重于某些方面能力的发展。到了成人阶段就不再

有这种侧重性，而是多方面一起发展。^①因为只有到了成年阶段，人才做到了将以往所获之各项能力进行综合集成和协调统一。

同样，巴哈欧拉认为，人类历史恰似人类集体生命的各个连续成长阶段。如此说来，人类也有婴儿期、儿童期、少年期及青年期。目前人类整体的发展水平相当于个人生命中的青年期，也就是完全成熟前的阶段。这是人开始形成自己个性的时候，也是一生中最为躁动不安和烦恼的阶段。它的特征是身体发育已经成熟，而情感、精神和智力发育上却相对不成熟。

巴哈伊认为，人类身体或物质的发展集中体现于科技进步。而情感、精神和智力的发展则主要表现在人类相互交往的质量和性质，以及各类公允正义、稳定太平、道德进步及灵性丰富的适当形式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由此，我们说目前人类作为整体正经历着青春期，意思是现代人类社会的主要特征是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相对发达而社会组织及人类交往方面的相对不成熟。

个人想要变得完全成熟，就必须加强心灵上的进步，以与业已成熟的肉体相协调，做到身与心的均衡发展。若不然，个人就有可能滥用其新获得的肉体能力去从事反社会或自我毁灭的行为。在巴哈伊信徒看来，人类面临的根本任务是根据精神原则建立起崭新的、适当的和进步的社会组织形式。这样，科技成果才能被用来为全人类造福，而不是被极少数人用来谋取优势，进而危害大多数人。只要这些新型的社会组织在正确的

① 这种观点有助于破除一种广为流传的谬论，即复杂的机器，如计算机，总有一天会超过人脑。无疑，我们能够制造各种机器，它们在胜任许多确定任务上比人类强，如推土机比人力气大，汽车比人跑得快，计算机比人算得快，等等。然而迄今为止，没有证据表明人类能制造出一台能够表现出一个正常智力的成人所具有的全部情感、体能及智力功能的机器。

精神原则的指引下得以建立，人类就会集体成熟起来。巴哈伊信仰的圣护守基·埃芬迪(1897-1957年)这样表达了这个思想：

人类必经的漫长婴孩期和儿童期已经退去。如今人类正在经历青春期不可避免的骚动，这是人类演进过程中最动荡的阶段，年轻人的冲动和激情达到顶点，它们必须逐渐被成年期特有的沉稳、智慧和成熟所取代。这样，人类才能成熟，从而获得其最终发展所必需的全部力量和能力。^①

但是，怎样才算是“人类的成年”呢？巴哈欧拉认为，人类集体进化的中心趋向是，人类社会在越来越高程度的一体化上进行组织和改组。一体化程度越高，社会和经济诸角色的专业分工就越细，相应地，社会各分化的部门相互间依赖和信任的程度也就越高。因此，一个社会从某种程度的一体化组织转变到更高程度一体化的重组，势必要求社会结构更新，要求人的思想觉悟和境界也相应提高。一个人在从事某项高度专门化的工作时，只有在他相信同一个社会里另外有人提供他所需要的而他自己又因专务在身无暇谋之的产品和服务时，他才会放心地投入分给他的角色。而且，他还必须相信，他能按合理的价格得到(他无法直接控制的)他人所生产和提供的产品及服务。因此，只有个人愿意与他人建立一种新品质的人际关系，并具备更广阔的社会观，才有可能在更高程度的一体化上实现社会重组。

社会为越来越高程度一体化进行周期性重组的进程就好比

① 守基·埃芬迪，《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The World Order of Bahá'u'lláh)，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74年第2版，第202页。

一棵树的生长。随着枝叶的不断繁茂和伸展，树根就必定扎得越深，长得更壮实。假如光有枝叶的外在数量增长，而没有相应的树根和纤维的内在质量增长，那么树就会变得头重脚轻，丑陋不堪，最终不免倒塌。

巴哈欧拉认为，这种人类社会成长的历史模式并非是一个不间断的直线性进程。相反，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断续和成败。然而，我们知道，距今六千至一万年前，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非常原始和有限。我们祖先的生存条件仅比现今动物的略强。从那以后，人类历史上相继出现了家庭、部落、种族和城邦，直到最后的国家，社会组织形式一个比一个复杂。确实，国家是当今社会组织的基础。现代世界由民族国家组成，其相互关系的主要特征乃是竞争和冲突。

由此看来，人类漫长的进步历程自然(我们也说是必然)会以世界所有国家和民族融合为一个单一的全球社会而告终结。巴哈伊认为，人类社会演进的下一个阶段就是实现世界大同，正是这个世界大同才代表了人类的成熟或成年阶段，这里我们再引用守基·埃芬迪的有关论述：

人类一体的原则，即巴哈欧拉所有教义围绕的核心之所在，既非幼稚情感之心血来潮，亦非含糊缥缈希望之表达。……它的旨意不仅适用于个人，更主要地关乎将所有国家和民族融为同一个人人类大家庭的各种基本关系的性质。……它寓示着现今的社会结构必然发生有机的变化，而此种变化在这个世界前所未有。……它要求整个文明世界进行重建和实现非军事化……

它代表了人类演进的最终完成，这一演进起始于家庭生活的出现，通过部落团结的实现得以发展，继而导致城

邦的建立，其后又扩展为独立主权国家的体制。

巴哈欧拉所宣告的人类一体原则包含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庄重断言：达到这一惊人演进的最终阶段，非但是必要的，更是无可避免的，它的实现已指日可待，而唯有出自上帝的力量才能成就这一目标。^①

因此，从巴哈伊的观点来看，人类今天的根本任务就是完成集体从青年期向成年期的过渡，具体来说，就是世界大同。巴哈伊认为，这个世界大同不单意味着世界各国人民之间一般的友好感情(尽管这种友好感情众望所归，珍贵无比)，它更意味着要建立强有力的世界政府机关，并施行一系列根本性原则；建立由各国代表参与的世界议会；设立各国公认的、对所有的国家间冲突具终审权的世界法院；男女平等，以及设立一种通用辅助语言，等等。

巴哈欧拉教导说，在人类演进的每一个阶段中，推动人类从一种社会组织程度向更高程度转变的主要动因，是我们称为“上帝的显示者或启示者”(有时也叫“先知”)在人类社会出现。这些显示者都是历史上的伟大宗教领袖，如亚伯拉罕、摩西、耶稣、释迦牟尼(佛陀)、穆罕默德和巴哈欧拉。^②尽管这些宗教创始人的教义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的普世主旨也大致相同，但每一次启示却也都强调某个特定的主旨，并以此开发人类潜在的某些特定能力。例如，亚伯拉罕强调上帝的唯一性；摩西强调法制的原则；耶稣强调人类交往中爱的重要性；佛陀强调要舍弃自私自利的动机，等等。

① 守基·埃芬迪，《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42-43页。

② 这里只是列举部分主要的显示者。巴哈欧拉说过，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显示者，只是他们的名字已被后人遗忘。

巴哈伊启示的特定主旨是人类一体化，其特定重点是世界大同理念的传扬。这也是巴哈伊信仰对人类集体道德意识的特殊贡献。守基·埃芬迪说：

... ..巴哈伊的人生目的就是促进人类一体化，我们的整个人生目的都同全人类的命运紧密相连。我们追求的不是个人解救，而是全人类的解放。... ..我们的目的是创造一种世界文明，它反过来又影响个人的品性。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基督教的颠倒。基督教从个人出发，通过个人影响人类的群体生命... ..^①

在此强调，巴哈伊有关人类一体化的思想不等于千篇一律或强求一致。相反，它指的是多样性中求统一，即在普遍尊重并维护每个个人和每种文化独特的珍贵品质的基础上，才能做到普天之下结成一家。这种思想含有一种崭新的普世意识，即全人类交往完全对等。相对于基督教所教导的爱来说，这种思想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因为爱不一定意味着双边关系的对等或平等。^②

巴哈欧拉远不止是阐述一些原则，解释一些思想。祂更提出了要建立相应的以磋商、合作和参与为基础的新社会结构，而这些结构与现今的人类社会结构截然不同。现今的社会结构提倡竞争，鼓励一个集团控制另一个集团，助长对立关系。比如，祂教导我们说，经济企业应按劳资(不论资方是国营部门、

① 守基·埃芬迪，转引自威廉·S.哈彻（William S. Hatcher）和J.D.马丁（J.D.Martin）的《巴哈伊信仰：新兴的世界宗教》（*The Bahá'í Faith: The Emerging Global Religion*），美国旧金山哈珀-罗（Harper&Row）出版社1985年版，第77页。

② 我可以真心地爱一个生命（如一条狗），但不会把它当做与我平起平坐之辈。然而巴哈伊的人类一体化思想却含有对等之意，因而适合全人类。

私营企业主或其他)双方之间完全的伙伴关系组建。除工资外,工人还应分得合理比例的企业利润。这样,一个企业的全部人员才能平等合作,并依对集体的贡献大小而适当得利。

总之,巴哈伊教义包含了以下几个要点:对当今社会弊病的剖析,而这些弊病主要源自导致对立或竞争关系以及一个集团控制另一个集团的种种不团结;对将来的设想,即创建一个生动团结的世界社会的构想,以及实现从现今冲突和竞争类型的世界向更高的团结与合作类型的世界转变所需的实际步骤。此外,巴哈伊还从历史角度看待所有这些方面,认为当前的动荡不安是人类集体生命从青春期向成年期过渡的一部分,不管这一过渡有多么痛苦。

现在让我用下述引文来结束我的发言吧。这段引文精辟概括了巴哈伊对这一过渡的期望:

巴哈欧拉启示的最高使命是实现所有国家的这种有机的和灵性的统一,如果我们忠诚于巴哈欧拉启示的内在含义,那么这一启示就应该被理解为:其降临标志着全人类时代的到来。它不应仅仅被看作人类变动不居之命运的另一场灵性复兴,也非一系列渐进启示的一个更高阶段,更非一系列周而复始的预言周期的顶点,而是这个地球上人类集体生命巨大演变的最后阶段和最高阶段。国际社会的崛起,世界公民的意识,全球文明和文化的缔造,……就其本质和这个星球所关心的而言,应被看作是我们地球上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极限,尽管作为个体的人,由于这一进程的实现,仍将而且必将继续无限地进步和发展下去。^①

^① 守基·埃芬迪,《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163页。

宗教与科学的和谐^①

威廉·S. 哈彻(William S. Hatcher)

① 原文刊载于《世界秩序》(*World Order*)，第九卷第3期，美国巴哈伊总会1975年编印，本文对原文作了修改。——原注

概 述

当今社会的所有冲突中，没有比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冲突对个人和社会生活更具有破坏性了。对个人来说，宗教是超越自我和探求人生目的需要的体现，这目的是由上帝赋予而非由自己创造的。对社会而言，宗教体现出了对团结、爱、和谐与合作的需要。与之相对，科学则体现出求知、理解与把握我们自身及周围环境的需要。这对因生活需要而知知的个人以及为求进步而需要系统知识的社会都是理所当然的。

先谈谈个人方面。我们可以说，对宗教的渴求是一种对“被包容”的渴求。它是一种对感觉自己为某一更伟大事物一部分的渴求。而对科学的渴求是一种对“去包容”的渴求。它是一种对操纵、控制、指挥和支配的渴求。这两种渴求是没有矛盾的，因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支配我们的行为，而同时在另一种程度上又被控制和被包容，这显然是可能的。事实上，由于我们的知识总是相对的，我们始终只能相对把握我们周围的部分环境(包括我们本身)，同时，我们又被我们所不知的另一部分包围着。不仅如此，我们越是在知识上取得进步，就越是认识到自己的无知。随着已知领域的扩展，我们越来越多地知道我们被未知事物所包围，因为新的知识本身也告诉我们迄今未能意识到的未知事物的存在。更多的知识给予我们更高的控制能力，另一方面，也使得我们对面前永远不断增长的幽深未知领域更加虚怀若谷。

如此说来，对宗教的渴求与对科学的渴求在根本上是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

当然，人在青春时期初次掌握某种本领所带来的激动会使

他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并对自己的知识过分自负。有的人总是摆脱不了这种对知识的幼稚态度，从而对自己的极度无知浑然不觉。一旦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对科学的渴求占上风而宗教渴求遭排斥时，这种情形就会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人们的控制实际上非常有限和相对，他们也会觉得自己处于绝对的把握之中。这种情形在很大程度上刻画出现代的西方技术社会的特征。西方人几乎完全屈从于对科学的追求，渴望能支配、操纵、控制和指挥。由于他们丧失了对自己无知的谦虚，因而导致生产过剩、指挥过多和控制过度。这些无节制行径的后果随处可见。它们带来了污染和自然循环的破坏，而我们只是才开始发现(可能为时已晚)我们无意之中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害。它们致使公众被传播媒介牵着鼻子走。它们制造出具有难以想象的破坏力的武器。

在个人方面，社会心理学由于缺少宗教平衡的作用，其运用已经导致了个人自我意识的痛苦，因为人们徒劳无益地企图用自己的意识包容自己，从而陷入了自我分析和内省的恶性循环。

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说现代社会尚处“青春期”，因为它的特征乃是无所不能的荒谬意识，这种意识源自排斥宗教而沉溺于科学。说到这里，我们要让那些以为单凭科学就能为人类进步提供基础的人扪心自问：是科学及其后果对社会的未来危害大呢，还是宗教及其后果的危害大？

当社会排斥科学而热衷于宗教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由于在未知事物面前大家都谦虚谨慎，因而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就会形成强烈的团结意识。人们认识到他们被那些未知(大致上是非人类的)的力量所包围，必须顺从它们，这种同感会将人们吸引到一起。团结的“感觉”或“意识”势必会很强。但如果

忽视了科学的追求，这种团结意识的具体实现也将是非常有限的。

例如，各类组织、教育、通讯和交通等只能通过对环境的一定程度的掌握才能产生出来，没有这些手段，众多的人群就无法聚集到一起；地理上分隔的人群之间就不能相互交流；人们将很难彼此分享他们的思想、语言、历史以及诸如此类的事物；社会仍会停留在小村落的组织水平上，各自拥有其独特的直觉性团结意识的表达和独特的历史；方言和宗教活动也会五花八门，千差万别。由于环境驾驭能力的相对低下，不同村落的居民之间在分享他们的经验上受到很大的局限。这阻碍了他们超越表面的分歧去了解彼此不同经验背后的基本相似性。

这样一个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对未知力量的“依赖性”。由此我们可以说，这种社会仍然是“幼稚的”，因为环境驾驭能力的低下、依赖性和被动性是我们所谓的“儿童期”这一个人生命发展阶段的特征。

宗教与科学这两种渴求的结合与平衡，则带来了个人生命的成熟或成年期。它不是青春期的接续。在典型的西方表现方式上，青年人由于对自身缺乏信心，需要靠反判和夸张的举止言行去不断地证明他的独立性。然而成人却知道如何接受成熟和自觉的依赖。例如，成人知道他依赖社会，因而服从它的法律。而青年人独立性的一种极端形式乃是目无法纪。

毫无疑问，成人的依赖性不再是儿童的那种绝对依赖。它是在对青春期相对控制的基础上的依赖。这种依赖是自觉的，因为成年人知道他的局限和驾驭能力的程度。于是，他抛弃年轻人的那种无所不能的意识，转求更为现实的既获取又付出的公平交易行为方式。付出乃是控制能力程度的结果；获取则出自对需求的明智了解。如果以为自己是成年人，没有真切的需

要，因而不必获取，这是愚蠢的。而那些像孩子般仍有过分依赖倾向和心智不健全的成年人则是不成熟的。

巴哈伊有关宗教与科学协调一致的原则也同样应用了这一互补性的原理，它对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都无疑是真理。阿博都-巴哈说：

宗教和科学是人类的智慧得以凌空翱翔的两只翅膀，有了它们，人的心灵就能进步。单靠一只翅膀是飞不起来的！倘若只用宗教之翼去飞，就会很快堕入迷信的深渊。倘若只用科学之翼去飞，不仅同样不能进步，反而还会栽进唯物主义的绝望泥潭。^①

在谈到缺少了科学的宗教的情形时，阿博都-巴哈进一步指出：

任何抵触或违背科学的宗教只能是无知，因为无知是与知识对立的。

假如宗教为偏见礼仪和繁文缛节所充斥，就不成其为真理了。^②

祂还说：

当今，所有的宗教都已经堕落于迷信活动，与它们所代表之教义的真正原则和同时代的科学发现格格不入。^③

① 阿博都-巴哈，《巴黎谈话》（*Paris Talks: Addresses Given by 'Abdu'l-Bahá in Paris in 1911-1912*），伦敦巴哈伊出版社，1969年第11版，第143页。

② 阿博都-巴哈，《巴黎谈话》，第130-131页。

③ 阿博都-巴哈，《巴黎谈话》，第143页。

祂还谈到了宗教与科学的协调所能产生的积极作用：

一旦宗教摒弃了迷信、传统和愚昧的教条，与科学相一致，世界上就会产生出一股强大的团结和净化之力，进而扫除一切战争、分歧、冲突和争斗。这样，人类将在上帝之爱的威力下团结起来。^①

巴哈欧拉在论述只有科学没有宗教的后果时写道：

文明往往受到艺术与科学知识广博者的夸耀，倘若允许文明超越适度的界限，必定给人类带来极大的危害。全知者如是警告你们。文明限于适度范围时，曾结出丰硕的善果；同样，倘若逾越限度，文明将成为生长邪恶之果的沃土。^②

在谈到单纯靠物质追求来寻找幸福的人时祂说：

人们啊！别让这样的生活及其陷阱蒙骗了你们，因为尘世及其间之万物皆被祂的意志牢牢地把握着。……你们正在享受那些在上帝的眼里微不足道和毫无价值并让祂显示疑心的事物吗？^③

在另一处巴哈欧拉直截了当地指出：

在这个时代，你的知识对你不会有益，你的技艺、财

① 阿博都-巴哈，《巴黎谈话》，第146页。

②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Gleanings from the Writings of Bahá'u'lláh*），守基·埃芬迪译，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59年修订版，第342-343页。

③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第209页。

宝和荣耀同样如此。将一切都抛在脑后吧，将你的脸朝向至高圣言——借由它，圣经和圣书以及这篇明晰书简得到明确阐述。^①

由于青年人式的过度科学追求乃当今世界的特征，因此只能经由一个成熟和成年程度上的宗教复兴才能实现成熟。人类必须恢复真正的谦恭和对创生万物之力上帝的深深敬仰。他们必须认识到，他们所有的科学发明和技术进步都是、也只能是凭借这一力量做到的。关于这一点巴哈欧拉说：

上帝之口所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具有给每一个人注入新生命的力量，愿你们能明白这一真理。在这个世界上你们所看到的所有令人惊叹的事物都是祂那至高无上的意志、那奇妙和坚定的宗旨之作用的显示。^②

科学与宗教和谐的障碍

在半个世纪以前，科学与宗教和谐的主要障碍可能出自宗教。1911年，阿博都-巴哈在谈到当时普遍存在的宗教纷争与不和时同样断言道：

所有这些争端和冲突导致许多有教养的人士相信：宗教和科学是互相矛盾的，宗教无需深刻思考能力，不仅决不应该受到科学的规约，更要与之对立。这种观念的不幸后果，是使科学远离宗教而去，宗教则成了对某些宗教导

① 巴哈欧拉，《致狼子书》（*Epistle to the Son of the Wolf*），守基·埃芬迪译，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53年修订版，第97-98页。

②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第141页。

师的诫律的无意识盲从，而这些导师所信奉的教条即便违背了科学，他们也硬要人们接受。^①

由此看来，正是这些偏执的宗教信徒的过时与狭隘的观点，在当初造成了宗教和科学之间的对立。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这种对立在阿博都-巴哈发表上述讲话之后愈演愈烈了。宗教的教条主义和纷争依然照旧，在中东、印度和北爱尔兰等地引发出公开的宗教冲突。各个传统宗教的正统信仰都竭力声称自己拥有绝对的或终极的真理，拒绝与其它宗教调和的可能性。即使是像基督教普世教会主义这样一种运动，也只是将它的目标严格地限制于若干基督教教派制度上的统一，而非名副其实的全世界各宗教的和解运动。

而且，在传统的正统信仰声音当中又掺杂了许多更为新兴的运动，各自都声称自己拥有通向真理的唯一或绝对的途径。形形色色的顶礼膜拜，各式各样的冥思苦想，五花八门的身心修炼，皆被当作人们探求宗教的答案而纷纷粉墨登场。与此同时，对占星术、神秘学、撒旦崇拜、巫术以及其它形式的超验兴趣再度流行起来。

很清楚，既然我们无法将当今世界上各个教派、运动和正统信仰所声称的唯一或绝对的主张都调和起来，那么，一个理智的宗教真理的寻求者又该如何去做呢？一个一望即知的答案，一个许多人会毫不怀疑地采用的解决方法，就是要看到每个运动中都具有某种真理，它们的根本错误恰恰在于各自都妄自尊大地将片面和相对的真理认识当作是绝对真理。历史学家和宗教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中肯地表达了他自己对这一困境的

^① 同64，《巴黎谈话》，第143-144页。

看法：

诚然，所有自以为拥有真理和救世专利权的比较重要的宗教不可能都是对的。但是，说它们找到了救世的替代途径，并且“透过镜子隐隐约约”从某个角度看到了真理的某个方面，却也不是不可能的。……在任何一个正统的信仰者看来，相信所有较重要宗教具有相对的真理和相对的救世力量，这与不相信没有什么两样……

他们会认为：我是加入其中，还是置身度外，不是由自己本身，而是由正统教义决定的。不过，亲身体会个中滋味以及相信那让我和正统追随者所崇拜和爱戴的高尚人物，却取决于我自己而非信仰。任何剥夺教权的命令都不能将我和救世主分开。^①

任何人如果采取像汤因比这种态度都会有一种强烈的正直感。可是这样一种态度虽然对其本人有益，但仍不能解决由宗教和科学的对立所导致的社会问题。因为还没有哪一个由各种各样的人所组成的社会，能够让人看得出可能已经达成了像汤因比这样认识。汤因比本人在上述引文作注解时也讲了一段意思相近的话：

无论如何，不管对我的批评是否有助于使人们了解我的立场，我都应该说他们的批评使人们清楚得多地看出了一个更有意思的问题。这些批评道出了这样一个真理：当前，在宗教态度和信仰的基本问题上，西方世界出现了内

① 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 Reconsiderations*），牛津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七卷，第99-100，102页。

江和分裂。^①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来概括：科学与宗教和谐的最初主要障碍乃是一种普遍的气氛，即没有一个宗教之声承认宗教真理的相对性，也不对每一个人迟早都要面对并会扪心自问的人生精神问题发表睿智而权威的看法。宗教界普遍存在着混乱。当今来自各方面自称拥有绝对权威和绝对真理的声音极剧增加，不绝于耳，这非但无助于澄清这一混乱局面，反而越搅越浑。

宗教与科学和谐的另一个主要障碍则出自这样一个事实：不受道德伦理约束的科学和技术如今已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科学和技术的全面渗透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一种无助的感觉。人们往往觉得科学已经证明了宗教只是一场闹剧，不过他们也意识到了科学和技术并未给我们带来更深层次的幸福。事实上，普遍的不幸福——其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正是当代社会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即使对现代技术所造成的思想贫瘠感到不满，很多人仍然觉得他们不能诚心地求助于宗教。他们相信，科学已经表明，上帝并不存在，宗教经验是骗人的。由于宗教经验比技术带有更高得多的主观性，因此人们被引导不去相信自己最内在的情感和宗教与精神的最深切的渴望。这样，被误导的对技术的信念确实导致了某种自我异化，这种异化致使人们否定他们最真实需求和最深切渴望的正当价值。这些渴求被蔑视为孩子气和幼稚情绪(说不定要用精神分析法加以“治疗”)。

由此可见，宗教与科学和谐的这第二个主要障碍乃是这样一种看法：科学毕竟证明了上帝的不存在，或者，至少否定了精神和宗教经验及渴求的价值。

^①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第101页注。

我们接下来对这些障碍的若干方面作些讨论。

科学唯物主义的障碍

科学的典型特征及其同一性的基础乃是科学方法。科学方法是指我们在对任何现象作调查研究时，有系统和有组织地运用我们的各种智能，以求得一致连贯的理解。

当然，每一个人总能知道一些事物，并能运用他的智力去获取这些知识。但科学方法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过程性质是有系统、有组织和有意识的。科学是自觉性的判断意识。它不依赖偶然的经验，而是系统地产生出若干类型的经验。这就是实验法(对经验的有意识的运用)。它不依靠常识性的推理，而是以某种形式确定出假设，并确定出由假设到结论的推导形式。这便是数学和逻辑(对推理力的有意识的运用)。它不依赖偶尔的领悟，而是对问题作有条理的思考。这就是思考法(对直觉的有意识的运用)。

这种方法的运用与对任一特定现象的研究无关。它可以适用于不可见力、神秘现象和日常现象的研究。由于认识不到科学方法的这一普遍适用性，许多人以为科学实际上仅仅只是对物质和纯粹物质现象的研究。这种狭隘的看法，加上物理学乃第一个将数学的客观性发展到很高程度的学科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导致出一种普遍的误解，即认为科学知识只是限制在物质和纯粹物质现象的研究范围内。如此错误的看法自然妨碍了科学与宗教的和谐，因这宗教必然会声称它掌握有客观存在的非物质方面的知识。只要我们认识到科学的基础在于它的方法而非任何特定的研究对象，我们就会扬弃这种误解。

物理学和化学得自于我们用科学方法对无生命事物现象的

研究。可是，如果我们将同样的方法用于生物的研究，其结果就是生物学。如果我们拿人当作我们研究的对象，我们就会得到心理学、社会学和其他“人类科学”。巴哈欧拉将宗教称作是“上帝之爱的科学”。^①如此说来，我们将科学方法用于对我们叫做“上帝”的创造宇宙万物的不可见力的研究，其结果就是宗教。

可能有人反对说，科学的同一性不在于它的方法而在于它的目的，即凡事要知个究竟。可是，也有其他活动如古今巫术和神秘学同样声称知识是它们的目的。这些活动不仅无法与科学相提并论，且由于它们的方法是科学的而遭到科学的反对。因此，渴求知识或声称知识乃其目的是不足以成为科学的。

科学的另一特征是它的“相对性”。由于科学是对我们能力的自觉运用，我们会由此得知，人并不拥有真理的绝对标准。科学研究的结论永远具有或多或少的或然性，它们从来都不是绝对的验证。诚然，如果一个结论具有高度的可能性而其反论具有高度的不可能性，我们就会非常相信这个结论。若我们的研究做得十分彻底就更是如此。然而，认识并承认我们的知识在根本上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和相对性是很重要的，因为人类生存的迫切需要常常使得我们在某些情况下来不及做彻底的研究而不得不付诸实用。因此，我们必须对我们犯错误的可能性始终保持警觉。

这种认识对于科学与宗教的和谐是同样重要的，因为有许多人把某些科学家个人的唯物主义哲学观当作是科学已经证明上帝不存在的暗示。甚至于还有些科学家声称科学已经证明上

① 巴哈欧拉，《七谷经与四谷经》（*The Seven Valleys and the Four Valleys*），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52年修订版，第49页。

帝不存在。如此断言是愚蠢和荒谬的，因为显然，科学结论的相对性已经得到普遍的承认，尤其是还从未有科学家或学科表示对上帝存在的问题作过系统和科学的研究，并提出经过仔细确证的结论：上帝不存在。

不过，我们也不必对这样的矛盾大惊小怪，因为科学家毕竟也是人，总难免产生致使人类大多数无所适从的同样不幸的偏见。

事实上，有人存心将科学当作“幌子”或根据，来支持具体某个社会或哲学偏见，或证明某个所渴求的行动方针的正当性(未必可以证明)。我们必须始终警惕对科学的滥用，因为它们不仅破坏科学，也阻碍了在科学与宗教之间建立和谐的有效努力。这种对科学的滥用比得上对宗教的滥用，例如在过去，一些宗教组织就曾充当过压制并不道德地迫害少数派的帮凶。

令人鼓舞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对滥用科学警觉起来，开始提高嗓门公开揭露这种行径。这些年来一直都有为数不多但却坚持不懈地对滥用科学作理性批评的理智传统。刘易斯·芒福特的著述就是当今这一传统的极好例子。他的力作《权力的五角大楼》结尾段落的表达简直充满了诗意：

有些改革家仅仅从技术改良(如降低汽车耗油量)着眼，以为由此就能解决环境和人类退化问题，但这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部分。若要防止这个星球变成死寂的沙漠，我们更要对备受夸耀的由技术带给我们的“生活方式”作深刻的重新定向。……人类要想有效地解救自身，必须经过像自发的宗教转变这样的变革。这种变革将用有机生动世界的图景取代机械呆板世界的图景，重新赋予人类以人格，即通常所知的生命的最高表现形式，将目前给予机器

和电脑——或许是我们唯一信得过的东西——的首要关心给予人类。……如果人类想避免程序编定的自我毁灭，拯救我们的上帝不会自机器降临：祂仍然会出现于我们的灵魂之中。^①

汤因比用更笼统的措词表达了类似的结论：

宗教是人类探寻隐藏于宇宙万象背后的某种绝对精神领域，与它发生联系并与它和谐相处的努力。这种活动无处不有。它包含了所有的其他事物。更有甚者，它是人类的救绳索。一旦某个创造物(如人类)获得了自觉的理解力和自由的意志，它就要么寻求并找到上帝，要么自我毁灭。^②

科学无神论

尽管科学并未证明上帝存在的不成立，也依然有人执意认为，不依赖宗教定向的科学与技术的成功，已严重削弱了这一信仰的可信度。信仰上帝常被看作是原始崇拜的遗风。原始人认为上帝这一隐而不见的创造力存在于每一个事物中。他敬畏自然力量。原始人的这种敬畏感通常归因于他对自然现象的基本原理的无知。对很多人来说，我们的现代科学对这些现象的认识似乎揭开了存在界的所有神秘面纱。现代人觉得这种敬畏感——人想要被包含的需要——是有罪感或幼稚的表现。科学好像将上帝存在的可能程度逐渐缩小到无。物理学已将上帝从

①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权力的五角大楼》(The Pentagon of Power: The Myth of the Machine)，纽约哈科特出版社1970版，第413页。

②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第十二卷，第663页。

自然界除去，心理学则把祂从人的心灵中请走了。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这样一种态度同样是错误的。科学不仅给人类揭示了“事实”和“事物”，也揭示了引人入胜的能量和无形力量的世界。例如，仔细想一想物理学提供给我们作为对自然现象的合理解释的物质及物质世界的观点。我们得知，我们平常所接触的事物不可思议地千差万异，其实只是为数不多的基本元素的不同组合而已。不仅如此，这些基本物质本身也只是不以单一实体形式存在的基本粒子的不同组态。更有甚者，这些基本粒子实际上只是能量的相对稳定的各种形态而已，在适合的条件下，它们中的每一种都可以转化为能量。如此说来，我们日常打交道的所有东西到头来都不过是能量的不同组态。

接下来我们会问，能量又是什么呢？我们也许能描述出能量做功的某些方式，即能量所产生的某些作用。但当我们问能量研究“是”什么时，我们才意外地发现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谜。如果我们足够谦虚的话，我们会意识到这是原始人凭直觉所觉察到的同一个谜。我们的科学揭示出这神秘之力是多么确实地无所不在，这只能更加清楚地表明我们最终的无知，因为现在我们明白，每一个事物都是这种力的某种组态。

能量，这一业经科学如此有力证实其存在的神秘终极之力的最突出的特点，是它能够以越来越精巧的形式和结构来组织其自身。比如，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描述出生物进化的“趋向”。生物进化表示物质（也就是能量）以不断复杂的单元组织起来的过程，包含了各组分之间越来越复杂和专门化以及越来越相互依赖。人之所以“高”于其它哺乳动物，正是因为人的生理组织具有更高的复杂性。

让我们将人与其他生物，例如由单细胞组成的同样大小的

菌落群作比较。在人这方面，细胞向专门化发展，形成组织，组织组合起来形成器官，器官组合起来形成系统，系统组合起来形成人体。这种分级系统的结构使人具有难以置信的众多不同的功能。而且，人的持续不断和每时每刻的生存依赖大量适合的条件。而菌落群这方面，它们只能在最低级的程度上以个体方式各自活动，每个个体简直能够永世长存（某些细菌可以休眠数百年而不死）。

尤其，人脑是已知的宇宙中最为复杂的物质结构。在复杂性上即便是星系和星体运动也根本无法与精巧绝伦和高度组织化的人脑相提并论。若将迄今为止所发明的最复杂的计算机与人脑的结构和复杂性相比较，它也只大约相当于蚂蚁的脑子。

人这种生物的一个尽人皆知的特征是它的自我意识性。而且，科学研究证实了人类所一直为之困惑不解的事实：他并未创造他自己。人并没有用这种精巧复杂的方式组织起他自身。他倒是清楚知道自己的自我意识和主观性，将它们归因于使他只不过是能量的一种组态。

由此我们能够提出这样一个明确的问题：是假设存在一种力，它既然能够产生出某种具有主观性和智能的结果（人），因此它也具有这样的特性更有道理些呢，还是假设这种力不具有这种特性更有道理呢？显然，设想这样一种力至少与它所创造出的结果同样地精巧更有道理些。实际上我们知道，能量具有主观性和智能，因为我们具有自我意识和智能，且我们是这种能量的组态。不仅如此，这种力还创造出人所不能创造的其它成果（即祂创造了人和宇宙）。人发现了自身和宇宙，却不能制造这些现象。这样就必然导致我们作出这样一个假设：这种力其实从来都精巧过人本身。依照长久确立的传统，我们将这种力叫作“上帝”。

把科学方法照这样不带偏见地应用于人的存在之事实，就可能产生出这样的结论：上帝存在，祂具有意识和智慧。可是要注意，尽管推理和逻辑能引导我们得出上帝存在的结论，但它们却不能提供给我们有关上帝的经验。而这是宗教的作用，稍后我们会作详论。

我们通过科学研究似乎还得出这个结论：某个星球上必定有类似人的生物存在，只是我们尚缺乏造访它们的技术手段。不过对这些生物存在的了解本身，不会提供给我们有关它们特征的主观意识间的经验。

有一些看法在其他方面不同意前面所下的结论。常常有人反对而将创造出人的过程归因于机率而非任何力量。让我们扼要地探讨这一争议。

在科学观察中，若所有逻辑可能性皆以相同的次数出现，我们将这种现象归因于机率。若情况并非如此，尤其是出现某种惯常性的偏离，我们就会推断“导致”这种对随机率偏离的某种力的存在。例如，从逻辑上讲，一个被松开的物体朝任何一个方向运动（或者根本就不动）的可能性都有。可是我们观察到，被松开的物体并没有胡乱运动，它们偏偏全都向下运动。于是，我们推断存在着一种看不见的力并称之为引力，是它产生了这一效果。总之，这种效果就是对假定的等概率作一贯的偏离。我们不把引力称作上帝，是因为这种力所产生的效果（物体的下落）远远比不上我们称之为人的效果那么地奇妙。同样要注意的是，在地球引力范围以外的空间，被任意松开的物体就确实会朝任意方向运动。

因此，在对现象作科学研究时，判断哪些事件是或然的，哪些事件是非或然的就很重要了。这样我们就能了解到，在何种情况下某一现象是由某种看不见的力造成的，在何种情况下

又是由于机率造成的。科学已经发现了这一原理。它被称作“热力学第二定律”或“卡诺定律”。该定律可以简单地表述为：有序是非或然的，无序是或然的。之所以如此，乃因为有序是指稳定组态的有限数量，而无序则表示任何可能的组态。

举例来说，让我们拿一座砖房和一堆砖头做比较。我们可以用任何可能的顺序逐块逐块地拆卸，使一座砖房变成一堆砖头。我们可以任意选择是先拆最上层的砖，还是最底层的砖，或是中间的砖。可是，要想建起一座砖房，若在砌好底层的砖之前先砌上面的砖，却是在物理学上不可能的。房子代表了有序，砖头堆代表了无序（相比而言）。

如此说来，卡诺定理正是对我们大家都直觉地感觉到的或然现象的精确表述。设想发现一场狂风或雷暴将一堆砖头（即便人们弃置它们很多年）变成了一座精工建造的房子，非科学家与科学家的惊愕程度是绝不会有什么两样的，相反，如果同样的暴风雨将一座房子变成了一堆砖头，我们却丝毫不会感到惊讶。

前面提到过，人，尤其是人脑，是宇宙间最高度秩序化的结构。那么，按卡诺定理，它的或然性程度最低。因此，它也是最不可能由完全随机的过程产生的。

生物学家们指出，在一个给定的、其表现型特征（能够实际观察到的或实际表现出的）能使其更适应周围环境的基因型种群范围内，进化的根本机制在于突变，亦即基因的自然改变，以及自然选择，亦即连续世代所表现出的较高生存率。^①

① 虽有些技术性但不失重要的一点是：一个生物体的基因排列是在胚胎时确定的，不受环境的直接影响。倒是生物体的生理和行为特征直接与环境产生交互作用。因此，自然选择只能在表现型的层面上起到作用，不过它在这样的生理与行为特征具有遗传性时能间接影响基因的多样性。

在一个种群内，自然选择将那些适应能力较差的种类和个体淘汰，这样有助于减少变异（多样化）。突变的作用则相反，它增加了基因的多样性。进化是一个从较低级（较小复杂性）向较高级（较大复杂性）形态的运动过程。这样一个过程必然与周期性的（尽管不一定是规律性的）显著变异增加有关，所以不能单靠自然选择。换句话说，自然选择对进化过程的促进作用归根到底取决于突变的发生，因为假如没有突变，大自然能够据以选择的种类差异终究会不足够。然而，正如我们已经强调的，由于进化的方向正是从较低级（即较低有序性，因而也是更高偶然性）朝向较高级（即更高有序性，因而也是较低偶然性的）形态，因此，假定进化过程中突变的发生完全或主要出于偶然是没有道理的。我们不能从进化中突变的“事实”来推断出突变的原因仅仅只是机率。我们必须小心区分进化过程的已知事实和被用来解释和阐述这些事实的可能的理论模式。

而且，解释生物进化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偶然的有利突变（几乎所有观察到的突变都是不利的），还包括在适当的地点和适当的时间间隔（如果第一个发生在澳大利亚，接下来一个发生在欧洲，就不成其为进化的过程了）的有利突变的一致连贯性。进化的产生在时间上并非是“漫无限制的”。相反，整个生物进化过程发生在三十亿年之内，而其中主要的部分（从原始的小动物到人）则是在六亿年以内。因此，在时间上是不允许进行“无休无止”和毫无限制的“试验”的。

换言之，生物进化现象展示给我们的正是一个清晰和一贯的对前面我们所讲的随机率的偏离。由此我们必然断定一种作为生物进化原因的力的存在。任何不接受这一结论的人必须扪心自问：为何在这里我认为这样的推论是不可接受的，而在科学的其他方面和总体上却是可接受的呢？

显然，在一篇短文之中要想对这些问题作深入详尽的探讨是不可能的。读者若有兴趣进一步了解这些问题的技术方面。可自行深入研究。

在本节结束前，让我们谈谈最后一个问题。生物学的新成就使人们推测人类有一天能在试管里复制出生命。人们有时说，这样的对生命过程的了解或控制将表明上帝终究是不存在的，因为人类将发现生命的奥秘。但是，这样的结论绝非具有逻辑的必然性。诚然，人类已经知道了怎样复制生命。婴儿每天都有出生。人所没有创造出来的无疑是生命被复制的过程。因此，即使人的大脑最终发现了生命的奥秘，也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人并没有创造出生命的过程，他只是之后才了解它。并且，从事理解的人的大脑会将它本身的存在归因于这一生命的过程，而这过程是它未曾创造的。发现不是创造。

的确，人类在将来的任何发现也都改变不了这一永恒的事实：人与创造他的大脑及其理解功能的过程无关；人与他自己的存在无关。因此，他必须依赖于使他得以存在的别的某种东西，而非自己。

宗教分歧的解决

科学的错误概念和不当运用只是问题的一半。即便对那些诚心希望皈依宗教的人，仍然还有这样的问题：信哪种宗教？对本文作者和这个星球上的许多人来说，这一问题的答案就是：巴哈伊信仰。有关巴哈伊教义的详细著述已有很多，这里不拟赘言。我们觉得径直谈谈对巴哈伊信仰的体会的一些特点更好，这些体会使众多的人认为这给他们的宗教探求带来了最令人满意的答案。

首先也最重要的是，巴哈伊信仰使个人能够做到超越自我，与宗教之核心的圣灵进行沟通。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逻辑和推理能给我们证明上帝的存在，但却不能给我们有关与上帝交流的经验。在谈到上帝存在的证明时阿博都-巴哈说：

人们……必须致力于理性和可信的论证。因为这种论证会引导人的心灵朝向真理之阳。而一旦心灵朝向了这真理之阳，人的智慧之窗就会打开，透过真理自身发出的光芒去认识真理。继而任何证据都是不必要的了，因为真理是全然独立的……^①

换句话说，与上帝交流实质上包含着某种更深刻的对上帝存在的坚信和意念，而不单是靠智力对上帝的存在作逻辑和推理性的确认。

很可能有人会问，我们怎样与上帝沟通呢？上帝又是如何以某种为我们所能认识的方式来向我们表露出其自身及主观的某些性质呢？正如我们已经论述过的，由于人是我们所能认识到的最高组织化和最精巧绝伦的现象，因此上帝唯独选中人作为祂自我显示的工具是唯一合理的。显然，上帝不可能通过石头或树之类本身不具有意识的方式，来显示祂自身及主观的主要品质。巴哈伊认为，上帝选中某个人来自我显示的举动在历史上每隔一段时间就出现（我们的集体经验）。这对我们时常有机会获得对上帝的主观间的知识是必要的，因为随着时间流逝，这种显示的即时性和效力往往会减退和丧失。

巴哈伊将这些被上帝选中的人称作上帝的显示者。这些

① 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书简集》（*Tablets of 'Abdu'l-Bahá 'Abbas*），纽约巴哈伊出版社1909-1916年版，第三卷第一部分，第168页。

显示者不是别的，正是历史上各伟大宗教的创始人，我们知道的其中一些名字是：亚伯拉罕、摩西、耶稣、穆罕默德、佛陀（释迦牟尼）、琐罗亚斯德和最近的巴哈伊信仰创始人巴哈欧拉。在谈及上帝通过这些显示者来表露自己时，巴哈欧拉指出：

...万物以其深髓作证，上帝的名称与属性显示其中。...人，所有造物中最高贵、最完善者，在此种显示的强度上胜过所有造物，是此种显示之荣光的更充分表达。而所有人中最圆满、最杰出、最卓越者，是真理之阳的显示者。^①

照此说来，人类有与上帝交流的可能乃是这些显示者的结果。阿博都-巴哈就此简明解释道：

要认识神之实质是不可能、也是不可及的，然而认识上帝显示者就是认识上帝，因为其恩典、其光辉及其神圣之特性都在祂们身上表明了。所以，人只要认识了上帝之显示者，他就认识了上帝本身；倘若他忽视对神圣显示者的了解，他便失去了对上帝的了解。^②

与上帝保持悟性沟通的关键在于每日坚持祈祷和默思显示者的言语。巴哈欧拉说：

说吧：祂的真理的首要证据就是祂本身，其次便是祂的启示。为了那些不能了解这两项证据的人，祂确定祂启

①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第178-179页。

② 阿博都-巴哈，《已答之问》（*Some Answered Questions*），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64年修订版，第257-258页。

示的圣言为证明祂的实在和真理的证据。这诚然是祂对人类慈悲仁慈的证明。祂赋予了每一个人认识上帝之标识的能力。若不然，祂怎么会向人类表明自己呢？^①

这些话语有助于我们产生出上帝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感觉。默思须得有个对象或焦点，这样才能思有所得。

尽管与上帝交流的体验是个人性和主观性的，但巴哈伊有两条经验有助于使这体验具有普遍性与客观性。首先，对个人来说，它是可重复的。假若一个人只是偶尔有神秘感觉的闪现，他就很可能怀疑这经验是否靠得住，说不定只是某种自我暗示。但巴哈伊发现，只要他们每日坚持祈祷，默思巴哈欧拉的言语，灵交的经验便会不断产生、更新和重复。

在一段引人注目的论述中巴哈欧拉有力地保证，通过这一修行就永远能与上帝沟通：

我的仆人啊！像亲近上帝者那样，吟诵你收到的经文吧！这样，你那悦耳的吟诵，便能激发自己的灵性，吸引所有人的心灵。凡独处室内，诵读上帝启示之经文者，其吐露话语之芳香，定被全能者的众天使扩散四方，使每位正直者的心灵激荡。^②

其次，这种经验是一般性和普遍性的。它并非是个别精英人士对他人秘而不宣的专利。所有的巴哈伊都体验过它，并且发现他们能够以同样清晰与一致的感受与他人讨论和分享，这正如一个人理所当然地能够知道其他任何人在诸如观看一个红色物体或享受一顿美味佳肴所产生的主观感受那样。

①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第105-106页。

②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第295页。

巴哈伊经验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巴哈伊信仰坦率承认宗教真理具有相对性的原则。守基·埃芬迪说：

巴哈欧拉的追随者坚信，祂所宣明的启示来源于上帝，其涵盖之广无所不及，其论之所及包罗万象，它的方法是科学的，它的原则是人道的，它的影响是强有力的。它拨动着人们的心弦。他们认为巴哈欧拉的使命在于宣告宗教真理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宣告上帝的启示是接连不断的和循序渐进的……^①

这种对宗教真理相对性原理的透彻与明确的认识，是巴哈伊信仰的一个特征，也是使其信徒能够将宗教和精神需要与科学方法协调一致的重要因素所在。

巴哈伊信仰素不排除外，它力求团结而非分裂。巴哈伊在这方面的经验很自然地得自于上述真理的相对性和渐进性的基本原理。巴哈欧拉说过，宗教的根本目的在于爱和团结。一旦某个宗教不再能起到这种作用，且导致分裂和对抗，那它还不如不存在。

一些在其他方面被巴哈伊的教义与原则所吸引的人，有时会对参加这一运动抱有疑虑，怕这种联系会使自己与他人的关系疏远。或许是巴哈伊信仰在信徒数量上比不上其他某些宗教组织，或许是由于巴哈伊信仰是个新兴宗教，有时公众不知或知之有误，人们很可能会担心与它的联系会招致他人的不信任之类态度的对待。

无论这些担心看起来怎样有道理，都不是巴哈伊所感受

① 守基·埃芬迪，《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The World Order of Bahá'u'lláh*），纽约巴哈伊出版委员会1938年版，第xi页。

的。真正的人际关系是以正直、诚实、爱以及与他人深交的能力为基础的。巴哈伊信徒发觉，他们的信仰给予他们新的内在源泉和方法，使他们能够依照这些原则来正确建立人际关系。巴哈伊所体验的不是“与人疏远”的感觉，而是与他人交往的能力大大长进的感觉，是与他人——无论是巴哈伊还是非巴哈伊——真正亲密无间、水乳交融的感觉。这些新的人际关系资源会给时不时可能遇到的浅薄和无知的非难带来百倍的补偿。而且，心理学家和哲学家都指出，现代生活中的群聚性（crowd togetherness）和表面趋同性（superficial conformities）只是真正的人际关系的蹩脚替代品。在现代生活中，这种真正的人际关系已经大大地消失了，其原因在于部分由于一种容易聚交的幻觉所导致的“自我异化”，它使个人以为满意的人际关系不必通过自己这方面意愿的积极与相关的努力就能得到。一旦人们戳穿了这层幻想的面纱，认识到要获得深厚的友谊和持久的爱就必须付出努力并忍受痛苦，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寻求给予他们这样做必需的资源。巴哈伊信徒的体会正是：他们的信仰给他们提供了这样的资源。

而且，因为巴哈伊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社群，并非只是一个抽象空洞的理念，所以，爱与团结的努力就能够在一个别处所没有的新环境中进行。在这样的社群环境之中，每一个成员都对这种新型人际关系承担着相同的义务，而这种关系是以同上帝——人类能够彼此相爱的最根本的源泉——的交流为基础的。

巴哈伊信仰对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经验有着透彻的阐述。巴哈伊信仰的包容性决不仅仅只是消极的容忍原则。巴哈伊信徒在这方面的体会是：它是一种清晰而有条理的理解力，使他们能够“看出”其他宗教运动的真理，其中有些甚至连这些运

动的正统教徒可能都未曾领会。当谈到这些信仰时，巴哈伊信徒常常发现他们反而为这些已遭其信徒抛弃或拒绝的过去圣书中的某些教义作辩护或解释。巴哈伊信徒真心实意地尊奉耶稣、穆罕默德、摩西和释迦牟尼这些宗教创始人。使这些宗教的信徒时常感到诧异和不解的是，巴哈伊竟然还为那些曾极力迫害过他们的宗教团体的权利和教义作有力的辩护。

巴哈伊经验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凡事不走极端。适度原则（moderation）是巴哈伊信仰的基础。这一原则使个人的生活更趋均衡、平和与协调。在对待他人和自己本身上，他不会为极端的意愿所烦恼，也不会被要求变得狂热或冲动。这种适度的意识并不意味着呆板、消极或冷漠。它是一个人内心情感的协调与平衡。

最后，巴哈伊经验的一个格外重要之处是它对社会的关注和建立世界和平的目标。我们把宗教看作是满足人对被某种比他更伟大的事物包容的需要的解决途径。显然，个人已被整个的社会所包容。因此，除非社会已经精神化，否则，人对宗教的探求和需要是不可能有最终答案的。如果一个生物本身出现毛病，那么它的构成细胞就不可能长期保持正常状态。社会对个人的影响极大，且具有普遍性，因而绝不可被忽视。的确，对宗教的社会方面的关注和建立世界和平的目标，是巴哈伊信仰对人类的集体宗教意识的最主要的贡献。守基·埃芬迪说：

全人类的团结统一是人类社会正在迈进的新阶段的标志。人类已相继尝试并完全确立了家庭、部落、城邦和国家形式的结合。饱受磨难的人类正奋力以求的乃是世界大同。……巴哈欧拉所展望的人类种族的团结，意味着需要建立一个世界联邦，所有民族、种族、信仰和阶层的人都

亲密而持久地团结在其中，其成员国的自治、各成员国居民的个人自由和自主都得到明确而完整的保障。^①

不仅如此，这一人类社会的最终功德圆满只有立足于宗教才能实现：

巴哈欧拉倡导的人类一体化原则包含着一个庄重断言：这个伟大演进历程的最终功德圆满非但是必须的，更是无可避免的。它的实现已指日可待；唯有上帝赋予的力量才能成就这项千秋大业。^②

巴哈欧拉的著述含有创建这一全球社会的真正蓝图，其中有国际辅助语言、世界法院、世界议会、世界警察和普及教育等原则。在某种意义上，巴哈伊社团被当作是这一未来社会的精神胚芽。于是，努力实现团结的共同目标便给巴哈伊社团每一个成员的生命赋予了意义，而同时，巴哈伊社团自身的经验也为这一一体化的推进和实践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机会。

对于任何认真探讨如何解决目前宗教与科学之间的不和对立的人来说，巴哈伊信仰提供的答案值得深加考虑。

今天，留意现时人类的无助、恐惧和苦难的人，还会再质疑人类是否需要上帝那拯救之爱 and 指引的更生之力的新启示吗？一方面看到人类在知识、能力、技能和发明创造上取得非凡成就，同时另一方面又注意到现时人类社会遭遇前所未有的苦难和险境的人，还能再罔顾事实，怀疑

① 守基·埃芬迪，《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书信选集》（*The World Order of Bahá'u'lláh: Selected Letters*），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74年修订第2版，第202-203页。

② 守基·埃芬迪，《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书信选集》，第43页。

那新的启示降临，那神圣的意志得以重申，那每隔一段时间就更新人类社会命运的圣灵力量必然再生的时刻终于来临了吗？当今的世界团结力量若要真正发挥作用，难道不需要祂^①——上帝的使者——带来的启示吗？祂绝不仅仅只是重申以往先知们所反复灌输的高尚操行准则，祂更在对各国政府与人民的呼吁中表达了一套社会规范和神圣的经济原则，实为建设一个标志上帝王国来临的大一统全球联邦的指导方针。^②

① 指巴哈欧拉。——译注

② 守基·埃芬迪，《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书信选集》，第60-61页。

巴哈伊信仰面面观

一、巴哈伊信仰的宗旨

巴哈伊信仰是由巴哈欧拉创立的，其宗旨在于改造个人和社会，以实现人类大同与世界和平。它认为，在人类演进的过程中，统一的范围由家庭逐步扩大到民族、城邦和国家。时至今日，由于新的条件具备了，全世界范围的统一与和平不仅是可行和必要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巴哈欧拉所倡导的统一是多样性中的统一，即以一个世界联邦制度，将万博纷呈、千姿百态的各国和各民族融合成一体；而这无穷的多样性又给全体人类增姿添彩。国与国之间的纠纷、仇恨、阴谋诡计，在这世界联邦内将不复存在。种族之间的敌视与偏见，将让位给和谐、谅解与合作。它将永远地消除一切宗教纷争的肇因，消弭众多人一无所有而少数人富可敌国的贫富悬殊局面，并促使世界各地的经济交流合作。

消灭战争是迈向这个目标的第一个大步骤，也是当前世界各国面临的最为急迫的挑战之一。尽管障碍重重，巴哈伊仍然确信，在即将届临的新世纪定可实现这目标。这伟大的一步将使人类得以跳出战乱的苦难渊薮，使人类从不胜负荷的军事开支中解脱出来，从而将人类的资源转移到建设性的事务上。

这样一个目标（无疑需要某种程度的政治联合）在巴哈伊看来仍然只是“初期和平”，是逐步建立一个基于普世团结共识的真正世界和平的暂时阶段。为了有利于实现初期和平，并为“至大和平”做基本的铺垫，巴哈伊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消除偏见，减少冲突，促进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了解与合作。巴哈伊信徒是从他们信仰的圣文中得到指引、智慧和激励的。这里谨摘引几段，以飨读者。

人之儿女啊！

你们难道不知我为何用同样的泥土创造了你们？因而谁都不应抬高自己。你们内心要时时思考，自己如何被创造。既然我用同样的物质创造了你们，你们就当如同一个灵魂，用同一双脚迈步，用同一张嘴进食，在同一片土地上居住。如此，由你们的内在本质，凭你们的行为举止，可昭显一体之表征与超脱之真谛。光明之众啊，这就是我对你们的劝谕！你们要听从这一劝谕，以便自那神奇荣耀之树，摘得神圣之果。^①

团结之帐已经升起；你们不要彼此视同陌路。你们乃一树之果、一枝之叶。^②

你必须催促自己，去增进世人的安乐和福利；倾尽你的心智和意愿，去教化地球上各民族和各类群。但愿分裂世界的纷争，通过那至大圣名的力量，从地球上消失，进而全人类都拥护同一个秩序，安居在同一个城市里。你们的心要光明圣洁，别让仇恨与厌恶的荆棘玷污了。你们都居住在同一个世界里，在同一个意志的操作下被造生。以至善至爱诚待他人者，是受到祝福的。^③

二、巴哈伊信仰的教义与信条

巴哈伊信仰是一个独立的宗教，不是某个宗教的某个派

① 巴哈欧拉，《隐言经》（*The Hidden Words*），第68节。

②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Gleanings from the Writings of Bahá'u'lláh*），CXII.

③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CLVI.

系。它的目标是通过改变人的价值观去改变社会的本质。因此，从原著圣典中演绎出来的教义、教规、组织和教务管理，都涉及个人生活和群体生活的各方面，对道德和社会课题也有卓越之见。巴哈伊信仰维护男女权利平等和机会平等，强调普及教育，视各大宗教为精神真理渐进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主张宗教与科学之间在本质上的调和。它致力于消除贫富悬殊，反对奴隶制度、禁欲主义、乞讨、出家修道，禁止服食酒类及令人上瘾的毒品（医疗需要者除外）。它拥护一夫一妻制，提倡婚前男女节守贞操，婚后夫妻互相忠诚，反对轻易离婚，强调必须严格服从自己的政府，不干预政治事务。以虔诚服务的精神进行工作，在巴哈伊看来就是敬奉上帝的上佳方式。它呼吁创造或选定一种世界通用辅助语言。它还勾画了人类永世太平所依赖的机构制度之蓝图。

关于个人及其人生目的

巴哈欧拉教诲道：人的生命不可任意率性，得过且过，必须遵从某些基本的原则和标准。人生的主要目标，就是去寻找这些原则和标准，然后使自己的行为与之符合；换言之，就是寻找真理，服从真理。

人有四种天赋的资质，使他能发掘事物的真相。任何一种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又都可能被误导。

感觉官能 感觉官能是我们认知周围世界的最主要渠道，但大家都知道，感觉很容易被误导。

理解力 理解力分析通过感官获得的资料，然后归纳出各种理论，而这些理论又反过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所获得的资

料。可是，指导推理过程的前提有可能不正确，推理过程本身亦难免犯错误。这就需要对理解能力的运用不断地加以审核。

传统 这是由历经千百年的尝试，世世代代累积和流传下来的经验所形成的智慧宝库。然而，这里面也掺杂了一大堆谬误和迷信。因此，我们决不能一味盲从传统以及他人的教诲，必须以理智和经验加以鉴别。

灵感 我们对灵感这种神奇的能力尽管时常有亲身体会，但它究竟是什么，却往往说不太清楚。那灵光在脑子里的一闪，使我们顿时开了窍，这是无法从书本和理性思考中得到的。科学家和艺术家常用这种方法。然而，灵感也还是不能免于出错。历史上就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某些人声称他们的意念得自灵感，却遭到另外一些也这么声称的人的反对。有时，虚无的幻想被误以为是真理的灵感显现。

学习如何将这些资质结合起来使用，同时免受各自的短处和缺陷的影响，可说是人生最重要的课程之一。

人不是单独生活的，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份子，社会又有自身固有的模式和规范。惟有服务人群，促进社会的利益，个人才能最好地发挥他自身的潜能。巴哈伊认为，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是两个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过程。

一个人只有通过周围人群建立关系，才能学习到衡量事物的标准，进而帮助他寻求真理，实践美德，一方面贡献社会，另一方面促使自身精神的成长。

人类社会的演进

巴哈伊信仰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整个宇宙演进的延

续。社会的前进与个人的进步有许多方面是共通的。

人类历史上有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就是杰出导师的出现，如释迦牟尼（佛陀）、克利须那、琐罗亚斯德、摩西、耶稣、穆罕默德等。他们也都是各大宗教的创始人。千百年来，他们的言行一直广泛地影响着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巴哈伊认为，这是各启示在社会层面发挥的影响所致。在这层面上，启示的品质比一般人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启迪品质要高得多。它们传达了圣灵的指引，从而启发了我们对生命及其存在意义的理解。因此，这些启蒙众生的伟大导师们的出现，加上他们所带来的各大天启，就成为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和个人探索的指引明灯。

这样的过程提供了至佳途径，使我们从中学到了上帝——那整个宇宙的中心泉源、创造者和维持者——所意欲的人类生活的模式。我们绝不可能知道上帝本质之精髓，但是可以通过这些伟大导师或圣使的教义和行为，察觉出上帝的意图。

巴哈伊认为，所有的大宗教都来自上帝，究其本源都是真的。然而，每一个大宗教的教谕又都由两个部分构成：一部分包含了每个宗教都拥有的相同的根本及永恒的真理，另一部分则是有关宗教形式、仪式典礼和集体生活的律法。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这些律法在不同的时代都要作相应的变更。正是这第二部分内容的变更蒙蔽了多数人的眼睛，使他们看不到宗教的一致性和宗教真理的相对性。人为的教条和迷信世代积累下来，不断制造出晦涩和分裂，激化了宗教之间的矛盾。

巴哈伊相信，巴哈伊信仰的创始人巴哈欧拉是最近现身的一位这样的伟大导师。祂降世之宗旨，是消弭人与人之间的藩篱，建立人类的大团结。有目共睹的是，十九世纪以来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乏善可陈，导致了社会的分裂，阻碍了人类的

进步，正落得个分崩离析。有关宗教方面，巴哈伊圣文宣称，宗教的目的在于促进和睦与团结，倘若它成为仇恨与分裂之源，那么宁可没有宗教。

人与上帝的关系

巴哈伊教义废弃了关于上帝的传统偶像，因为它认为这些传统偶像只适合于人类在其早期演进阶段所具有的认识水平。它还认为，无论怎样描述上帝的实质，都将是徒劳的。关于上帝的本质，巴哈欧拉写道：

对于每一颗明察、觉悟的心灵来说，这是不言自明的：上帝，那是不可知本质，神圣的存在，祂大大超越每一种人类属性，比如肉身存在、升与降、出与入。人舌哪怕对祂极尽赞美之词，人心哪怕对祂莫测的奥秘竭力领悟，却仍然远远不及祂的荣耀。祂隐藏在其亘古本质之中，长存于其恒常实在之中，不为人眼所见，现在如是，将来亦如是。“众目不能见祂，祂却能见众目；祂是缥缈者，明察一切者。”^①

说上帝的本质乃人所不能认识，并没有否认上帝的意志一直在整个宇宙间操作着。巴哈欧拉在祂的著作中多处提到人类如何可以觉悟到创造者的意志，从而将上帝在祂深藏之存在中赐予的各种潜能一一显现。以下的一段巴哈伊圣文阐释了这个意旨的发展演变。

^①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XIX。

在创造了世界及其万物后，通过其自由和至高意志的直接操作，祂独选人类并赋予其认识和敬爱祂的独一无二的特性与能力——一种必须视为整个创造界的驱动力和首要目的的能力。……祂用自己某个圣名的光辉照射各创造物的内禀实在，使其受惠于祂的某个属性的荣耀。可是，祂却将自己所有圣名与属性之光聚集到人的实在上，使其成为反映祂自身的明镜。万物之中，唯独人类被特选出来，承蒙这至大恩宠，这恒久惠赐。

这些能力的光芒会被世俗欲望遮蔽，就像太阳的光辉会被镜面的灰尘和污垢遮蔽。烛与灯都无法自行点亮，镜子也一样，它永远不能自除污垢。显然，引火不到，灯绝不会被点亮，污垢不除，镜子绝不可能反映出太阳的形象并反射其光辉和荣耀。

由于唯一真神和祂的造物之间没有直接交流作为联系的纽带，永恒者与短暂的事物、绝对者与偶然的事物之间不存在任何相似，所以祂命定一个纯洁无瑕的人，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启示期，在地上和天上的王国显现。祂对这位深奥难测、神秘灵妙的生灵命定了两重本性，其一是物质的本性，是关于物质世界的；其二是精神的本性，是上帝的本质所产生的。^①

巴哈伊相信，巴哈欧拉是最新显现的一位这样独特的灵魂，祂是人类的伟大导师，是个人成员精进和巴哈伊社团致力于人类团结的精神力量的泉源。

①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XXVII。

灵魂不朽论

巴哈伊的教义告诫人们，不要畏惧死亡，要对人生充满信心。肉体生命虽然短暂，精神生命却可永世长存。巴哈欧拉说：

人之子啊！

你是我的领土，而我的领土永不消亡，你为何还畏惧自己消亡？你是我的光亮，而我的光亮永不熄灭，你为何还惧怕熄灭？你是我的荣耀，而我的荣耀永不消退；你是我的袍服，而我的袍服永不破损。安住在你对我的爱里，你会在那荣耀之境发现我。^①

阿博都-巴哈在肯定灵魂不朽时这样评论道：

要认为肉体死后灵也随之消亡就无异于以为鸟笼破损后，笼中之鸟也会死亡。尽管那鸟对于囚笼之破是没什么可畏惧的。我们的躯体就像那鸟笼，而灵则如那鸟一般。我们看到没有这笼子，鸟儿仍在梦境里翱翔，因此，假使笼子坏了，鸟儿也将继续存在。它的感觉甚至更有力，其感受力更强，其快悦也更多。^②

为使我們更好地理解生存和死亡的意义，巴哈伊圣文把肉体的死亡——灵魂在另一个新生存阶段的开始——与婴儿脱离母体降临世间作比较。

在存在界里，人类必须逐级攀越，直到抵达人类王

① 巴哈欧拉，《隐言经》，第14节。

② 阿博都-巴哈，《已答之问》（*Some Answered Questions*），第228页。

国。在经过各个层级时，他都会发展出下一个层级和环境所需要的能力。在矿物界，他获得进入植物界所需的能力。在植物界，他为进入动物界做好准备，由动物界，他进入到人类层级或界域。在整个这一逐级进步的旅程之中，他一直且永远是潜在的人。

人的生命始于母体的胚胎。在母体里，他接受和被赋予人的实质存在所要求的能力和潜质。他在那有限的环境里被赐予了此世生活所必需的力量和才能。在此世，他需要眼睛，他从另一个人那里潜在地得到了它。他需要耳朵，在母体里他已为自己新的存在而准备好了它。此世所必需的各项能力在母体世界里就已经授予他了，这样，一旦进入这个真正存在的界域，他不仅具备了各种必要的功能和能力，也能发现自己物质生存所需的供给在等待着他。

由此可见，在此世，人必须为来世生活做好准备。他在天国世界里所需者必须在此世便获得。正如他在母体世界里获取必要能力而准备进入本存在界域那样，神性存在所必不可少的能力也必须在此世潜在地获得。

天国的生活远非这转瞬即逝的尘世生命所能比拟，它突破了这个世界的局限，那么，他在那里需要什么呢？来世是一个神圣而光明的世界，因此，在此世他就必须具备这些神圣品性。在那个世界里，需要的是灵性、信仰、信心以及对上帝的认知和热爱。他在此世之中就必须获得这些，以便他离开尘世升上神圣天国后能够发现，一切永恒生命之所需都已经为他备好了。

那个神圣的世界显然是一个光明的世界，因此，我们在此世便需要光明。那是一个仁爱的世界；爱上帝便是我

们必须具备的品质。那是一个完美的世界，因而我们必须在此世养成美德和其他美好品质。那是一个受圣灵气息吹拂而生机勃勃的世界，因而在此世我们就必须寻求这些气息。那是一个永存不灭的天国，因而我们在这转瞬即逝的存在期间便应获得永生。^①

精神品质的发展

巴哈伊坚信，灵魂在现世间的目标，是发展那些为求完美的恒久进步所必需的精神品质。为此，巴哈伊圣文对精神品性及其获得这主题作有大量和深入的阐述，如以下这段：

富足时须慷慨；患难时须感恩。对他人要诚实可靠，和蔼友善。做贫穷者的财库；富裕者的劝诫；对急需者有求必应；谨守诺言；公正评判；言辞慎重。对人要不偏不倚；以最大谦和示人。要成为夜行者的明灯，悲伤者的安慰。做干渴者的甘泉，苦难者的避难所，受压迫者的护卫。一言一行都要彰显诚笃和正直。要做陌生者的家园，受伤者的药膏，逃难者的堡垒。成为盲人的眼睛，迷途者的路标。要成为真理之容的妆饰，忠诚之额的冠冕，公正之殿的柱石，人类生命的气息，正义之主的旗帜，品德之天的明星，人类心田的露珠，知识海洋的方舟，恩泽之天的太阳，智慧之冠冕的宝石，世代苍穹的明灯，谦逊之树的果实。^②

① 阿博都-巴哈，《弘扬世界和平》（*The Promulgation of Universal Peace*），第225-226页。

②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CXXX。

三、巴哈伊社区

巴哈伊地方社区的活动与聚会

巴哈伊信仰没有神职人员。任何地方，无论大都会、市镇或小村庄，巴哈伊社区的活动都是由当地的一个九人灵理会组织协调的。灵理会每年由当地的成人巴哈伊信徒，在一种洋溢着祷告冥思的气氛中，以不记名投票的方式遴选出来。灵理会是由巴哈欧拉的圣文规定的，并命名为“正义院”。现在也叫作“地方灵理会”，这里因为现今一般民众对巴哈伊信仰的原则仍不甚了解，这样的名称能够突出它的非政治性。

每一位成年巴哈伊，不论男女，都有被选为灵理会成员的权利。选举日期是每年的4月21日。

各巴哈伊社区每隔19天举行一次聚会，让所有的信徒进行崇拜冥思，磋商社务和联络交谊。如一个社区的人数太多，聚会可以在同一城市分开几个地点同时举行。这种聚会叫作“十九日灵宴会”，它的目的是加强社区的凝聚力，集思广益，让每一位信徒都对社区事务发表意见，向灵理会献计献策。通过这个制度，巴哈伊信徒个人的观点和建议不仅能够传达到地方灵理会，还能够传达到国家一级的总灵理会，并最终到达巴哈伊信仰世界中心。

各地巴哈伊社区也召开其它的聚会，如巴哈伊的九个圣日以及两个与阿博都-巴哈有关的节日。

巴哈伊教务管理体制

巴哈伊教务政体制由两大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经选举产生的从地方、国家到世界的各级灵理会，它们对所辖巴哈伊社团的一切宗教性事务具有决定权；另一部分是被委任的一些精明干练、经验丰富的洲级顾问，他们负责鼓励和辅导灵理会及个别信徒。洲级顾问不具有类似牧师或教士的圣职权位，也无权过问灵理会的事务。尽管他们的工作纯粹是顾问和辅导性的，但对成长中的巴哈伊社团帮助极大。

地方灵理会

地方灵理会每年改选一次。地方灵理会负责直接地或通过一些由它们委任的委员会间接地组织地方社区的各种集体活动，也关注信徒个人的福利。据最新统计，目前在全世界共有17,867个巴哈伊地方灵理会。

总灵理会

在一国之中，巴哈伊社区若达到一定的数目，就可以选举产生一个总灵理会。它同样也是每年以不记名投票的方式改选一次。这个选举分成两个阶段：一，由全国各区的成年巴哈伊先选出他们各自的代表；二，再由这些代表在全国性的里兹万节聚会上选出九人的新一届理事会。总灵理会负责管理和组织一切全国性的巴哈伊社团事务与活动。到1997年初，全世界共有175个巴哈伊总灵理会。

国际灵理会

国际灵理会的成员也是九名，每五年由所有总灵理会以不记名投票的方式改选一次。它被称作“世界正义院”，是巴哈伊国际社团的最高机构，设于以色列的海法市。

洲级顾问

他们是对信仰无限忠诚的杰出巴哈伊信徒，由世界正义院委任，每次任期五年。洲级顾问的职责是勉励及辅导总灵理会、地方灵理会及巴哈伊社团。目前全世界共有90名洲级顾问，其中9名在海法的巴哈伊世界中心工作，辅助世界正义院协调5个洲级顾问委员会的活动。其他81名洲级顾问分别在各大洲工作：19名在非洲，19名在美洲，18名在亚洲，11名在大洋洲，14名在欧洲。

各洲级顾问委员会又各自委任一些助手，协助洲级顾问勉励及辅导地方灵理会及个别教友，任期也是五年。目前全球共有990名洲级顾问助理，其中234名在非洲，234名在美洲，288名在亚洲，108名在大洋洲，126名在欧洲。

巴哈伊信仰的权力及其分授

巴哈伊信仰的权力源于巴哈欧拉的启示圣文，以及祂的继承人阿博都-巴哈和守基·埃芬迪的权威诠释。这些文字形成了巴哈伊信仰的律法、诫令和原则的基础。

巴哈欧拉在其律法之书《亚格达斯经》中，命定了世界正义院的成立，授权它对圣典未作阐明或规定的事项订立条例，

亦可依情势的变迁废止这些条例。但是，它无权废止或更改圣典所启示的律法。

因此，圣典给巴哈伊体制提供了根本的稳定性，而通过授权世界正义院颁布补充条例，又使这体制具有了必不可少的灵活性。

世界正义院决定一切全球性的巴哈伊事务。总灵理会和地方灵理会则根据各自管辖范围内的具体情况，对全国和地方事务作决定。

在巴哈伊社团内，只有经选举产生的灵理会才拥有权力。不过，它可以向它任命的委员会或个人分授一定程度的教务管理权力，当然只是在特定的条件和范围内行使，而且，被授权的个人必须向委任他的灵理会负责。个人享有权利和自由投选巴哈伊灵理会，参与一切巴哈伊社团活动；有权发表意见，用个人的主创性给社团以推动。但是，个人与社团的关系必须遵循团结的原则，这对维护社会单位的统一性是极其必要的。因此，个人的自由并非是绝对的，必须服从更高的公众利益的需求。况且，个人不享有对任何他人或机构的权力。决定权只属于选举出来的灵理会。个人有义务服从灵理会的决定。

巴哈伊灵理会的选举

各级巴哈伊组织的选举都是以不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的。没有提名程序。选举期间禁止任何竞选活动和拉帮结派。投票时，选举人必须在选票上填写九个本社团成年巴哈伊的名字，而这些人必须是经过他（她）的慎重考虑与斟酌，确实具备了忠诚、无私奉献、训练有素的思维、公认的能力和成熟的经验等综合素质。得票最多的九人当选灵理会成员。除非有充分的

理由表明他们不能就职，否则他们都有义务接受选举的结果，并尽最大的努力在灵理会服务。

决议方法

灵理会的一切事务均以其成员之间的磋商来定夺。磋商的目的在于，通过开诚布公、谦虚有礼和不带偏见的讨论，探索真知，求得共识，形成最佳决定。如果不能取得全体一致的决定，就必须按多数原则进行投票表决。所有成员都得服从表决结果，并尽力执行不误。灵理会还要选出主席、副主席、秘书和司库等职位。虽然各有其特定的职责，但他们的权力并不超越灵理会的其它成员。

巴哈伊教义的传播

巴哈欧拉规定祂的追随者负有传扬祂的教义的义务。巴哈伊信徒必须以言行和榜样向世人传播巴哈伊信仰。但祂禁止任何促使他人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的做法。巴哈伊只能向有兴趣者宣讲教义，若对方表示不感兴趣，绝不可强行纠缠。在这方面，巴哈伊相信并维护个人探求真理的自由。

崇拜的形式

巴哈欧拉将巴哈伊信仰的宗教性仪式简化到最低程度。祂指定了三段义务祷文，所有年过15岁的巴哈伊信徒每日必须依规定的简单仪式择其中之一诵读。这些祷文必须由个人独自诵读。巴哈伊信仰没有集体诵读义务祷文的做法，但在巴哈伊葬

礼的场合可以集体诵读其它祷文。巴哈伊信徒也聚集在一起礼拜。这类聚会通常以朗诵每日义务祷文之外的其它祷文和阅读圣文为主。

斋戒

每年的3月2日至20日是巴哈伊的斋戒期。从日出到日落这段时间不得饮食。但属下列者可免：年龄不满15岁或超过70岁者，伤病者，孕妇，哺乳期的母亲和经期的妇女，旅行者，以及重体力劳动者。

历法、圣日和节庆

巴哈伊的历法使用太阳年，以春分（通常是公历3月21日）为元旦。一年分十九个月，每月有十九日，余下的四日为闰日（闰年则为五日）。闰日介于第十八月和第十九月之间，是迎宾送礼的佳节，称作“阿亚米哈节”。第十九月是斋月。

巴哈伊的九个圣日是：

诺鲁孜节（巴哈伊新年）	公历3月21日
里兹万节第一日	公历4月21日
里兹万节第九日	公历4月29日
里兹万节第十二日	公历5月2日
巴布宣示日	公历5月23日
巴哈欧拉升天日	公历5月29日
巴布殉道日	公历7月9日
巴布诞辰日	公历10月20日
巴哈欧拉诞辰日	公历11月12日

此外还有两个纪念阿博都-巴哈的节日：

圣约日	公历11月26日
-----	----------

阿博都-巴哈升天日	公历11月28日
-----------	----------

入教

巴哈伊信仰没有圣礼，如基督教的洗礼，或儿童的坚信礼等仪式。在巴哈伊教义熏陶下成长的巴哈伊家庭的子女，年满15岁后，由自己决定是否加入信仰。

一个人若承认巴哈欧拉是上帝的使者，可就近向地方灵理会表明，灵理会在经过慎重研究之后，决定是否接受其为巴哈伊社团的成员。在这方面是没有任何仪式的。假如一个巴哈伊信徒不再相信巴哈欧拉，希望脱离巴哈伊社团，他也有这样做的自由。在收到他的告知后，地方灵理会将他的名字从选举名册中删除。

婚姻

结婚的条件是：首先男女双方必须是自愿同意结婚，然后要征得双方家长的同意。必要的巴哈伊婚姻仪式非常简单：在所属灵理会认可的两名证婚人面前，新郎新娘朗诵一句规定的经文，这婚姻便随即得到地方灵理会的核准。婚姻的律法也跟所有的巴哈伊社会律法一样，必须遵守当地的民法。

离婚

巴哈伊律法虽然允许离婚，但持强烈劝阻的态度。婚姻双

方若是有了嫌隙，他们应该向所属的巴哈伊地方灵理会寻求帮助，灵理会将予以调解。若调解不成，夫妻双方可分居一年。一年之后若仍无和好的可能，他们才可以离婚。当然，有关的处理同样也不能违背当地的民法。

修道和禁欲

巴哈伊信仰禁止修道和禁欲。巴哈欧拉要求所有人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促进社会利益，尽力维护婚姻与家庭生活，因为这是人类社会的基石。

教务基金

巴哈伊信仰的中心原则是：全心全意敬奉上帝，超脱低级庸俗之趣味和利益。这与其他宗教是一致的。巴哈欧拉说，人世间的一切美和物质利益都是为着人类快乐的。但我们决不能让它们占据我们情感的首位，将我们与上帝隔离开来——这无异于转移我们对美德的追求。因此，在巴哈伊看来，财富不过是我们在现世生活中，将精神概念转化为改善物质生活的一个媒介。财富本身不可以当作一个终极价值目标。

与这项原则相一致，巴哈伊信仰事务及其发展所需的基金完全来自巴哈伊信徒本身的志愿捐献。募捐活动只能通过向整个社团作一般性呼吁，或通过灵理会公布财务状况，使信徒了解社团的经济需求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而不得直接向个别巴哈伊征求。为巴哈伊教务工作捐资是每一位巴哈伊的精神义务，然而，这也是一项完全依赖于个人良知的个人义务，不带任何的强制性。

同样，巴哈伊社团也不得接受任何来自教友以外的捐资，除非它们只是用于慈善或公益事业，而不是巴哈伊信仰本身的事务。

灵曦堂

巴哈伊举行集会的地方通常是私人寓所，或者是为社团集会租用或购买的场所。然而巴哈欧拉已经命定，一种叫做“灵曦堂”（意思是“赞美上帝的发源处”）的机构，最终必须在每一个城市和乡村建立起来。目前，全球有7座灵曦堂，分别坐落在乌干达的坎帕拉、美国的芝加哥、巴拿马的巴拿马市、印度的新德里、澳大利亚的悉尼、萨摩亚群岛的阿皮亚和德国的法兰克福。第一座灵曦堂在二十世纪初期兴建于土库曼斯坦的阿什哈巴德（现今土库曼共和国的首都），如今已不复存在。

灵曦堂的礼拜形式为：诵读世界各宗教圣典的选段，随着音乐歌唱经文的章节或有关《圣经》内容的赞美诗，惟无伴唱。礼拜事务由地方灵理会任命的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它还安排圣文的诵读者。任何人，无论是否巴哈伊，参加灵曦堂的礼拜活动都是受欢迎的。灵曦堂不设讲坛，不搞讲道，也没有神职的事务。

在每座灵曦堂建筑的周围，将来会建立敬老院、医院、孤儿院、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以强调服务以礼拜为中心，礼拜表达于服务。

儿童、青少年与教育

巴哈伊信仰极其重视道德品质的教育，如诚实、信用、勇

气、坚忍、孝敬、礼貌、慷慨、耐心、勤勉等，同时也十分强调艺术和科学的追求。

母亲是人的第一个导师，因此巴哈伊信仰特别注重女孩接受教育。它主张，如果一个家庭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让所有的孩子都接受良好教育，就应该让女孩优先。

巴哈伊教育孩子既要尊敬父母和师长，也要能独立思考，勇于探索。随着巴哈伊社团扩展到越来越多的不发达国家，巴哈伊学校也相应地越办越多，以补充当地教育设施之不足。巴哈伊学校欢迎所有巴哈伊和非巴哈伊的儿童就读。

社会经济发展

近些年来，除了兴办学校外，巴哈伊社团还加强了旨在帮助农民的社会经济发展活动，因为在印度、非洲、南美和太平洋群岛农村地区的巴哈伊中，农民占了大多数。这类计划在世界其它许多地区也得到开展。

在拟定社会经济发展计划时，地方灵理会总是充分征询当地人民的意见。无疑，当地人最清楚自身的需求，也最了解自己的能力和最适合从事哪方面的发展。在磋商过程中，各有关方面的专家也提供意见和援助，但最终的决定主要是由当地的巴哈伊做出的，他们因此感到这些计划是他们自己的。这不仅使计划更加成功，还提高了他们的自尊。他们在外界的帮助下取得了自己的成就，这与消极依赖外援不可同日而语。通常这类计划的参与者不仅有巴哈伊地方灵理会，还有所涉村子的所有人，无论信仰什么，只要愿意，均可加入。

巴哈伊社团绝不是一个闭关自守的社团。它积极与联合国各机构和有着相同宗旨的其他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合作。它参与

或主持的计划多为健康教育、营养问题、农业、扫盲和基本教育方面。

磋商

磋商是巴哈伊用来处理事务、解决问题和形成决定的基本方法。它适用于社团的所有事务、纯粹个人的事务、乃至国际关注的问题。巴哈伊的经典著作广泛阐述了磋商的原则，认为它是揭露一切事物之真相、激发对各种可能性的自由探讨、建立团结和共识，以及确保集体的决定得以成功贯彻执行的至佳手段。以下几段圣文对此作了生动而精辟的论述：

磋商与同情心乃照耀神圣智慧之天的两盏明灯。你们遇事须一起磋商，因磋商能增进理解，指引方向。^①

磋商有助于明达事理，化推测为确知。在黑暗的世界里，磋商是一盏指路明灯，因为那里的一切事物都有待完善和成熟。天赋理解力通过磋商才能成熟起来。^②

灵理会的成员必须以这样的精神共同磋商，以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产生猜忌与冲突。只要每个成员完全自由地表达意见，陈述理由，这个目标就能实现。如果有人反对，他绝对不会感到受了伤害，因为只有经过充分讨论，才能揭示正确的方向。只有不同意见的碰撞，才会擦出闪光的真理火花。如果讨论之后能作出一致决定，那就再好不过；但是，如果产生分歧——但愿不要如此，那就

① 巴哈欧拉，《磋商：汇编》（*Consultation: A Compilation*），第3页。

② 巴哈欧拉，《磋商：汇编》，第3页。

要按大多数人的意见执行。^①

我们还须铭记：上帝圣道之基本方针绝非大权独揽的权威，而是谦逊的伙伴关系；绝非独断专行的职权，而是坦诚的精神和亲切的磋商。唯有真正的巴哈伊精神能够有望协调这些看似互相冲突的原则：仁慈与正义、自由与服从、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与自愿忍让，在警觉、审慎和小心翼翼的同时又能随和、坦诚和大胆果敢。^②

经教友们自由而尽责地选出作为其代表的这些人，其责任之重大及神圣，与那些推举人的义务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们的职责不是发号施令，而是聚首磋商，且不限于他们自身，还要尽可能包括他们所代表的教友。他们只能把自己看成是被选举出来的工具，旨在更有效更庄严地昭示上帝的圣道，而非其他。他们决不能以圣道机体的中心装饰自居，觉得自己的能力或优点必定比别人更胜一等，把自己当成是圣道之教义及原则的唯一弘扬者。他们须以极度的谦恭和努力，凭借自己的开明心智，对正义及责任的高度意识，坦诚和谦逊，以及对教友、圣道及人类之福祉和利益的全心关注，履行自己的职责，不仅赢得服务对象的信任、真诚拥护和尊重，更须赢得他们的敬仰和真心爱戴。^③

四、巴哈伊信仰简介

① 阿博都-巴哈，转引自守基·埃芬迪的《巴哈伊教务管理》，（*Bahá'í Administration*），第21-22页。

② 阿博都-巴哈，转引自守基·埃芬迪的《巴哈伊教务管理》，第63页。

③ 阿博都-巴哈，转引自守基·埃芬迪的《巴哈伊教务管理》，第64页。

巴布 (The Báb, 1819-1850)

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 (Siyyid ‘Ali-Muḥammad) , 又称“巴布” (“门” 的意思) , 是巴哈欧拉的先驱。1844年5月23日, 祂在波斯的设拉子宣告了祂作为上帝使者的使命。祂的新宗教教义引起了众多人士的兴趣。宗教领袖们唯恐巴布的思想扩散, 说服当局镇压巴布及其追随者。

巴布被放逐到当时波斯的属地阿塞拜疆, 先后囚禁于马库和奇赫里格要塞。一个临时拼凑的“法庭”对祂进行了“审判”。1850年7月9日, 巴布在大不里士被一队兵士枪决。

巴哈欧拉 (Bahá’u’lláh, 1817-1892)

米尔扎·侯赛因-阿里 (MírzáḤusayn-‘Ali) , 尊称“巴哈欧拉” (“上帝的荣耀” 之意) , 巴布预言要降临的那位圣使, 巴哈伊信仰的创始人。

巴布殉道后, 当局对新宗教的镇压变本加厉, 迫害手段越发残酷, 大批巴比教徒或惨遭杀害, 或受到非人的虐待。面对如此无端的攻击, 他们举目无援, 唯有自卫。1852年8月, 两名巴比教徒不忍巴比信众的悲惨遭遇, 竟违背教义原则, 丧失理智地私自图谋刺杀沙王。行动失败了, 却给这宗教带来一场大屠杀, 数以千计的巴比教徒殉难。当时巴比社团新崛起的领袖之一巴哈欧拉也遭逮捕, 囚禁于德黑兰的名叫“西亚查勒” (意为“黑坑”) 的地牢之中。

1853年, 巴哈欧拉被放逐国外, 先是到巴格达, 之后去君士坦丁堡 (今伊斯坦布尔) 和阿德里安堡 (今埃迪尔内) , 最

后转到奥德曼帝国属地巴勒斯坦的阿卡，在那里祂继续被监禁了24年。祂将阿卡和海法（以色列一城市）一带命定为巴哈伊信仰的圣地及教务管理中心。1892年巴哈欧拉在那里去世。祂的陵墓是巴哈伊圣地中的圣地，是巴哈伊信徒朝拜的中心。

1863－1873年，巴哈欧拉致函给世界各国的政治首脑和宗教领袖，呼吁他们了解并探讨祂为人类和平与团结所创立的教义和计划，告诫他们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

阿博都－巴哈（‘Abdu’l-Bahá, 1844-1921）

阿巴斯·埃芬迪（Abbas Effendi），又名“阿博都－巴哈”（“巴哈的仆从”之意），是巴哈欧拉的长子及祂指定的继承人和祂的教义的诠释人。

自1853年巴哈欧拉被从波斯放逐出境，阿博都－巴哈一直伴随着父亲，在漫长的流放岁月中患难与共。阿博都－巴哈的大半生都是一个囚犯。直到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发动革命，祂才从阿卡的监禁中获得自由。

1910－1913年，阿博都－巴哈游历埃及、欧洲和北美，作了大量的演讲，广扬巴哈伊信仰的教义。由此巴哈伊信仰开始传播到西方。到1921年阿博都－巴哈逝世时，有巴哈伊信徒的国家达到了35个。

守基·埃芬迪与巴哈伊教务管理体制的建立

阿博都－巴哈指定祂的长外孙守基·埃芬迪·拉巴尼（Shoghi Effendi Rabbani, 1897-1957）为巴哈伊信仰的圣护、领袖和教义的诠释者。

在守基·埃芬迪的领导期间（1921－1957），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的著述中专门规定的巴哈伊教务管理体制建立了起来，其运作程序也得到了规范。设于海法-阿卡地带的巴哈伊精神及管理世界中心更加巩固。为了向世界大多数国家系统传播巴哈伊信仰，在各总灵理会的指导下，成功推行了一套系列的计划。在此期间还建起了若干座灵曦堂。

世界正义院（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1963年，按照巴哈伊圣文规定的程序，经各巴哈伊总灵理会成员的选举，世界正义院诞生了。以后每五年改选一次。从守基·埃芬迪去世直到世界正义院成立前这段期间，一群由守基·埃芬迪任命为“圣辅”的巴哈伊担当信仰的临时监护人。

世界正义院是巴哈伊信仰的最高机构。在它的领导下，巴哈伊社团日益发展壮大，在第三世界国家尤其如此。巴哈伊信徒的成份和背景也越来越多样化。目前，全世界巴哈伊信徒的总数超过500万，分布在235个国家或属地，他们来自2,100个种族和部落。

世界正义院成立了许多新机构，加强了巴哈伊国际社团与联合国的联系，还为此设立了若干办事处，从而继续发展了守基·埃芬迪领导期间开始的一系列计划。它还推行各种社会与经济发展计划。1985年10月，为响应联合国的国际和平年，世界正义院发表了题为《世界和平的承诺》的告全世界人民书。该文献阐明了世界永久和平所必需的各项先决条件。它强调指出，巴哈伊圣文预示在不久的将来，世界各国能够在放弃一部分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组成一个世界政府，作为世界永久和平的坚强保障。

毁灭或新世界秩序？

著者：阿博都-巴哈（‘Abdu’l-Bahá）
穆赫辛·埃纳亚特（Mohsen Enayat）
世界正义院（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威廉·S. 哈彻（William S. Hatcher）

出版：马来西亚巴哈伊出版社
地址：19A, Jalan Bandar 6/1
Pusat Bandar, Puchong
47100 Puchong, Selangor
Malaysia
电邮：bpt@bahai.org.my
网址：www.mybahaibook.org

遵行“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的CC协议